



說部叢書

第二十九集
第五編

不測之威

歷史小說
卷下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俄王義文第
四專制史

不測之威卷下

第二十一章

俄王義文萬錫利維放鷹之戲。既畢而歸。覺體甚憊。故入室休偃。較平時爲早。未幾。麥爾俞達手持獄鑰入。王詰以尼克泰供詞若何。對曰。尼克泰在毛爾自武家。手戮烏帕列基尼恰七人。並將培斯蠻擊佛斯斫傷。此二事已自認。然彼終不肯自承爲有意損傷。或於明日日禱後。再往鞠訊。施以刀鋸烈火之嚴刑。設再狡賴。惟有逕畢其命耳。王嘿然不答。麥爾俞達欲再有所白。而老保姆烏奴勿黎扶那推門入。於是止而不言。

烏奴勿黎扶那曰。王晨遣講演故事之二盲者來宮中。已俟諸門外。王頓憶與盲丐相遇事。命召之入。烏奴勿黎扶那曰。王於此盲丐亦有所知否。曰。吾不解汝所言之意。汝所謂知者。知其人耶。抑知其事耶。曰。嘻。王亦知彼盲者爲眞爲僞乎。王聞言。好疑之心勃發。曰。何哉。汝所謂。

烏奴勿黎扶那續言曰。王於此盲丐。須慎備之。吾心有所感觸。知此輩意頗不善。王曰。特是汝何由而知。必告吾以故。曰。吾所以知之之故。非言語所能詳總之。此輩必非良民耳。吾生平豈嘗有無故戒人之事。脫汝母在日能聽吾言者。吾知其今日固同在此室耳。

時麥爾俞達二目斜睨烏奴勿黎扶那。爲狀殊可怖。烏奴勿黎扶那見之。枯笑曰。汝何爲睨吾。汝所知者。特欲賊害無辜耳。至果爲惡人。則汝反無從窺破。嘻。屠夫乎。獵犬乎。汝甯有此等才識耶。

麥爾俞達曰。請王許吾以鞠彼盲丐。吾將於瞬息間察爲何如人。並來此爲何事也。王曰。勿庸。吾將自察之。彼等安在。烏奴勿黎扶那曰。在戶外。俟命下。

王遂命麥爾俞達曰。麥爾俞達。汝取吾鎧甲來。待吾衷甲後。汝可出室。佯作歸家狀。然待盲者入吾室。汝急返守門。聞吾呼聲。汝卽突入擒之。言已。又謂老保姆曰。烏奴勿黎扶那。汝可以鐵梃授吾。

王服鎧甲已。外披修黑之大袍。於是臥榻上。以其尖銳之鐵楮置側。曰。趣召之。麥爾俞達乃以獄鑰置王枕下。與老保姆同出王室中。惟小燈數盞。懸聖像前。光甚暗淡。王又故作疲憊已極之狀。俄聞老保姆曰。良民來。王已久待汝矣。

於是批斯登與高凶蹣跚入室。各伸其二臂作摸索狀。而批斯登潛以銳利之眸。周矚其疾如電室中情景。已盡在目。中門左有修凳一室。隅卽王榻。介凳榻間。爲窗至巨。啟之。蓋王喜初日光入室。不欲有所阻蔽。是時正月光自窗入。照凳上錦褥。益爛然眩目。

王目光驚甚。瞥向二盲者。一願言曰。可憐之盲者。願汝曹安健。批斯登與高凶伏地言曰。願王永受幸福。盲人爲天之僂民。生不能見日。大王俯賜矜憐。實不勝感激。願聖母賜福。並願彼得與保羅。義堯與金口哥斯瑪。與提門。揚及諸神聖。衛王佑王。並願王之仇敵。紛然遠引。絕迹永不復出。

王曰。感汝厚意。汝曹之目。盲幾何時矣。其爲吾言之。批斯登鞠躬至地對曰。吾曹皆

盲於孩提時者。某等於何時嘗觀日光。今已不能記憶。王曰。然汝能歌能說故事。其得諸誰氏。批斯登曰。得諸上帝。王曰。何爲而然耶。批斯登曰。父老流傳形諸歌詠。乃信而有徵者。其言曰。在昔耶穌基督升天時。舉凡貧苦殘廢之人。同聲呼籲曰。主欲何往。主去誰復護。吾等吾等將何恃。以爲生。耶穌曰。吾將賚汝以金銀之山。畀汝以密乳之水。當不虞有所缺乏。時在會人約翰白於主曰。噫。慈悲之主。金銀之山。密乳之水。此等美備物。彼或不知取用。而盜賊又可以刼奪之。主不如賜彼以歌說之才。可往來於大地上。得人歡迎。並可藉所入以爲活。於是主許之。

王曰。善。然則汝所知者爲何等故事。其言之。批斯登曰。凡世間故事。固無不知之。王喜聞何種。卽演何種耳。所知者。如叶歇叶虛維區之故事。希希的甯柯武太陽之故事。西明氏家族之故事。高林尼希歇大蛇之故。阿古定……：

批斯登述猶未已。王急截其辭曰。嘻。能講故事者。獨汝一人耶。然則此老人。又何故與汝偕來。批斯登此時。方覺高凶入室後。未嘗發一言。夫此俯首默默。憂思甚深之。

態實與游行歌曲者之性質大不符合。批斯登乃以足暗躡。高凶并白於王曰。此老人乃吾同伴名阿梅爾克哥獨克。髯雖修而智慧則甚短。無論若何急切事。吾方脣焦舌敝而彼竟嘿然。蓋其智識淺薄所能領略者鮮也。然於跳舞及裝愚夫蠢漢以取悅觀者則某得其力甚多。噫老蠢漢乎。予言然否。

高凶曰。誠然。傾酒滿樽。令吾暢飲。而吾等可唱可舞可爲樂矣。批斯登曰。嘻。汝欲飲酒耶。於是唱曰。愛羅列羅列。脫阿喇加。可以歌矣。可以舞矣。高凶亦手足翩翩而動曰。愛羅羅。欣基羅羅。來可以歌矣。來可以舞矣。

於是批斯登曰。某等爲是幸。王勿詫。蓋此非故事。而於每講一故事之始。必唱此等詞。作此等狀。爲一篇之導引。王欠伸頷之曰。甚善。吾深喜汝曹爲優游快樂之民。然述故事。此其時矣。庶吾且聽且臥。或者可因是得酣睡也。汝曹其試告吾以陶庇利那之事。

於是批斯登曰。昔日大且古之基武城中。有著名親王曰佛蘭提茂。與其扈從並諸

壯士圍坐而飲。及夕。酒酣。聞城垣外有畫角聲。親王一躍起曰。吹角者爲誰。敢吾宴飲時。妄作響響。命壯士二往。詗之。士奉命。急跨馬出……

王止之曰。可矣。吾昔日已聞此故事。汝勿庸再述。汝今者可以阿古定事語吾。

批斯登聞言。忽憶阿定事。出那武格羅德城中者。此故事盛誇那武格羅德城之若何著名。若何榮耀。而是時此那武格羅德城。方爲俄王所惡。述之慮有觸礙。遂囁嚅言曰。阿古定耶。噫。其事無甚趣味。蓋此非真事。不過由那武格羅德城中之愚無識者。妄撰之耳。況某於此故事。中間有遺忘而不能盡……王急截其辭曰。盲人其亟述。汝聞於人者。若何。則亦告吾。若何。慎毋遺漏。

批斯登深悔始時不應將阿古定事連類及之。然至此亦無可託詞。又不能猜度王所已知者。究有幾何。故不得不悉述於王。不敢裁剪。曰。那武格羅德城中。有少年英傑。曰阿古定。非微賤寒峻者比。其勇敢能戰。名稱藉甚。一時豪士附之者甚衆。日者阿古定率諸客泛舟河上。抵一崎嶇險阻之岸。阿古定獨登。遇跛叟導至山巔。謂之

曰壯士汝試向羅斯的斯來佛爾城之一方望之城中民何所事於是阿古定如其言引睇良久則見城中景象之可怖……

言至此王曰止止勿言試改述他事

批斯登佯作驚懼狀曰王欲問何種故事耶培培耶茄事何如或義文烏徐盧事抑王之意喜聽聖教中故事耶王又作呵欠聲朦朧問曰汝曹等所知聖教中故事有幾種耶曰所知者有勇者衣谷爾美者義沙甫哥羅平書及……是時王已倦甚睫法法欲闔強應之曰甚善汝其舉哥羅平書之故事以告蓋吾等皆世間有罪人當就臥時而聽聖教中事蹟殊於身心有益也

批斯登聞言咳者再遂亦以朦朧之聲講演曰某日大雨如傾狂風怒吼而此書籍卽稱哥羅平書者自天堂而下墮於塵世於是有國王四十人各率其嗣子親王四十人各率其長子僧侶四十人亦各率其長子外又有無數貴族無數勇士及無數奉教人咸奔集於哥羅平書所落處而領袖者爲國王以撒國王萬錫利國王高斯

鐵丁國王佛來狄密爾佛來狄密羅維區及聰明睿智之國王大關依維錫佛區……

批斯登講演時故延長其字句其發聲亦漸微既而竊睨俄王則見其鼾聲將作然有時仍微開其目旋開則旋闔批斯登遂向高凶瞬眼示意仍講演國王大關依維錫佛區若何訓迪諸國王及諸親王云云約十五分鐘後王則緊合其睫呼吸亦勻平噫此可怖之俄王已酣眠矣

批斯登遂隱曳高凶之裾於是高凶前行約一二武然批斯登口仍講演弗絕且講且視則遙觀窗外火光燭天知村中已舉事矣於是復曳高凶時高凶乃又向前舉武王睡夢中發一長歎然目仍不啟批斯登見遠處火光愈益明耀知火勢已甚烈恐獄門之鑰未得而警信先至宮中戒備則事去矣乃以手指窗外示高凶使知外間已起事而已口中則喃喃講演如故是王之鼾聲已發高凶則以手潛向王枕下欲竊其鑰而批斯登則蜿蜒行漸近窗側然口中仍曰彼賢王大關既見天書後衆

人遂問以書中所載者有不赦之罪。三三者果何罪乎。大關曰：一奸淫不赦。二忤父母不赦。是時高凶手已入王枕下。王突然啟視。批斯登輿。高凶大愕。相顧。王笑曰：三、僞作盲丐以入俄王室者不赦。

言時一躍起以鐵棊突刺高凶胸。高頓踣於地。王大呼曰：外間有人耶。烏帕列基尼恰聞言羣衝入室。中王曰：速擒此二盲者。

麥爾俞達急縱身捕批斯。登批奮一足踢之中。麥爾俞達腹遂由窗一躍入園內。麥爾俞達忍痛大呼曰：速圍園擒彼賊奴。

王手尚持鐵棊顫栗不已。二目則注視被傷之老盜。呼之曰：盲人汝爲何人。來何意。悉以告高凶。悍然無懼。色曰：吾曹來意欲私取獄門之鑰。然實無意傷害汝也。王曰：遣汝來者及汝同伴爲誰。高凶曰：設吾在今日。尙少年者則將歌一曲以悅大王。蓋昔日有俄羅斯王某。遇一少年。問少年以誰爲汝同伴。少年作歌答之。其意以爲有至友四人。一爲黑夜。二爲……麥爾俞達叱止之曰：足矣。汝明日上斷頭架時。吾將

問。汝。以。欲。唱。何。等。歌。也。噫。此。老。奴。吾。昔。日。若。嘗。見。之。者。

高。凶。微。笑。向。麥。爾。俞。達。頷。首。曰。吾。等。固。嘗。相。遇。者。汝。不。憶。巴。加。那。耶。羅。沙。池。事。麥。爾。俞。達。顧。謂。其。從。者。康。堯。克。曰。康。堯。克。汝。曳。此。老。奴。去。和。顏。色。問。之。叩。以。何。故。而。欲。入。俄。王。室。吾。少。選。亦。至。於。是。康。堯。克。曳。老。盜。臂。曰。來。老。人。吾。將。與。汝。共。話。爲。樂。也。

王。曰。且。止。麥。爾。俞。達。汝。必。謹。視。此。老。盜。勿。以。嚴。刑。致。之。死。吾。將。創。造。一。從。來。未。有。之。刑。法。以。懲。之。此。等。刑。法。卽。汝。麥。爾。俞。達。恐。亦。不。能。不。見。而。戰。栗。麥。爾。俞。達。聞。言。謂。高。凶。曰。老。犬。其。速。跪。謝。王。德。王。賜。汝。稍。延。殘。喘。不。欲。卽。取。汝。命。然。則。吾。等。今。夕。僅。稍。稍。抽。此。老。犬。筋。可。矣。遂。與。康。堯。克。曳。高。凶。出。室。去。

批。斯。登。乘。衆。騷。亂。際。急。攀。緣。至。圍。籬。外。向。獄。室。行。是。時。途。人。闐。寂。蓋。皆。爭。往。著。火。處。也。批。斯。登。沿。獄。垣。蜿蜒。而。走。旣。而。足。踏。一。物。甚。柔。輒。俯。察。之。一。死。人。也。

此。際。有。一。身。材。修。偉。之。人。至。批。斯。登。前。語。曰。烏。都。門。彼。守。兵。已。爲。吾。刺。死。其。速。以。鎗。與。我。我。往。啟。獄。門。速。圖。逃。逸。高。凶。已。何。往。耶。此。身。材。修。偉。者。卽。裝。束。若。江。湖。歌。唱。者。

流。晨與批斯登相遇之人也。批斯登聞言捷應曰。高凶已落王手。事已敗矣。其速集諸人。速遁。言至此。忽見有一人來。急問曰。來者誰。米喀汰曰。爲我。曰。速遁。凡吾伴皆立出村外。見有老橡樹作蓋形者。乃共會其下。

米喀汰發其優游。不迫之聲。問曰。然則親王奈何。批斯登曰。吾不嘗言大事已去耶。高凶被縛。而獄門之鑰。則猶未得也。米從容曰。或者獄門未鍵。則若何措置。曰。噫。孰敗之者。曰。吾嘗敗之。故知爲未鍵。批斯登且驚且喜。曰。其信然耶。曰。吾往。至獄外。見左右無一人守兵。則已僵仆。於是吾自語曰。彼等盛稱獄戶至堅。固信否。吾盍一試之。遂以肩猛撞其戶。不意竟豁然洞闢矣。

批斯登大喜曰。勇哉。於是手執米喀汰之鬚。而吮其兩頰。米亦抱批斯登之體。以示答禮。既而以手背自拭其脣。待批斯登命令。俄而批謂之曰。米喀汰。汝亟從吾往。又謂歌唱者曰。汝守俟於此。設有來此者。汝發嘯以爲警告。

於是批斯登與米喀汰入獄。外戶已啟。內有數戶。均爲米喀汰竭力搥破。乃拾梯級。

下。批斯登呼曰。親王乎。速起。尼克泰聞聲。疑將取以就戮者。曰。麥爾俞達。豈吾死期已至耶。批斯登曰。吾非麥爾俞達。吾爲汝曩昔援救之人起矣。親王時乎。不可失。吾將導汝出獄。尼克泰曰。汝究爲何人。汝聲吾不能辨。批曰。嘻。速起。事在呼吸。機一失。悔將無及。

尼默然無語。蓋以爲此乃麥爾俞達之黨。故設詞以爲嘲謔者。批躅足曰。公豈有所疑耶。不憶美特富提加村與巴加那耶羅沙事乎。吾非他。卽范堯恰批斯登也。

尼聞言大喜。初不料九死之中。有此一生之望。於是急躍起。欲隨批斯登以行。旋一轉念。忽憶及俄王義文前所立之誓。卽立足不行。曰。吾不能。吾不能。吾嘗矢誓王前。許以永不逃罪。吾惟有待此。以聽王處置而已。

批斯登愕然曰。此時甯能顧此。吾相率諸人。咸竚公出獄。偷瞬息延緩。吾曹之命。將同歸於盡。況天一破曉。公立上斷頭臺矣。其亟從吾來。尼復戚然曰。是不能。吾已立誓背誓而逃。吾身格喪失矣。

批斯登勃然曰。親王汝何以小覷吾曹。吾曹以公故而縱火焚村舍。吾曹以公故而失吾同輩。更事最久。相知最深之人。吾曹以公故而舉大眾之生命以陷於此。萬死一生之地。公則猶欲堅俟於此而不肯行。豈以吾等爲無足重輕之傀儡耶。嘻。脫吾早知此。又何事跋涉。吾今者再問公。行止在公一答。尼竟發其堅決之聲。答曰。不行。批斯登切齒曰。然則吾不得不強汝一行。米喀汰。吾以親王畀汝。卽一躍跨尼身。解帶爲團。窒其口。乾笑曰。欲止其辨論。獨此法善耳。米喀汰舉親王起。輕若孩提。疾奔而出。批促之曰。速走。速走。途遇烏帕列基尼恰數人。詰之曰。汝曹挾何人以往。批曰。此人爲火所傷。將昇往醫院。及村口。遇守卒。知爲盜。要於途。欲逮捕之。而批斯登突出一擊。守卒踏地。於是逕昇尼離亞烈山特武村而去。絕無阻礙焉。

第二十二章

麥爾俞達之子麥克集。棄家而奔。其犬婆陽亦幸脫羈絆。歡呼跳躍。追隨於後。麥克集倉卒出門。未有定向。蓋本意特不欲廁身烏帕列基尼恰之列。而又不忍見殺人。

流血日卽於目前。故以出走爲潔身計耳。是夜策馬疾馳。不敢稍止。恐爲蹤迹者所得。及離村遠。入一荒僻小徑中。乃一任馬足所至。及晨風雨並息。朝暾旣上。四顧則濃陰上覆。宿雨滴瀝。林鳥弄響。入耳不煩。古橡樹離奇。槩錯啄木多集。其上運喙鏗然。景色雖鮮妍。然麥克集鬱鬱不能自解。念乃父殘暴。恐不旋踵將禍及身。又思及慈母必因失子悲哀。則又不禁涕淚潛然。不能自己。旣而經一森林。有白色牆迎面出。知爲道院。僧侶晨起。見麥克集策騎來。咸和顏逆之。

麥克集自忖曰。吾心神不安已極。或於此暫息一二日。待追覓者稍弛。然後首塗。特未知彼僧侶許吾否。方凝思間。主院者一白鬚老人。肅麥克集入。則有僕引其馬至廡。又一人攜麪包牛乳以飼。婆陽諸僧侶旣見麥克集。頗極歡喜。麥白主者謂急欲行一懺悔禮。主者目視麥。稍有疑意。旋引麥入一小禮拜堂。堂四圍匝以古木。麥卽長跏主者前。呼曰。吾父乎。指主者吾乃罪孽深重之人也。

主者曰。然則汝禱於上帝也可。上帝至仁。有能知過追悔者。必歡迎之。麥克集聞言。

神爲之振旋。又曰：特吾罪非尋常比。蓋吾罪乃心背俄王。主者聞言，頗露駭詫色。麥續陳曰：願勿擯吾門外。當禱於聖像前，願啟牖吾心，使幡然轉念。雖然，吾有苦衷在，吾不得再心屬於王。嗚呼！已矣。

主者發憐憫之容，謂麥曰：是必汝方寸之中，爲魔鬼之力所盤踞，故發此無因之語。汝何故至不愛俄國之君主，殆斷不至此也。吾所耳懺悔語，不可僂指。有犯褻瀆神聖者，有犯殺人縱火者，舉凡大罪惡，幾靡所不有，而敢昌言無忌，謂不愛俄王，則尙無此忍心滅理之罪人也。

麥克集面慘白，無人色。蹙然曰：然則某之罪，浮於褻瀆神聖，殺人縱火矣。嗟父乎！吾將奈何。願吾父有以啟迪吾，指示吾。不然，吾靈魂將永永消滅於無何有。吾將奈何。主者益詫愕。旣而曰：吾不能信汝言。汝直誣己耳。吾不能信汝心，果不愛王也。汝試思吾曹之敬愛君主，尤勝於敬愛己父。是以上帝之第五戒曰：敬愛吾父。夫敬愛其父，爲上帝所垂訓，則敬愛其君，更無待言矣。嘻！汝知此戒律否。汝能遵守此戒律否。

麥克集默然。主者曰：汝敬愛汝父否？麥囁嚅答曰：否。主者退數武，以手作十字言曰：否耶？嘻！然則汝不愛於親，不忠於君。汝自居何等？麥良久，赧然曰：吾……吾……吾乃斯哥喇多培爾斯基子也。曰：然則汝父爲麥爾俞達耶？麥失聲流涕而對曰：然。主者不語。有憐憫意。既而曰：汝其盡以所事告吾。毋稍隱。汝此意果何自而起耶？

麥於是歷述身世及逃亡事。一一無所遺。既畢，乃目視地，待主者之判。主者曰：汝所言已盡於此。汝能決言毫無干犯俄王，及欲擾亂吾俄羅斯全國之意否？麥克集揚其目，呼曰：吾父吾甯死，不肯擾亂吾本國。吾之罪，特無愛君心耳。至於身陷不軌，以隱害俄王，則非吾所敢出。主者以手加麥頂曰：上帝當赦汝罪。無論汝有意爲之，與不得已爲之之事，並皆赦汝。麥克集聞言，心頓甯貼，乃大歡喜。

主者又曰：此間爲神聖所在地。汝匿跡事實，具有苦衷，不能以此罪汝。蓋有以非理事相強懼而逃去者，乃人人分中應爾也。惟汝當自慎，切勿以逃亡故，陷於盜賊非義之行。爲人類之仇敵，亦不可蹈柯勃斯基覆轍。以俄羅斯之赫赫貴族，而靦顏以

事敵國。夫上帝至仁。而吾曹或不免於飢寒之苦者。乃吾曹罪惡充斥。故以此示罰。則惟有願受悔過而已。切勿以困苦故而陷於邪僻。以益增其罪。益重其罰。卽如今日之君臨俄羅斯者。務以嚴刑酷法虐吾生民。是亦吾曹惡積罪盈。上帝命以懲戒。則惟當俯聽罰及。不得怨恨俄王。倘怨王。不啻怨上帝矣。昔某先知有言曰。一國之民而作善於上帝前者。則上帝賜以明君清吏。使一國蒙君吏之福。一國之民而作惡於上帝前者。則上帝降以暴君酷吏。使一國受君吏之禍。苟以此言存之於心。則逆來順受。方寸坦然。豈復有不平之念。及抗拒之行哉。吾子乎。汝宿於斯。衣食於斯。待韜養期滿。可以出行。則吾將率全院人爲汝禱告。以求帝佑。汝從吾至食堂。靈魂旣獲保全。則軀殼亦當調護。有鮮饌美食。以果汝腹。且當斟密水一樽爲吾王壽也。

第二十三章

凡居道院者。得屏絕外事。以澹靜其身心。初若枯槁。久乃愴然。有以自樂。麥克集在院。與僧侶至相洽。旣而閱一星期。麥欲別去。蓋麥於亞烈山特武村啟行前。已聞刺

愛仁。名地爲韃靼所侵襲。故其意久欲赴刺。愛仁守禦以圖建白。遂以此意白主者。主者頗戀戀。謂之曰。願汝安居此。以俟天命。胡勿遽欲捨吾曹也。

麥克集曰。吾意已決。吾必行。蓋吾雖夢寐中而韃靼人勁弓之鳴。若常繞耳。昨飛矢。蚩然若掠吾髮。而過吾從軍。刺愛仁之念。蓋蓄之已久矣。時機不可失。吾必行。主者見麥念已決。遂爲行祝禱儀。悵悵而別。

麥克集復策騎向林中行。其犬婆陽歡呼。踊躍前馬而馳。俄而婆陽大吠。拏攫奔赴。麥慮有暴客。拔劍以待。忽一人馳騎至。色歡怵。口嗶啞。作歌詞。似不類劫盜。衣黃衫。胸繡鷹兩頭。橫其臂。一白鷹。疑然立其上。鷹匝領飾小鈴。纍纍。識爲王鷹也。遂呼曰。屈利希喀乎。

屈利希喀欣然答曰。麥克集。格利古來耶。汝何爲至此。吾願汝長途無恙。此殆汝匿迹所耶。人莫有知汝所往者。君之父。則憤恚甚。容殊令人可怖。近村中藉藉道君父。麥爾俞達。與王子義文尼克泰親王事。議論且蠶起。然今日得與汝邂逅。實爲可喜。

汝母知汝歸。不知若何快慰也。

麥克集與屈利希喀無意中相遇。心殊不喜。猶幸素知屈樸厚。設有重要。戒勿洩。當亦不肯饒舌者。於是詰以自離亞烈山特武村幾許時矣。

屈利希喀指所臂之鷹曰。自此安特爾更於鬪鷹時飛逸後。迄一星期矣。王以此盛怒。立期責吾尋獲。逾則斷吾首以償。不逾而獲。則有重賚。吾奉命後。搜林中凡六日。設七日不見。則頸血飛矣。乃悲痛大哭。良久倦而臥。恍惚見林木中光明大發。並聞有聲鏗然。識安特爾更鈴聲也。吾一舉首。見一美少年攬轡立。光線發其體。爍爍眩目。安特爾更則立其臂。少年謂吾曰。屈利希喀。汝欲於此間覓失鷹。實無濟於事。汝盍往莫斯科。有村落曰賴才耳武者。中有田。田有杉。汝之安特爾更集其枝上。言已。吾豁然寤。疾趨其所。則安特爾更果在焉。言至此。感激零涕而道曰。微神聖指示。不及此。吾乃矢言。無論吾窮乏如何。必於獲鷹之地建一小禮拜堂。以爲紀念。至此神聖像。吾必乞善繪者。據吾夢中所見繪之。張於堂壁。此神聖非他。必爲屈列風聖靈無

疑也。

麥克集聽屈利希喀所言。頗覺有味。遂於懷掬金錢盈握。擲屈所持冠中曰。屈利希喀。此吾贈者。其受之。或可以助若建築之費。恨吾所有已盡於此。不能多畀助汝耳。抑吾尙有請者。若回村後。勿以遇吾事告人。三日後。乞爲告老母。道吾無恙。在他人所。則斷斷勿洩一言。則受賜多矣。

屈利希喀曰。君言盡此耶。曰。請稍待。更以數言爲託。吾此次作遠行。歸期未可預卜。吾望若有以慰吾老母。脫母詰若何由知吾無恙者。可以有人從莫斯科來獲此消息告。至彼莫斯科人。亦由人轉告而知耳。如此。則吾蹤跡可以不洩。屈曰。然則君果不復返亞烈山特武村耶。曰。返與不返。惟上天知之。吾亦不敢預決。惟祝若勿漏吾事耳。

屈利希喀曰。勿慮。決不漏君事。特所餽金。吾受之無名。請返君以資途中之需。麥曰。吾無事資此。屈曰。受此金。甚不合理。不合理。必有天殃。麥聞言。聳其肩。遂於其冠中。

取數枚出。置掌中。言曰。此數枚者。若固欲留以畀吾。則他人必有取之者。吾實無需於此物也。言已。遂與鷹人別。

是時夕陽將下。樹影愈修。犬婆陽往復奔竄。猶如怪物。暮色深。月漸上。林杪睇林外。廣場一帶。月下其白如銀。

麥克集緩其轡。行約一小時。其犬婆陽忽舉首搖尾。麥鼻中微聞若煙突中氣者。俄抵一村。道旁有舍。麥由窗內窺見其家。徒四壁立。惟一火炬燃室中。有婦年可三十許。色憔悴。敝衣。手搖一小兒所臥牀。口嚶嚶唱催眠歌。坐婦側者爲一容蹙然之男子。手編柳條。地上則兩小兒匍匐行。麥偶聞婦人所唱催眠歌。似有其父麥爾俞達名。初以爲誤聽。既而益了了。大異之。遂止而引耳。聞婦唱曰。

睡兮。睡兮。吾兒兮。

大地且徧危。機兮。

此日無恙安棲兮。

睡兮。睡兮。吾兒兮。

又曰。

小民號咷。瞬將笑兮。

王赫斯怒。罰殘暴兮。

斯哥喇多頭。嚙草兮。

臥矣小兒。入吾抱兮。

麥聞歌。竟體之血。齊湧於面頰。乃自馬一躍下。繫馬於柱。而婦人又續歌曰。

麥爾俞達。如狼惡兮。

斯哥喇多。至凶毒兮。

殘殺忠良。躡貴族兮。

小兒勿啼。斃來捉兮。

麥聞之。不能復忍。奮足踢尸。戶闢。男子及婦。覓其服。烏帕列基尼。恰華美之軍衣。不禁大駭。若喪魂魄。

麥問曰。汝曹爲誰。男子伏地戰栗而言曰。乞宥恕。吾爲斐度。吾妻爲麥耶。吾夫婦乞宥恕。麥慰之曰。良民。汝曹以何者爲度。日計曰。採柳編網筐之屬。售之過客。曰。過客夥否。曰。甚鮮甚鮮。是以吾曹常枵腹也。吾所編筐。又無馬載之入市。昔嘗養一馬。爲豺狼吞啖矣。

麥克集目視此夫婦。頗憐憫之。遂以所餘金錢。擲諸桌。曰。良民。願上天有以福汝。已

卽趨出。此夫婦急匍匐其前。問曰：公將何往？其必告吾以姓名。庶吾曹可常常記憶之。爲公禱。福。麥曰：汝曹不必爲吾禱。爲麥爾兪達斯哥喇多可矣。此間與刺愛仁之通道相距約幾許。其亟語吾。此夫婦曰：此卽往刺愛仁通道也。雖然。乞公暫止於此。夜已深。途中多暴客。昨日一載酒車。爲盜劫去矣。況聞韃靼人將又來滋擾。願公且住爲佳耳。

麥克集則以此婦人嘗唱歌極口詆其父者。覺萬不能安居於此。遂超乘行。此夫婦呼於後曰：父乎。幸垂聽。速回馬。夜行此路。可危孰甚。然麥克集則終已不顧。行數里許。其犬婆陽突入一矮林中。放聲而號。勢甚兇急。若知其中有伏莽者。然麥作長嘯聲。嗾之回。而婆陽竟若不聞。且狂吠愈猛。麥知必有異。乃手劍以備敵人。並縱馬前。斗有數壯漢持梃自林中突出。一人發粗厲之聲。呼曰：速下騎。

麥克集以劍奮擊最近之盜曰：此一擊卽以供汝盜受擊。大振動。麥欲再擊。則已爲梃格。又聞彼粗厲聲曰：嘻。此小兒。此烏帕列基尼恰勇猛哉。諸君生縛之。生縛之。又

輩。辛曰。吾斷不以此爲意。吾且欲棄去之。不認其爲烏都門也。蓋批斯登此事顯乘機以陷高凶。一快其嫉妬之念。於是衆合口呼曰。汝言誠是。彼實有意陷高凶耳。中忽有突問者曰。然則此親王爲何人耶。豈烏都門刼之來爲勒贖計耶。有答者曰。否。否。彼非欲爲擄人勒贖計。彼親王以觸怒俄王故。定爲死罪。汝曹所知及親王旣得逃逸。卽謂烏都門曰。吾將徑導汝曹入亞烈山特武村。凡王財物藏於何所。吾深知之。吾將導汝曹盡殺烏帕列基尼恰。而刼其財寶以歸。此答者非他。乃昔日僞作歌唱人也。問者曰。然則彼何故而不引吾曹往刼耶。彼親王來此已三日矣。答者曰。彼親王之所以不引吾曹往刼者。以烏都門躊躇審顧。行同老婦人耳。於是衆又呶呶雜矣。甲曰。否。否。批斯登何嘗行同老婦人哉。乙曰。苟非老婦人。則彼心必叵測。彼意蓋欲欺罔吾曹。丙曰。然度批斯登意欲一人獨沒此財寶耳。夫財寶旣入其手。吾曹卽能得亦復寥寥。丁曰。然則批斯登欲賣吾曹。適與其賣高凶同。戊曰。吾等甯任爲彼所賣。己曰。彼此後萬不足爲吾曹魁。庚曰。吾曹盍往救高凶耶。

幸曰。置之當速。令彼親王爲導。以往取財寶。壬曰。此事不得。令批斯登同往。癸曰。然則命親王爲導者足矣。是時人聲鼎沸。各一躍起。圍繞一小屋。此小屋內批斯登方與親王尼克泰坐而辯論也。

批斯登之言曰。幸公恕吾。吾斷不令公遽舍此間去。某冒萬死以脫公於獄。而仍聽公復入虎穴。以就死刑哉。若是則吾曹所爲。直同兒戲矣。

尼克泰曰。凡生而與志願相違。不如一死之爲善。吾居於此。良非所願。汝亦何必脫吾於獄。徒多此一舉耳。

批斯登曰。人生世間。以待時爲第一義。或者他日王幡然自悔。下詔赦公。則可安然歸矣。卽不然而王或宮車晚出。則公亦可無虞。否則跬步卽蹈不測耳。言至此。尼有忿忿色。批又續言曰。公命今猶未絕。不得不暫與吾曹居此。亦命數使然。顯而易見。蓋公性固執。不欲聽人之勸止者。然吾性亦固執。不容人不聽吾之勸止者。公乎。惟金剛石能刻金剛石。願三思之。

是時羣盜呼叫聲紛然四起曰。往村中令親王爲導。彼不從吾曹者。吾曹其縛之。樹並縛。批斯登於樹。

批斯登聞言。一躍起曰。嘻。吾早知有此等事矣。某不能久羈公矣。一任公已意所之。前途萬里。願公珍重。特目前則公必導吾同侶入亞烈山特武村耳。尼克泰目睜睜怒視曰。導之以攻王村耶。若是則吾不如爲若曹齧粉之爲善也。

批斯登曰。善善。特無論如何。公必佯爲之。蓋此時若曹已醉。無可理喻。其神志之復必在醒解後耳。言未已。聞羣盜大呼曰。親王胡不出。批斯登重言曰。公其速就彼。脫若曹。全涌入室。則更不可收拾矣。尼曰。然。吾從汝意。吾將一觀彼等用何術以強吾爲導也。言竟。卽毅然出。

羣盜曰。來矣。吾曹欲以汝爲引導之人。入村搜藏物。不諾者。亟受縊。語次。和者同聲而譟曰。縊。縊。又一人曰。彼烏都門若何。應者曰。當令其雉經死。批斯登知尼克泰性情極躁急。故尼出批尾之。羣盜鼓譟時。尼猶未及答。批卽問曰。汝曹爲此。究何意。

豈盡癩癩耶。汝曹欲親王導至汝曹所欲往之地。親王無弗從。惟當詰朝首塗耳。蓋親王已憊甚。擬作一夕休。卽汝曹醉飽過美。亦當圖憩息耳。

一人呼曰。汝何爲。汝何故。尙欲發令汝豈猶爲吾等之烏都門耶。又一人漫言曰。汝曹聞之否。彼批斯登言不願爲吾曹之烏都門也。衆盜曰。然則縛之於樹。復何待。烏都門。吾曹其擁親王爲之。

批斯登徧視羣盜。無一人不發兇悍容者。知衆皆洪醉。遂答曰。愚哉汝曹。吾何故而必欲爲汝曹之烏都門耶。任汝曹他選也可。至於吾。則已鄙夷汝曹。唾棄汝曹矣。

衆曰。勇哉言乎。批斯登曰。爲汝曹之烏都門。吾無所謂榮顯。儘可往佛爾加河上。以招諸同伴。較勝汝曹齷齪兒耳。

衆曰。能不能。汝不能。汝不能離吾等往佛爾加河上。蓋汝去。勢必陷害吾曹。適與汝陷害高凶同。汝必止於此。以聽新烏都門之驅策。

是時衆盜中有一人體極偉。卽前僞爲江湖歌唱人者。手杯酒。趨尼克泰之前。撫其

肩曰。兄弟。汝幸。免身。首分離之。苦遁至此。間請進一觥。並與諸兄弟。互相接吻。自此後。汝遂爲吾曹共事人矣。

嘻。以尼克泰之爲人。甯肯廁身羣盜中耶。若然。則尼必且手擲其杯。而與羣盜相決裂。而羣盜亦必以是大怒。將共起而攻尼克泰之命。危如累卵矣。然猶幸此時忽聞有叫呼聲自外至。於是羣盜呼曰。觀哉。彼等擒獲一烏帕列基尼恰矣。觀哉。

時果有數人奔馳而來。乃麥克集反接。被驅於前。其爲麥劍傷之盜。則身踞麥馬。又一人蹙口作嘯。行最先。神情若極歡怵者。則克洛布加也。婆陽亦爲盜黨所傷。蹙蹙隨於後。彼進觥者。一見急棄其杯。取一六絃琴。鼓一極樂之跳舞曲。末闋竟與克洛布加相抱。作鸚鵡舞焉。

批斯登謂尼克泰曰。公試觀若曹。若曹旣獲此烏帕列基尼恰。不欲立置之於死。意蓋欲施以嚴酷之刑。使之求生不能。求死不得。可憐哉。此少年乎。

衆盜旣獲麥克集後。皆歡呼踴躍。蓋平時羣盜中有爲烏帕列基所獲者。輒施以極

刑故今日擬以其所施者爲報。有備十字架者。有熬鐵釘使極熾者。麥克集絕無畏縮乞憐之色。蓋其心已置死生度外。所不能無遺恨者。未得與韃靼人作一殊死戰。以馬革裹屍。顧碌碌然絕於羣盜之手耳。

麥克麥正自忖間。瞥覩尼克泰之面。識之。欲近其側。爲盜所阻。推擠之。不得前。且曰。

汝牀榻已具。汝以爲不眠其上耶。林榻指十字架麥曰。汝曹其解吾縛。庶幾吾手可作十字。

以禱上天。於是克洛布加以利刃斷其縛。謂之曰。汝可以作十字矣。一任汝之所好。作之。然一言相囑。汝禱告不得過久。麥禱告時。羣盜則爭褫其衣。將紡之於十字架上。

是時尼克泰前致詞曰。若曹其聽吾言。尼沈著之聲。雖相距最遠之盜。亦聽之。甚晰。其言曰。聽哉。汝曹向言欲推戴吾爲烏都門。汝曹衆人意。已盡表同情否耶。或者汝曹中尙有不願聽吾驅使者。亦未可知。

羣盜合詞曰。吾曹已盡表同情矣。認汝爲吾曹之烏都門。尼曰。若是則當授吾以烏

都門之節。於是羣盜以批斯登之節授尼節。以鐵爲之。所以彰烏都門之威權。亦符信之意也。

尼克泰乃持節至一盜前。此盜卽阻止麥克集。不令趨至其前者。尼命之曰。汝其速解此烏帕列基尼恰之縛。盜目視尼克泰。作詫異色。曰。汝狂耶。汝何故而欲釋此烏帕列基尼恰。汝殆其同黨耶。尼勃然大怒。曰。然則汝有抗違烏都門之命令耶。言甫畢。卽舉節一擊盜。踏地死。

羣盜見此。万極駭悚。而尼克泰不令其轉念。卽舉節臨克洛布加之頭。叱曰。速解之。於是克洛布加卽解麥克集之縛。

尼克泰續言曰。此人雖身爲烏帕列基尼恰。而實未嘗傷害汝曹。吾深知其爲人。彼之痛心疾首於烏帕列基尼恰也。與汝曹埒。汝曹設欲戕殺之。是自戕同類也。汝曹其各分隊立。以聽吾命令。

尼克泰敏捷果敢之才。殊足以懾服衆暴。是時羣盜心中。咸知此新烏都門。非易與

之人肅然聽命。無復敢進杯酒與手拍其肩以狎褻之矣。

批斯登不發一言。靜觀尼克泰之行事。不勝敬服。既而小語曰。壯哉親王。特公當速導之入亞烈山特武村。務令若曹不及轉念而後可。否則大危。

是時尼克泰之處境實有至難者。其徇衆請而許爲烏都門。乃一時權宜計。脫麥克集於難耳。麥既釋而不導之入亞烈山特武村。則非第麥命仍絕。卽己亦不保。躊躇少時。既無他策。遂不得不從批斯登之言。是時衆盜中尙有翻特加浦度勃尼者。於黎明率其黨數人出。尙未返。故衆擬稍待之。

既而一盜呼曰。彼來矣。果見浦度勃尼向燃火處來。其人軀修而肉削。創癩滿著其面。且一目已廢。神色似疲憊不勝者。後有其黨數人。至火旁卽偃於地。言曰。吾此次所偕來者。增其一。吾生平多罪惡。恐靈魂亦將汨沒。然吾今日之事。亦頗足贖吾前愆。

衆曰。何哉。浦度勃尼願謂其黨曰。汝曹其解彼罪囚來前。於是推罪囚至。手足悉受

繫短衣冠大冠冠緣轉向上。陷其額。扁其鼻。目如杏中仁。望而知其非俄羅斯人也。衆咸呼曰。噫。是韃靼人。浦度勃尼曰。然。特此人亦頗不弱。設非米喀汰。亦斷不能執縛之。衆盜曰。汝其以所遇事明示吾曹。

浦度勃尼曰。唯。吾曹啟程後。向刺安仁通道行。遇一賈人。吾曹執而檢其身。賈曰。公等搜吾。徒費時耳。吾從刺安仁來。刺安仁之全境。已盡爲韃靼人所據。凡吾所有。悉入韃靼人手。某幸獲脫免。至此莫斯科。孑然一身。無餘物耳。

衆盜聞言。齊呼曰。叱。嗟。彼韃靼人。真猶狗哉。又曰。汝何以處置此賈。

浦度勃尼曰。吾曹卽釋去之。並稍給以資。後詢諸農人。知其所居村舍。已爲韃靼人一炬。作焦土矣。未幾。行近韃靼人所列營地。鐵騎千羣。威燁旁達。俄一鄉人率其妻。懸涕而來。問其故。則曰。不特廬舍被焚。且禮拜堂已爲毀去。褻瀆吾等所供聖像。至不忍言云。

羣盜聞言。咸駭呼曰。嘻。彼罪不容誅之韃靼人乎。浦度勃尼續言曰。彼等且又牽曳。

堂中僧侶去。縛諸馬尾。纍纍然。衆益駭曰。彼侮辱僧侶。至於此極。噫嘻。獨不解天上巨靈。何爲不殛死彼獬狗耶。

浦度勃尼曰。是亦惟上帝知之而已。衆曰。然則刺安仁之人民。豈竟任彼縱恣。莫有與之抵抗者。曰。嘻。彼處之兵士。已逃亡淨盡矣。所留者。老弱耳。是以彼獬狗。明知無人與抗。故明目張膽。恣睢暴厲。惟恐不至。羣盜中一人曰。嘻。恨吾無機會。與之相遇。不然。必痛懲之。

衆盜咸齊呼如其言。俄而又問曰。特汝何以能擒獲此奴。

浦度勃尼曰。吾將告汝。途行。忽聞馬蹄聲漸近。吾令同伴匿樹林中。以覘來者。卽見有韃靼人。數約可三十許。其服式皆與此奴同。策馬向刺安仁路而走。吾曰。獬狗來矣。恨吾等今日人太少。言甫已。忽見一韃靼人所攜之囊。由鞍墮地。遂下馬拾取。而同行之韃靼人。則皆捨之先行。吾遂謂火伴曰。今日無論如何。必擒此一人歸。於是火伴咸蜂湧上。此人多力。一聳肩。則當者立仆。正惶急間。米喀汰大呼曰。吾來手縛

之。汝曹退。米喀汰則摔之地。塞其口。縛其手足。載之至此。衆大呼曰。勇哉。米喀汰壯哉。米喀汰。

尼克泰見羣盜憤激之神情。知可乘機鼓厲。以感發其敵。愾同仇之氣。遂昌言曰。諸健者。吾曹神聖之俄羅斯國。爲彼獐狗韃靼人侮辱。若此度汝曹已盡見之矣。凡吾血氣之倫。將一任其侮辱。蹂躪灰燼。吾寺院磔裂。吾聖像血糜。吾同國之人而漠然如不聞不見耶。抑將奮發直前。誓殺此仇敵。以保護吾神聖之居。捍衛吾可貴可愛之父母國。而亦卽以稍贖吾曹疇昔之愆。二者必居一。於是願爾曹有以答吾。

尼克泰以勇敢之氣發此沈痛之辭。使羣盜聞之。其愛國保教之心。漸滅已久者。至此遂勃然感發。皆大呼曰。吾曹願戮力以誅彼殘刻無狀之韃靼人。願敬聽驅策。雖萬死不顧親王其導吾往。

尼克泰曰。吾曹果能殲滅敵人。功成而返。則俄王必以吾曹爲忠勇可嘉。將悉赦前罪。且或者王竟以吾曹爲足當心腹。干城之寄。不復有需乎。烏帕列基尼恰亦未可。

知也。然則吾曹其可不努力以保吾母國。

時衆皆響應曰。善善。尼又曰。今者既欲出軍以攻我俄羅斯之仇敵。則吾曹當進一觴以爲王壽。禮亦宜之。衆歡呼曰。快哉。吾曹當共進爲壽。於是紛紛各取杯注酒。尼乃高舉手中卮。祝曰。願俄羅斯全國之君主義文萬錫利維萬歲。衆齊和曰。萬歲。尼克泰曰。今者吾曹可鞫問此罪囚矣。言已。願謂俘虜之韃靼人曰。吾問汝軍隊幾何。汝主營安在。

韃靼人目視尼克泰。其狀若不解所問何語者。浦度勃尼曰。親王徐之。吾將使此奴啟口。克洛布加燃一炬來。於是浦執炬薰灼韃靼人體。曰。惡犬。其亟言。

韃靼人爲火所灼。呼晷曰。吾言吾言。尼重問之。韃靼人以不完全之俄語答曰。吾軍隊甚衆。曰。數幾何。曰。萬騎。然詰朝軍來。當十倍此數。曰。汝曹統領爲誰。曰。可汗也。曰。可汗親率汝曹來耶。曰。否。率吾曹來者。非可汗。然詰朝之十萬騎。則可汗實將其軍。尼克泰又曰。汝曹主營在何所。韃靼人又作不解狀。浦度勃尼呼曰。克洛布加。火炬。

來。韃靼人急應曰。營甚近。與此間相距僅十浮斯脫路耳。尼克泰曰。汝能導吾輩往否。曰。頃不能。至明日或者能之。

浦度勃尼又以火炬灼其手。尼復問曰。汝今日究能否。曰。能。尼曰。可矣。吾曹此時可飲酒飽食而後啟程。攻敵使彼韃靼人知吾俄人中未始無健者在。

第二十五章

當衆人憤激紛擾時。麥克集靜待一隅。無間以謝尼克泰援救之德。及後傳令出軍。衆已將馬及械返諸麥克集。於是麥趨尼克泰前致詞曰。昔日吾偶脫親王於惡熊之厄。不圖親王今日報予。尼克泰曰。吾曹奉上帝命生存此間。固當彼此相助。

是時批斯登亦策馬前曰。親王與衆語時。吾下風竊聽。忽憶及佛爾加河上壯士曰。雅爾麥克的毛反區者。吾嘗歎息曰。惜哉壯士。今日不能與斯盛舉。脫彼得見親王。必交相敬慕。不揣冒昧。敢發一擬不於倫之言。親王之舉止神情。彼壯士頗能酷肖。當親王言及神聖之俄羅斯一語。某見親王目光爛爛若巖下之電。不可逼視。彼與

君正復相似。令人聳其威容。彼雖草莽。寄身而忠愛母國之心。則甚。擊設彼今日觀此俘虜。吾不知其憤發當更何如。

語次。尼克泰且行且注視暗處。頗極慎謹。麥克集則悄然不發一言。其領導者。卽被獲之韃靼人。以克洛布加及浦度勃尼二人監督之。斗然間。聞遠處發一怪異聲。若風過蘆葦深處。作此響者。

尼克泰按轡問曰。此何聲耶。批斯登脫帽在手。以耳貼地聽之。其聲仍連續不斷。極可怪亦極可悲。既而其聲頓息。

批斯登自地起立。微笑曰。畢矣。其肺力堅壯哉。尼問曰。然則究爲何物。批斯登對曰。此其名曰芝婆士加。tchepozga。此等韃靼人。必從布希喀爾而來。蓋布希喀爾之

韃靼人。多好吹此種樂器。即芝婆士加由是觀之。則吾等已距其軍營不遠矣。彼處有高

阜在。登望之。必能了了。吾請獨往。以偵察虛實。吾生長於佛爾加河上。常與此曹相見。故頗知其性情習尚。親王等其於此暫憇。亦可休馬力也。

尼克泰曰。去哉。上帝佑汝。批斯登復上馬。從黑處行。瞬息不見。衆皆坐地稍憩。各置軍械於側。以備倉卒。不敢忽闕。一小時後。批斯登尙未歸。尼方歎息。疑必爲敵人所擒。不能復返。忽一人影突起於前。與已相距約三四步許。尼急拔刀欲砍。而批斯登笑呼曰。親王住手。某匍匐而往。已盡得敵壘情形。不啻如掌上螺紋。歷歷可數。親王如許。吾者。吾請得十壯士。以驚擾韃靼人之馬。馬亂則敵人必驚起。而親王則率衆夾攻。乘其紛亂。張皇猝不及防之際。吾等可大敗之。以樹奇績。吾所以敢爲此者。以生平習於寅夜襲擊。固百無一失者。

尼克泰深知批斯登之爲人。極可信託。遂納其所請。於是批斯登謂衆曰。今日汝等與予嘗小有衝突。然此乃已往私事。彼此無庸介意。汝曹中有十人。能從予赴敵者。否。曰。任汝遴選。吾曹固無有弗願。

批斯登曰。敬謝汝曹盛意。言已於衆中遴其最可恃者十人。謂之曰。汝等。其各去。長刀此行。須伏匿而往者。有小刃亦足應用。惟一言諄囑。吾等啓行後。當熱誠相待。惟

予命是聽。否則貽誤大事。誤事者。吾當手刃之。其有不待予命令擅動者。莫逃吾刃。衆皆曰諾。

批斯登於是。又顧謂尼克泰曰。親王彼處有高阜。在登其巔。可望見敵營燈火。吾敢請親王待於陵巔。勿動。勿聲。待吾曹長嘯聲起。則親王可急馳騎下。以襲擊之。吾曹并力夾攻。必盡敵。乃止。蓋敵營後爲一深河岸。皆泥濘。若曹必不能逸。

尼克泰善其言。悉如批斯登計畫而行。於是批斯登率其所選之十人。行至地草豐茂處。十一人遂伏地行。約可半小時後。已抵韃靼人營壘。批斯登在草中舉首四矚。則見相距五十步許。有一火堆。熊熊而燃。其四周有韃靼人一羣。箕踞環坐。中有服羊皮長袍者。亦有服雜色短衣者。又有服絕污穢之駱駝毛衣者。而每人之右。則插長矛一於地。

與批斯登相距不遠處。有馬一羣。可數千匹。嚼地上草。而看護此馬羣者。人頗寥寥。又數處有火光。疎密相間。約百步許。知爲韃靼人營壘。蓋韃靼人自佛爾加河上長

驅至刺安仁。未嘗有抗拒之者。故絕不以俄軍爲意。而衆牧馬者。所吹之芝婆士加。徒爲驅豺狼計耳。芝婆士加者。僅一細竹。箏竭肺力吹之。響可及遠。批斯登窺視良久。默計曰。將乘其不備。突出以力殲之。耶抑先驚馬羣。而後斬刈之。耶。旣而顧謂相從者曰。雷斯希都。汝能作長嘯否。

雷斯希都曰。唯吾能之時。已至耶。曰。否。尙有待。汝可匍匐前。務與馬羣相距極近。汝一見馬耳。豎則汝突然長嘯。並奮力大呼。驅羣馬使奔敵營。雷斯希都領之。乃匿草中。以行。

批斯登又顧謂餘衆曰。汝曹務各矢小心。不可間忽。蓋彼牧馬者。約二十人。吾曹九人。尙不及半。若是則汝等必以一當二。吾則一人敵其四。可也。一聞雷斯希都長嘯之後。卽奮勇狂呼。直撲敵人。無少退卻。汝曹已準備否耶。

衆曰。吾等已準備須時矣。於是批斯登發一長噫。自草中兀然起。立出鞘中短刃。其光煜煜然。

第二十六章

當批斯登率衆窺探敵營時。尼克泰靜候暗號。以備出戰。方焦急甚。麥克集則謹伺親王左右。未嘗稍離。終墨墨未嘗啓口。至是乃謂尼克泰曰。吾曹嚴備於此。已歷多時。戰壘風雲瞬息已將開幕。待明晨日出。吾曹中諒多半不能生存於世間。而吾欲問親王……

尼克泰見其格格不吐。曰。汝所欲問者何耶。麥克集曰。是亦一平常事耳。然不知何以爲親王言之。吾且深恥……

尼克泰曰。麥克集。格利古來乎。胡自畏縮爲。汝蓄言於心。則不妨逕出於口。汝意何欲。請爲吾質言。

麥克集曰。吾將以真情瀝陳於親王前。不敢稍諱。吾之離亞烈山特武村而去也。實梗吾父意。且未爲吾父所知。蓋吾自爲烏帕列基尼恰。如置身鍼氈中。實不堪復耐。必欲爲此者。吾無甯死。親王當知吾既無伯仲及女兄弟。自入世以來。迄今凡十九

年。此。十。九。年。中。人。未。嘗。有。以。一。字。之。仁。一。語。之。慈。見。餉。者。雖。與。彼。烏。帕。列。基。尼。恰。共。處。其。實。吾。落。落。一。身。絕。交。遊。杜。徵。遂。然。目。中。則。無。一。日。不。見。殘。殺。之。事。耳。中。則。無。一。日。不。聞。慘。酷。之。聲。且。盈。庭。中。其。性。情。行。事。如。一。邱。之。貉。競。以。苛。虐。殘。忍。之。行。爲。爭。奇。鬪。勝。之。舉。吾。誠。痛。心。疾。首。不。欲。與。此。輩。一。日。居。及。吾。一。見。親。王。如。大。魔。窟。中。覩。天。使。眞。相。五。中。傾。往。非。可。名。言。語。所。謂。藹。若。親。戚。芬。若。椒。蘭。者。吾。歸。嚮。之。私。尙。未。足。道。其。萬。一。曩。者。親。王。入。宮。惡。態。驟。出。相。撲。吾。敬。愛。親。王。故。不。忍。袖。手。視。當。培。斯。蠻。拏。佛。斯。毒。害。彼。老。人。之。後。而。進。酒。於。親。王。吾。方。惴。惴。然。恐。公。之。亦。罹。禍。患。當。親。王。受。王。判。斷。慷。慨。而。赴。斷。頭。架。時。吾。腸。若。涓。湯。苦。無。能。爲。力。今。日。親。王。侃。侃。而。談。以。開。導。羣。盜。感。發。其。同。仇。之。氣。以。贖。前。讐。親。王。之。意。厚。心。長。吾。益。欽。佩。無。已。吾。自。顧。至。微。豈。敢。望。引。親。王。爲。友。第。傾。慕。旣。切。實。發。乎。意。不。自。禁。不。覺。煩。詞。喋。喋。耳。麥。克。集。言。時。極。拳。拳。之。誠。而。狀。復。謙。下。

尼克泰乃力握麥克集之手。藹然謂之曰。麥克集格利古來乎。辱汝躬飾。愧甚。吾實

告汝。吾之傾慕汝。摯愛汝。亦正復猶是耳。

麥克集驟然曰。敬謝親王。某無狀。承忘分厚愛。若此。則區區之心。今日不能不盡以掬示。親王既不鄙棄。則吾竊不自憚。意欲遵景教古俗。乞親王以弟畜之。吾爲此言。自知冒昧。幸望垂恕。蓋某倘有意於求生。而欲苟全性命於斯世者。則此後歲月正長。恐或貽親王辱。然今則……

尼克泰截其詞曰。汝一何撝謙。乃爾。夫吾之僭居汝右者。特門第官階耳。然此不過在朝會時。誠不能不有此儀節。今日則吾與汝同仇敵愾。共効力於國家。又何有貴賤之分。尊卑之判。況由上帝觀之。萬民皆平等也。麥克集格利古來乎。汝何爲而不當爲吾弟耶。

尼克泰言時。卽取胸前所懸之金十字架。付麥克集。麥亦取項下所懸之銅十字架。而吮嚼之。遂以授尼克泰曰。此十字架。乃吾母所爲。吾繫之項下。當繫此架時。吾家猶未列朝籍也。吾以此奉。願親王寶之。蓋世間物爲吾所親愛者。實莫逾於此架耳。

於是二人各以手作十字形畢。乃又行相抱禮。至爲歡洽。而麥克集尤不勝榮幸。欣然謂尼克泰曰。今者親王爲吾兄長。自是而後。無論所遭若何。某斷不離兄獨去。兄友。卽吾友。兄讎敵。卽吾讎敵。兄所愛。吾亦愛之。兄所憎。吾亦憎之。吾今者生死兩念。同時並起。蓋欲生者實有所爲而生。欲死者又有所爲而死也。

尼克泰聞言。深爲感動。曰。上帝實鑒吾心。吾以汝爲弟。無幾微勉強與假借也。吾並祝禱上帝。願吾兄弟永永無分離日。

麥克集曰。善夫。永無分離日也。戰事即在。呼吸間。吾等當各自努力。以忠於吾神聖之母國。俄羅斯。以副上帝之意。若謂舍烏帕列基尼。恰外無復他途。可以自表忠誠。殆未必然也。麥克集方語至熱切時。頓然而止。堅握尼克泰之臂。蓋是時有一極尖利之長嘯聲。發於遠處。旣而喧呼隨起。有馬數匹。狂奔而過。

尼克泰整轡挺劍。曰。時至矣。願謂衆曰。汝曹當留意遵吾令。行人當立。向所分派處。其亟前爲上帝戰。爲俄王陛下戰。

於是衆皆縱馬大呼從親王後疾奔而下忽有一喜出望外之景象觸接衆人之目蓋當敵營之右其曠野中茂草均已爲火所燃燎原之勢猛逼敵營非常迅速於是衆大呼曰勇哉批斯登捷哉批斯登已縱火上風敵壘將成焦土矣曠野之右果瞬息間已成火海而火浪所播韃韃人第一營帳熊熊而燃於是鬨然爭出向衆盜所在處豨突而前

尼克泰曰速驅之勿令前驅之入火驅之入河

衆聞言同聲響應極跳盪超距之致效死爭先用以撲敵如彪虎之擾羊羣然及曉日既上天大曙而戰事之烈猶如故惟彌望平原屍骸枕籍者皆彼韃韃人也蓋火燄方大熾斷其一面而尼克泰率衆復截逼之不得已奔河欲赴水遁至中流多溺死而狂竄喪魂魄捲入火心或濃煙塞吭而斃者不可勝計矣至於戰馬則受驚紛亂轉向己營衝突蹂躪至不可言昏黑中韃韃人又誤以己隊爲俄軍自相殘殺以是而殞命者又復不少得脫於火而散奔於曠野者僅一小羣而已倉皇列陣

矢如雨發。衆乘勝追逐。然苦無禦矢。具至自相紛亂。尼克泰雖欲整齊之。要實無濟。而韃靼人則竟以矢自護。繞攻尼克泰。之後陣時。批斯登突至。親王前衣已片片裂。手長刀血淋漓。被地神色奮激。高呼羣盜曰。勿怯汝等。豈盲目耶。援兵來矣。言時果有兵士一隊。沿對岸來。矛甲映初旭之輝。爛然眩目。

羣盜呼曰。彼來者乃韃靼人也。批斯登憤然曰。然則汝亦韃靼人耳。彼敵人進軍時之步伐。豈若此耶。彼以一騎爲衆。先者當爲主將。豈身衣韃靼人軍服耶。

羣盜曰。俄人也。俄人也。快哉。吾同胞來助。批斯登曰。彼敵人已見我援軍矣。待此軍果與韃靼人接戰。則吾當乘敵軍不及兼顧之際。引親王渡一淺瀨。以突攻敵軍之側。

援軍中亦雜以鄉人一羣。攜軍械進行甚急。此羣人衣破碎不完。雜而不整。頗有似於尼克泰所率之羣盜。然中衣號服兵士裝者約百人。而一騎先出。爲此一軍之將領者。則爲一氣概雄毅之少年。韃靼人見之。矢亂發如飛蝗。阻之使不得進。

尼克泰是時已得渡河。援軍方攻敵前茅。尼率衆奮擊敵人之右隊。二軍鏖戰者可一時許。尼克泰暫下騎。以飲馬於河。俾得少息。麥克集見之。急策馬至。歡呼曰。吾軍四面皆勝。可知上帝頗垂顧吾神聖之俄羅斯也。

尼克泰曰。汝言良是。特吾等實賴彼少年之雄將。奮全力來援。否則吾軍勝負尙未可必觀哉。彼少年驍猛。實無其儔。果何人而能奮不顧身。良堪敬愛。吾觀其人似昔日曾經相識者。特一時無從憶及耳。

麥克集曰。君豈不能記憶及之耶。曰。然則汝當識之。麥曰。此人吾相知已熟。雖欲不識之不可得。彼今日之戰。實足以贖前此無窮之罪。此人非他。乃培斯蠻拏佛斯也。西叶勃揚訝然曰。彼胡至此。麥克集曰。言之實令人疑怪。今日轉戰。無前。鷹揚虎視之少年。卽平日服飾體態。酷類婦人。居常跳舞。作種種冶度。以蠱惑俄王陛下者也。吾觀其今日所率之鄉人。必其以大義鼓勵之。而後能使人自爲戰。不致潰散。嘻。吾不意事有出諸意料外者。乃若是。吾嚙昔之夜。辭亞烈山特武村而去也。方以爲此。

後。身。世。無。復。愉。樂。之。時。計。不。如。獨。身。奮。擊。此。擅。來。侵。略。之。韃。靼。人。以。一。舒。吾。夙。憤。吾。非。欲。擊。敗。敵。人。以。求。榮。譽。特。謂。與。其。味。味。自。殺。猶。不。如。死。於。敵。手。血。膏。戰。壘。耳。故。無。論。吾。所。遭。若。何。吾。之。死。念。則。已。堅。決。然。以。今。日。之。事。觀。之。則。頑。梗。如。羣。盜。邪。僻。如。培。斯。蠻。擊。佛。斯。者。猶。能。一。變。而。奮。發。勤。勞。若。此。是。可。知。事。勢。已。漸。就。轉。易。天。下。事。尚。可。爲。吾。竟。樂。生。不。樂。死。矣。冀。此。後。生。平。心。念。中。欲。以。利。益。吾。俄。羅。斯。之。方。略。可。以。逐。漸。推。行。之。吾。深。願。與。兄。共。勗。之。也。雖。然。此。時。不。暇。爲。此。議。彼。敵。人。且。欲。困。培。斯。蠻。擊。佛。斯。矣。吾。曹。其。速。往。助。之。

尼。克。泰。目。視。麥。克。集。不。自。覺。其。親。愛。之。至。遂。謂。之。曰。麥。克。集。乎。汝。必。自。慎。毋。以。生。命。爲。鴻。毛。不。恤。肉。薄。以。冒。萬。險。汝。衣。上。血。斑。斑。矣。汝。試。觀。之。

麥。克。集。欣。然。曰。血。耶。是。敵。殲。而。濺。予。服。者。吾。則。未。嘗。毫。髮。受。損。耳。兄。之。金。十。字。架。實。保。衛。吾。矣。

言。時。有。一。韃。靼。人。伏。河。濱。蘆。葦。中。突。發。一。矢。以。射。麥。克。集。第。聞。弓。絃。彌。然。一。鳴。其。矢。

瑟瑟自空氣中直透而過。正中麥克集之胸。麥克集負痛欲墮。急以二手持馬鬃。竟不能支。眊然由鞍仆地。時馬驚狂逸。麥一足猶插鐙內。不得出。遂拖曳而去。其鬃曲之髮著於地。灰塵全起。惟見沿路血印而已。

痛哉。麥克集之母乎。彼僅此一子。不意自寢門一踣。後麥克集不特絕去無迹。且長逝不歸。其悲愴甯有既極耶。至於麥爾僉達。聞其子爲流矢所中。當切齒痛恨。必請於王。率師復仇。吾知韃靼人之死於其手者。將不可僂指。雖然。其如麥克集之一。而萬世不視何。

是時培斯蠻拏佛斯已脫重圍。乃奮逐韃靼人。而批斯登與羣盜亦乘勝殺敵。幾有聚而殲之之意。然尼克泰則皆如未見。蓋所見者惟一奔馬掣麥克集之足。如颺電之疾。馳駭愕。前追力止。逸馬自鐙出其足。麥克集已無氣以動矣。

尼克泰乃踣諸地。微捧麥克集之首。呼曰。弟乎。若殆創甚。可憫哉。試觀余面。

麥克集微啟其睫。答曰。別矣。吾不能生而與兄共事。命也。凡吾所欲助兄爲之之事。

兄必好自爲之

尼克泰以口吮啜將死者之額而問曰。汝亦有生平未竟之志。爲吾所能爲汝効力者否耶。麥克集曰。無他。請告吾母。吾遠遁。遭不幸以死。以貽吾母悲。吾實負罪。

尼克泰不禁慘然曰。吾必爲汝告。麥克集續言曰。吾此時所戴之十字架。兄必持之往。以付吾母。至吾所奉於兄者。願兄常佩之。以爲記念。曰。此外汝無他事。欲爲吾言者耶。此外汝豈無他人。欲達汝臨命之遺語者耶。曰。吾所念者。惟吾母國。惟吾神聖之俄羅斯而已。吾愛國之心。如愛吾母也。舍此。皆不足縈吾懷抱。言至此。目遂闔。面色轉赤。呼吸漸促。少選。又啟睫視尼克泰曰。設吾能得水少許。則尙可稍待須臾。地幸距河不遠。尼克泰疾往。瞬息間。以冠兜貯河水回。注麥克集中。麥曰。飲後。痛楚稍減。乞舉吾起。俾得作末次之十字。以禱謝上帝。

尼克泰以臂挾之起。麥克集展其就暝之目。頽然四顧。見死傷之韃靼人。枕籍彌望。微笑曰。吾向言此次之戰。上帝實默佑吾軍。可知此言非妄也。不見敵人之倉皇鼠

覽耶。雖然。吾目暗矣。吾願得稍緩須臾以……言至此。有熱血自其口涌出。遂氣局不能語。既而微喘曰。噫。帝乎。帝收吾魂。遂仆地絕。

第二十七章

戰事既竟。韃靼人受創至重。死亡者姑不具論。其身爲俘囚者。亦難更僕數。得脫者實尠。尼克泰矗立於戰血腥寒之地。所部環集其四周。尼遂傳令爲麥克集眷土以葬。雖在倉卒。亦頗具禮儀。是時培斯蠻擊佛斯已率人在河濱樹一波斯營帳。觀瞻至美。有頃。使至尼克泰所。述主命。謂如不以無禮爲嫌者。敢請資臨。

是時培斯蠻擊佛斯頗整飾一切。盥以花露。竟體蘭芬。斜坐於絲墊之巨牀。一少年侍者手鑑立其前。培對鑑端詳。曩然自得。蓋此君神色殊爲可異。於狡黠中。雜以傲慢。於傲慢中。又具有一往無前。辟易千人之概。彼逆料尼克泰見之。必有薄視意。故中心早自忖備。謂彼若鄙棄吾者。吾亦必有以報之。

尼克泰既至。覩其狀。殊鄙之。遂以冷語問曰。翻度兒。哀勒克才區即培斯蠻乎。汝受

傷耶。

培斯蠻擊佛斯見親王顯露輕己之狀。遂出其媚惑人之故態。答曰。否否。吾未嘗受傷。特心神疲倦耳。今日暴日中者許久。吾面殆黝黑矣。言時。面鏡諦視者良久。續言曰。親王。汝思吾面上日灼之痕。幾許時。可得復耶。

尼克泰聞言。二目。瞠視。倉卒。竟不能覓一言以答。培斯蠻擊佛斯又續言曰。某今日爲倉卒主人。不能從容爲親王壽。深用自歉。蓋吾田宅與此間相距。尙有三十浮斯脫程也。然明日則或者可稍盡東道之誼矣。言次。其聲音狀貌。極臃腆含糊之致。

尼克泰不怒亦不笑。漠然答曰。盛意不敢當。吾將徑往亞烈山特武村矣。

培斯蠻擊佛斯訝然曰。往亞烈山特武村耶。嘻。親王當日非越獄而逃者。尼克泰曰。翻度兒哀勒克才區乎。吾未嘗越獄也。昔日立誓王前。謂他日不幸獲讐。惟延頸以待陛下之命。是以越獄之事。非第不敢爲。且亦并無此念。乃不幸爲人強劫而出。故

今將歸而待罪耳。

培斯蠻拏佛斯曰。然則親王殆力持厭世主義。故欲歸而上斷頭臺耳。雖然。此或親王別具肺腸。以受刑爲歡劇者。設以吾處此地。則必不願復歸矣。

尼克泰聞言異之。曰。汝何爲忽作是語。培斯蠻拏佛斯發其似悲非悲之神色。曰。人固有竭忠盡誠以事俄王者矣。然而王酬賚所及者。則不屬於竭忠盡誠之人。而屬於剛度拏武輩也。

尼克泰曰。特王之於汝。亦可謂寵眷至深。舉朝無復倫比者。培斯蠻拏佛斯曰。否。否。吾雖竭忠盡誠於王。而王之待吾。則遠不如其待鮑列斯與麥爾俞達也。譬如刑獄事。則命彼二人司之。而吾則不得與。然而當宴會之際。王欲賜貴族以酒。而殺之者。其始也以命鮑列斯。鮑則詭言曰。臣知之。然臣以酒往。未免啟夫己氏之疑。不若命培斯蠻拏佛斯。則庶不致有疑慮。於是王卽如其言。趣吾下毒手矣。是可知鮑列斯有殺人之實。而不肯居殺人之名。吾未嘗有殺人之心。而強迫吾行殺人之事。雖然。

吾終以王命未敢稍違脫令王命吾毒我同產者亦斷不躊躇卻顧吾當日自王前取酒以進於親王親王尙憶之否吾確知酒中置毒而親王竟得無恙眞百思而不得其解矣。

尼克泰聞言惟嗤然作乾笑。

培斯蠻擊佛斯又出其媚態續言曰吾不知王將何從更得一美麗如吾之人以供服役也親王乎汝見有修眉山澹顰笑皆宜可與吾爭明冶者乎汝見有鬢髮如雲其光可鑑足與吾爭柔美者乎。

尼克泰輕藐之色愈益顯露培斯擊蠻佛斯明知之而又故言之曰親王乎汝試觀吾柔美之手與少女無異也今日則不幸持刃久幾損吾膚可知吾手雖美軟若斯願未敢過於珍惜也。

尼克泰憎惡之心不能復掩遂答曰汝誠不自珍惜汝可謂有自知之明矣嘻外間評論汝之語眞可謂……

培斯蠻擊佛斯微蹙其額問曰。外人之評論若何。曰。汝所以自待者亦可謂輕賤甚矣。彼外人之評論汝無他殆謂汝身婦人之衣。翩躚而舞以博王歡耳。

培斯蠻擊佛斯聞言。頰頓赤。瞬息問其恥心。澌滅如故。遂發其毫不介意之神情。言曰。設吾果如此者。將若何。設吾果如親王。言以博王歡者。將若何。

尼克泰至此更不能耐。曰。別矣。別矣。汝敬客之意實不敢當。觀汝之容色。狀態。吾已儂焉。不可終日矣。

培斯蠻擊佛斯至此其毫不介意之偽態。與含糊腴腆之神情。瞬息間收拾淨盡。惟二目灼灼大呼曰。汝至此已露汝本相知。汝以何等人待吾矣。吾所爲吾豈不自知。願以吾觀之。唾棄汝曹亦若土苴耳。

尼克泰頓蹙其額。漸以手自握其懸刃之柄。旣而忽憶相對之人爲王寵嬖。遂不禁釋手自聳其肩。

培斯蠻擊佛斯曰。汝何爲而以手撫刃耶。汝豈將以此爲恫嚇。設吾亦如汝所爲。攬

吾刃而起。則吾二人轉瞬間。將分勝敗矣。

尼克泰亟推營帳門。疾欲辭去。謂之曰。別矣別矣。

培斯蠻擊佛斯急。握尼裾止之。曰。汝其聽吾言。設他人有以汝向所云云辱吾者。吾斷不貸彼。然在汝。則吾不欲遽啟爭端。吾觀汝今日與韃靼人戰。頗著勇敢。故深愛汝也。

尼克泰立戶側。和顏答之。曰。吾觀汝之戰。亦不弱於吾。故吾亦深愛汝。顧汝既勇敢。若此。又何以好爲婦人女子態耶。

培斯蠻擊佛斯。又形其毫不介意之狀態。曰。親王。汝其勿怒。吾羞怯之態。與勇敢之氣。固兩不相妨。蓋侍從王前。每易習爲怪異之狀態耳。

尼克泰曰。可恥哉。當汝執刀馳馬衝突軍中。固凜然有名將風。吾見之。且不勝其怵仰。吾勸汝自今後。一洗汝冶媚之狀態。斷汝長髮。去汝香澤。勿矯揉造作。以干天怒。奮其威稜。以攻基武。名地或沙洛扶喀。名地之敵壘。然後凱旋於莫斯科。庶不失景教中。

之。錚。錚。獨。出。者。

培斯蠻擊佛斯曰。親王。母。憤。激。母。憤。激。汝。姑。就。坐。與。吾。共。膳。吾。爲。人。固。非。至。不。堪。者。彼。劣。於。吾。萬。萬。者。且。不。勝。屈。指。外。人。月。旦。烏。足。爲。憑。凡。吾。所。行。之。事。其。真。不。免。於。內。疚。者。吾。方。深。悔。耳。

尼。克。泰。聞。言。良。喜。蓋。以。爲。或。此。人。果。能。聽。吾。言。而。剷。除。故。習。勉。爲。有。用。之。人。則。吾。玉。成。人。美。之。功。誠。非。淺。鮮。而。在。國。家。又。可。得。一。折。衝。良。將。榮。譽。無。窮。然。則。今。日。之。事。誠。絕。妙。機。會。也。於。是。發。其。極。誠。懇。極。熱。切。之。聲。色。而。問。曰。然。則。謂。汝。服。婦。人。之。服。此。言。誠。未。可。信。矣。

培斯蠻擊佛斯曰。汝。何。故。而。必。欲。及。此。可。憫。之。服。式。耶。汝。豈。猶。以。吾。甘。作。此。醜。態。以。自。辱。汝。豈。猶。不。知。王。之。行。事。耶。吾。固。景。教。中。人。每。晨。祈。禱。未。嘗。愆。時。值。水。曜。與。金。曜。日。吾。俯。伏。上。帝。前。以。首。頓。地。者。奚。啻。百。餘。次。汝。不。見。吾。額。上。猶。有。墳。起。痕。耶。設。使。汝。親。王。從。僧。侶。事。跪。拜。之。儀。連。續。弗。間。至。一。星。期。吾。知。親。王。亦。必。欲。稍。稍。跳。舞。以。自。娛。

悅。雖服婦人衣。亦弗顧已。

尼克泰曰。否。否。吾甯甘以頸血膏刀斧。胡屑作此等事。

培斯蠻擊佛斯作鄙夷之容。睨視尼曰。信然。特是汝親王之意。豈以吾爲樂此不疲耶。王以弄兒畜吾於吾實有所不利。特王以此娛耳目。而吾則蒙其羞。吾常屢請於王。乞得與剛度擊武比。王則謂彼剛度擊武乃匡弼臣。而汝則但娛左右。吾賚爾財物。不能優爾以禮貌也。吾以是不無有觸於心。給事宮庭。漸生厭倦。請於王。許得暫休暇。幸荷垂俞。自歸田宅以來。又復寂寥無俚。及聞韃靼人入寇。不禁動吾夙昔雄心。部伍鄉民。試爲野戰。幸得全勝。俘敵滋多。興言及此。吾當先有以懲囚虜。親王汝長於射事否耶。

尼克泰曰。汝何爲忽有此問。培斯蠻擊佛斯曰。吾曹於飲宴後。當縛一韃靼人於百步外。吾與親王關弓射之。以中其心者爲勝。倘此囚死。則再縛一人。以試吾曹百中技也。

尼克泰聞言。又不禁於慈祥色中。見憎惡之意。曰。否。縛囚肢體而射之。雖在敵人。吾所不取。

培斯蠻擊佛斯曰。然則吾等釋之。使奔而後。一試逐射之技。譬逐鹿然。不知吾等誰先得也。

尼克泰曰。否。否。雖若此。吾亦不爲。吾不欲與汝較短長。蓋此間非亞烈山特武村之比。

培斯蠻擊佛斯至此。目閃閃。怒視親王。呼曰。汝不欲與吾相較耶。

言次。復自忖。屢挑親王。而彼竟漠然不動。又何必終與開釁。乃易其詞氣曰。吾與若戲言許久。而若竟未之覺耶。吾夙昔喜爲諧笑語。而若竟信爲由衷之言耶。吾實告汝。吾居於朝。心實怏怏不樂。此次歸後。將爲汝先容於王前。而王必優待汝。寵眷汝矣。然竊有請於親王者。願若從容進說於王。使王深嘆維叶徐末斯喀。而斷其首。此第一快心事。次則使王遠麥爾俞達及剛度。擊武舉廷臣之荷寵者。王皆距絕之。如

此則吾與汝獨膺隆遇矣。吾又將告若以浸潤俄王之祕術也。

尼克泰聞言。覺萬不能再與鄙夫相對。初時猶以爲其漫作戲語。及此最後之一席話。則培斯蠻擊佛斯正色道之。其居心之卑險。不啻自發其覆。於是憎惡之意益深。培斯蠻擊佛斯目視親王。作疑問狀曰。若以吾之計畫爲何如耶。汝何以嘿嘿。豈以吾譚言欺汝耶。

尼克泰強自含忍曰。斯言胡爲入吾聽。汝計畫誠佳。特可與汝同志者道耳。

培斯蠻擊佛斯亦勉掩其忿忿。故作歡慰狀曰。若殆鄙吾計畫耶。是可知此時所對語者何人。親王或忘之矣。夫親王豈與維叶徐末斯喀及麥爾俞達輩同黨者。

尼克泰曰。吾生平不知所謂朋黨。設使吾黨於彼。或黨於此者。上帝必將以雷電殛吾。夫使王而假吾機緣。俾得盡言。則吾亦惟以拳拳之誠達於上聽。吾固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特不能如汝曹齷齪甘爲女子小人蠱媚人君之方略也。

培斯蠻擊佛斯目光如火。怒不可遏。問曰。然則汝不欲吾先容於俄王前耶。尼簡其

詞答曰。吾不欲。

培斯蠻拏佛斯垂首幾及其胸。於坐左右其體。若不能甯帖。發其悲歎之聲曰。噫嘻。吾不幸。爲何如王之寵眷。日久漸移。不復如前隆重矣。而其輕賤吾鄙棄吾者。則盡人皆是。此後雖極卑濶之人。皆得有唾罵吾之權利矣。吾之不幸。爲何如哉。言已。悲吁不絕。若老婦人臨喪哀戚者然。且微睨親王。之面。若欲觀其感情。爲何如者。尼克泰不勝詫愕。欻然而起。至營門側曰。嗟。甫欲出。而培斯蠻拏佛斯則又牽其裾。使不得行。呼曰。樂人來。樂人來。有數人聞聲。卽入。可知其早經部署者。

培斯蠻拏佛斯仍發其懊喪之神色。言曰。樂人試爲吾歌。然所歌必擇悲感之曲。於是樂人齊發悲聲。唱淒厲之詞。與挽歌無異。而培斯蠻拏佛斯則坐而搖曳。作欬歎太息之聲。旣而自語曰。吾身世乃可傷。若此。吾豈不能一死而必欲求全。雖然。吾靜思之。吾命似尙須有待。夫吾命旣不當樸絕。則吾何故鬱鬱自傷耶。然則樂人其速止悲歌。而爲流蕩歡愉之曲。樂人聞言。急一變其嗚咽音。爲和平之響。蓋培斯蠻

擊佛斯若此者已非一次故樂工輩已習於奉命轉移甚捷也

培斯蠻擊佛斯手銀杯二觸擊作聲呼曰樂人乎速舞速舞

是時培斯蠻擊佛斯之神色倏已變易不復如兒女子態尼克泰對之彷彿如再見其怒馬騁敵營與韃靼人相殺狀其颯爽雄偉之英姿殊勃勃有奇氣尼克泰乃拊髀曰是則差強人意耳

培斯蠻擊佛斯目視親王作嘲笑容曰若是則親王又爲吾所給矣親王之意以爲吾向者乃真太息耶然則如親王者固易墜吾術吾等今者相知已較深然則當共飲博一醉矣夫親王果能深知吾者當知吾生平雖曰無狀然當不如若向所言者之甚也

是時樂人之歌舞既極宛轉悠揚之致而培斯蠻擊佛斯之言亦較平實可聽尼克泰遂受一觴言曰翻度兒哀勒克才區乎汝所爲真令吾無從索解吾生平所接見之人其不可得而端倪者汝當首屈一指顧汝神情狀貌雖若此而汝之方寸間或

竟有遠勝於外者。吾雖不能測度。汝爲何人。然奉上帝命。殺敵致果。爾我一也。吾敢盡一觥以爲汝壽。

培斯蠻拏佛斯曰。善哉言。眞吾友也。上帝實鑒吾心。吾所以期望親王。待遇親王者。實發乎至誠。不敢稍有欺詐。雖然。吾敵軍韃靼人。雖懲創於前。難保不復狡焉思逞。願親王再進一觴。以爲他日殲除韃靼。淨絕根株。預賀也。

尼克泰乃復舉其觥至盡。顧自飲此觴後。中心漸覺愴怛。不能自支。未知此酒果較濃於前飲者耶。抑酒中潛下醉人之藥耶。後覺頭搖搖若轉輪。耳惟聞培斯蠻拏佛斯及樂人之狂歌聲。及呼叱催趣聲而已。

及尼克泰神志稍復。仍聞歌唱聲。一如前狀而已。則欹倚於波斯囚牀上。培斯蠻拏佛斯則率其從人數輩。以婦女長衣加諸親王之身。尼克泰雖稍有所覺。然腦中昏亂甚。既不能支撐。亦不能言語。既而忽聞聲若大噪者。衆突然驚躍。遂息歌。止舞。屏息靜氣以聽之。

培斯蠻擎佛斯怒問曰。是何物耶。其從者某。目視營帳門。對曰。有犬狂吠於斯哥喇多。即夢之墳。

培斯蠻擎佛斯曰。速以弓矢至。吾將射殺此犬。吾方與客周旋。而彼乃猖狂吠耶。斯言出。尼克泰乃豁然全醒。

遂起立呼曰。止。止。此吠者非他。乃吾弟麥克集之犬。婆陽也。婆陽之吠。欲吾往省其主人。慕耳。吾待此久。今將去矣。請與君別。

培斯蠻擎佛斯手擎婦人之服上之尼克泰曰。親王雖行。縱不欲少留。然必先衣此服而後去。尼克泰舉手拒之曰。此衣之製。非爲鄙人。請君自服之。則庶幾相稱。

尼克泰言已。不待其答。即啟營門而出。培斯蠻擎佛斯踵其後。詛咒辱詈之。親王若不聞焉者。既而及麥克集之墳。遂唸誦禱文一過。乃率婆陽返。至羣盜所在處。衆已由批斯登督率。熱火堆數處。環匝而坐焉。

第二十八章

及明日。天甫辨色。批斯登卽警衆起。瞬息間。聚一所。批斯登曰。吾與汝曹離別之時。至矣。願汝曹無恙。吾將往佛爾加河上。倘吾有不滿汝曹之處。尙乞宥恕。勿介介於心。言已。向衆人鞠躬爲禮。

衆同聲呼曰。烏都門。勿捨吾曹去。吾曹無烏都門。將若之何。批斯登曰。汝曹其從親王也。可。昨日之戰。汝曹已將前犯罪。洗滌盡矣。故親王斷不欲捨棄汝曹。

尼克泰曰。某向者嘗於王前指天矢誓。謂一旦有罪。則惟當敬待裁判斷。不苟且以逃亡。某之出獄。非出於自願。諸君知之。自較他人爲審。今者某將返至王所。以區區生命。聽王處置。庶不負前言。諸壯士。豈亦有與吾表同情者乎。

衆曰。特不知俄王能赦吾曹否耶。

尼克泰曰。是則吾未敢相欺。實未能預決。王之赦與未赦。固不可知。惟諸壯士。自度於心。究將作何結果。或互相商榷。定執行執止。即舉以語余。

衆遂各以目相視。退至一隅。互相聚議。既而仍至尼克泰前。言曰。倘烏都門願行者。則某等盡願從親王以往。

批斯登曰。是不然。願汝曹勿復問我。卽汝曹不願從親王往者。吾亦不能與偕。吾居此久矣。急欲重至釣遊舊地。況吾等固曾相爭鬪。遂至不歡。今卽歸好如初。然已斷之。繩雖接續。難泯痕迹。汝曹願從親王。則毅然往。不願則別擇一烏都門立之。然吾意終以從親王爲善。蓋王聞汝曹爲國殺敵。必能赦宥已往之愆也。

於是衆復互相商榷。少時。遂自分二隊。其人數較衆之一隊。趨尼克泰前。曰。願與親王共禍福。惟望挈吾曹以行。

尼克泰曰。然則其餘諸人若何。曰。彼等已擇克洛布加爲烏都門。然吾曹則不願推戴之。

批斯登小語親王曰。彼推戴克洛布加之衆人。乃吾輩中最孱弱者。卽昨日臨敵之時。彼固甘居人後也。

尼克泰曰。然則汝已身若何。汝豈無意與吾等相共耶。批斯登曰。吾決念不欲同行。吾與衆自有區別。王能赦衆盜。斷不能赦吾。此吾所能預料者。況今者吾急欲與雅爾麥克的毛反區相見於佛爾加河上。與此君別已久。故欲見之心如飢渴也。別矣親王。願時時垂念。勿以暴客視余。

尼克泰乃藹然握批斯登之手。並與之行相抱禮。曰。別矣。烏都門。聞君必欲返。至佛爾加河上。中心悵悵。實不自禁。以君之立心行事。固不當老死山林。必有知者。

批斯登時於悲愴中。露慷慨之神情。曰。上帝至仁。或者不肖如吾者。尙得稍稍振拔。俾他日得稍有進於今。茲冀不負我公之期許。

是時衆咸部署啟行。及朝暾初上。一望河濱。則培斯蠻擊佛斯早率從者去矣。是可知其於子夜時。卽已就道。蓋欲首入亞烈山特武村。而以戰捷之事。先入告以炫偉績也。

當批斯登與衆言別時。米喀汰趨近其側。批斯登歡然謂之曰。別矣。汝昨於戰事以

勇力顯一軍皆驚王聞之必能嘉汝勇赦汝罪

然米喀汰仍自搔其首神情若於衆人所言所行之事尙未領會者批斯登問曰汝何事耶

米喀汰搔首不釋悄然答曰無事耳曰何爲無事耶時批斯登急欲首塗故不待其答已離衆而去然米喀汰則迤邐前止使勿行曰噫烏都門烏都門

批斯登詫之曰汝喋喋者究爲何事曰吾不欲往亞烈山特武村耳批斯登曰然則汝意欲何往曰吾願偕汝行曰汝不能偕吾往吾今者乃往佛爾加河也

米喀汰曰予知之吾亦往佛爾加河何如曰汝何爲而不願與親王同往米喀汰乃自搖其足不置一詞

批斯登微笑問曰汝豈有所畏於烏帕列基尼恰耶米喀汰仍自搔其首作躊躇狀曰汝豈畏彼等將啖汝耶米喀汰戚然曰彼等曾奪吾情婦以去吾能無介介乎批斯登局局然而笑既而曰是則汝不願從親王以往之故矣然則汝儘可與克洛

布加之衆相共曰、吾不願與克洛布加相共。吾之願惟汝是從。

批斯登曰、特是吾非徑往佛爾加也。奈何曰、然則吾亦不欲徑往佛爾加耳。曰、汝不欲徑往佛爾加則何往曰、汝何往則吾亦何往。吾不欲離汝也。

批斯登笑曰、噫蠢哉。汝然吾實告汝。吾所首先欲往者乃亞烈山特武村耳。米喀汰愕然注視者良久。問曰、何爲而有此行。批斯登至此已漸不耐煩。遂曰、吾實告汝。吾於一年前曾飽啖堅果於此村中。今日之行乃欲收拾當時所遺堅果之小殼耳。米喀汰瞠目者少時。既而大笑。然不發一言。惟睨視批斯登。若不勝其狡黠者。其意若曰、汝欺吾耳。汝此行之意斷非如汝所云者。必別有勾當耳。雖作是想絕不形諸口。吻惟微笑。答曰、甚善。然則吾與汝同往也可。

批斯登聳肩自忖曰、吾脫與同行者將若之何。然今日則固明明不能磨卻而獨去矣。曰、噫蠢漢。汝既欲從吾往。則從吾往耳。設彼等欲縊殺汝。汝勿以吾爲怨。米喀汰悄然曰、彼等縊殺吾則縊殺吾耳。批斯登曰、汝所言甚善。然則汝速與同侶

別。吾曹立即就途矣。

時米喀汰之色。仍渾渾穆穆如故。惟與衆一一相握抱。衆亦無論平素相得不相得。各以一吻禮示摯愛。

尼克泰曰。烏都門。汝既欲往亞烈山特武村。然則吾與汝同出一道。批斯登曰。否否。某當由別徑行。公等不能與吾共。吾之抵亞烈山特武村。當在親王先。設吾等與彼處相遇。當彼此作各不相識狀。慎勿作周旋。雖然。吾等終未必能相遇耳。蓋公等未抵彼村。吾即就道矣。吾所爲事。非久需時。日者故勾當畢。即欲他往耳。

於是各從所欲出之道而行。婆陽則雜於尼克泰所率隊中。時或作悲吠。又時時回顧。其主人之墓。河岸矗立。水徐流。不鳴鳥聲。閒婉叢蘆。亂葦搖曳。風中景色。疎澹。幾忘其爲殺人喋血地也。

第二十九章

自韃靼人敗後。約一星期。俄王義文命培斯蠻擊佛斯入見於寢室。王於戰事。大概

已頗有所聞。然培斯蠻擊佛斯。則未之知也。以爲首以捷音入告者。匪吾莫屬。意欲將諸人。敗敵之功。盡居爲己。有則王之酬庸。蕃錫必迴。越尋常矣。

王聆培斯蠻擊佛斯報告之言。極爲留意。培述畢。復申言之曰。臣等奮不顧身。爲陛下殺敵。殆可謂異常出力矣。王聞之。微笑。

培斯蠻擊佛斯。續言曰。敵士馬雲屯。兵力甚厚。微臣等力摧其銳。則蔓延之害。何窮。鼓勵將來。知陛下必不靳於酬賞也。

王顯其極仁愛之神色。問曰。然則汝所欲得者。果爲何等酬賞耶。

培斯蠻擊佛斯對曰。願陛下榮顯臣。俾臣得與在廷諸臣。共預於參議政事之列。則臣廁身清要。庶不復見侮於同寮。

王二目逼視其面。若欲洞矚其肺肝者。卒然問曰。然則吾將以何等之酬賞。畀諸尼克泰耶。

培斯蠻擊佛斯。突聞此言。心雖極騷擾。仍貌爲不覺。顯其平日恃寵凌人之狀。漫對

曰。彼。可。羞。可。恥。之。親。王。不。酌。以。斷。頭。架。又。將。以。何。物。酌。之。耶。嘻。彼。越。獄。而。逃。率。羣。盜。以。妄。與。戰。事。卒。爲。所。價。致。敵。軍。驚。走。莫。可。窮。追。否。則。彼。韃。靼。人。盡。爲。俘。囚。無。有。得。脫。者。矣。

王曰。信哉。吾深知汝無尼克泰則汝與所部將盡爲敵擒無有得脫者矣。夫汝莽不知兵。屢爲敵敗。此則盈廷所共知也。

培斯蠻擊佛斯憤甚。率爾對曰。臣固深知竭忠以事陛下而不能獲酬賞。亦非不常見之事耳。夫欲得陛下嘉許一言。殊非易然。如彼麥爾俞達。鮑列斯。及維叶。徐末斯。喀諸人。其竭誠以事也。遠不如臣。然陛下反優加禮遇矣。

王曰。是何待言。若曹之事。我固不可與汝同日而言。若曹中豈有願爲歌舞賤工之事者耶。

培斯蠻擊佛斯已不能復忍。曰。王果不復有意於臣者。則乞如天之恩。遣臣以歸田里。

培斯蠻擊佛斯之意。以爲王特故。爲是言。必不肯決然捨棄之也。詎知培斯蠻擊佛斯。自乞假後。倖臣如麥爾俞達輩。媒孽潛施。已默移主眷矣。

於是王佯作戀戀不忍舍之狀。曰。嘻。汝一旦歸田里。則吾將落落寡歡。誰與娛遣耶。而況汝不在吾左右。則吾將何從而聞讜言。正論國家之幸福自此已矣。雖然。汝既欲歸。吾何可不順汝意。心雖悵悵。必強自抑制。以遣汝行去哉。吾不復留阻一任汝所之可耳。

培斯蠻擊佛斯至此。頓失所望。遂忿忿言曰。臣敬謝陛下美意。棄勞臣如敝屣。轉不若微賤之屠夫。俞達爾臣敬將以陛下之慈仁。宣布於俄羅斯全國。願凡爲臣子者。共矢忠忱。臣自左右禁廷。負罪至不可勝數。然尙有一事。爲臣所未犯者。未嘗從事於魔術也。

王當培斯蠻擊佛斯言時。吃吃笑不已。及聞魔術之言。勃然變色。問曰。魔術耶。此間孰從事於此。

培斯蠻擊佛斯曰。陛下之倖臣。維叶徐末斯喀。是已。恐朝野皆知所不知者。實惟陛下。彼居莫斯科。無一夕不單騎以出。赴某磨坊。爲符咒之術。吾不知其命意何在也。要之。欲盡惑宸聰。堅邀寵眷而已。

王目視培斯蠻擊佛斯。問之曰。然則汝果從而知之。

培斯蠻擊佛斯聞言。意頗惶亂。旣而急自辨曰。臣知之。乃在昨日得之。於彼紀綱之僕。設使早。詢知此事。臣早已告密於王。

王默然者少時。旣而斥之曰。去哉。吾必將此事嚴密查詢。然汝不得吾之准許。不能離局。汝其慎之。

培斯蠻擊佛斯旣退。自念同寮中。竟有一人爲吾慫恿。王前受王疑慮。頗竊竊自喜。特是王之所以待己者。神情冷淡。則又未免思之。惕然。嘻。乍火乍冰。小人常態。夫亦可哂甚矣。

王自斥退培斯蠻擊佛斯後。卽離寢室。至朝參堂。爲俄王批閱全國呈進章奏。與接

見臣下之所。王部署數事既竟。問侍者。今日有欲來求見者否。

侍者對以特羅徐那恩掘立區。毛爾自武欲求謁見。

王曰。毛爾自武耶。吾以爲此老物。殆葬身火窟矣。彼尙未死耶。吾已赦其龐尼之刑。可召之入見。

侍者奉命出。少選。羣臣分列。則毛爾自武入矣。俯伏王前。以致敬禮。此老人面極慘淡憔悴。卽軀體亦頓見衰頹。額著一極闊創痕。特兩目炯炯尙有威嚴逼人之概。而毅然不可屈辱之神色。則仍若平時。其御衣樸素無華。則與當時俄庭之習尙適相反也。

王義文目視毛爾自武。不發一言。其在深知王性情而能辨其顏色者。則知王見毛爾自武。困頓情形。心隱隱稱快。然廷臣中大都乏機警。不能窺見隱微。則以王之容態。極和厚而謙讓者。

王發其平歛而兼威厲之聲曰。特羅徐那恩掘立區乎。吾已赦免汝龐尼之刑矣。然

則汝所服何爲而仍若是

毛爾自武長跽對曰。臣以廬舍遭焚。妻子被刼。窮無所歸之人。而猶身衣華服。未免自疚。臣今日冒昧干瀆。實以維叶徐末斯喀罪不容誅耳。言時。其聲極堅忍剛毅之致。

王曰。汝其起。徐以所事告。倘果當於理。則吾令出法隨。凡廷臣中無論爲如何尊寵之人。必不赦宥。

毛爾自武仍長跽請曰。臣請召維叶徐末斯喀來前。庶幾臣所奏之言。得以對質。王曰。汝所請殊公正有理。惟彼反可藉此得自辨護耳。左右其亟召維叶徐末斯喀來。

自毛爾自武家被刼後。至此已閱二月。維叶徐末斯喀所受創良已。彼雖仍居亞烈山特武村。其性情行事。倍益無狀。此其故皆由未得衣利那蹤跡。故憂憤之心。積而爲兇悍暴厲也。凡王宮中禱告之事。及禱後宴飲。維叶徐末斯喀皆不肯預以爲此。

等事。不過求媚。上帝實所以示怯弱耳。人皆以爲癩發。王見其不欲預禱。深滋不悅。然猶曲諒其求美。不得致神識。淆昏故事。事曲賜優容。及今日聞培斯蠻拏佛斯魔術之言。則頗生疑慮。以爲其舉動。改常必別有隱情。正欲窮詰。適毛爾自武入宮。控告故其接見。優渥殊常。有非毛爾自武意想所及者。其實非俄王之厚於毛爾自武也。謂藉此可以推究維叶徐末斯喀之隱惡耳。

未幾。維叶徐末斯喀入見。其形狀迥異曩昔。色老蒼不澤。體亦瘦瘠。而尖利之故態。至是益顯。全身之生氣。若盡搜括以蓄於獠然二目之中。

王曰。來。特羅徐那。汝所欲控告事。當明白陳訴。毋有所隱。庶吾可備知本末。於是毛爾自武趨近王前。立維叶徐末斯喀側。具述當日事。覩縷而言。絕不一顧維叶徐末斯喀之面。

王聽畢。顧謂維叶徐末斯喀曰。果有此事耶。維叶徐末斯喀聞言。深爲詫愕。蓋其意以爲王明知此事。又何問爲。遂答曰。然。

王聞言。蹙額少時。旣而怒。謂之曰。汝何以膽敢作此等事。吾豈許烏帕列基尼恰作盜賊之舉動耶。

維叶徐末斯喀愈益駭異。對曰。臣傳令劫彼邸宅。乃陛下所知。至并其妻子奪之。臣固奉王命。非擅爲此舉。

王逐字言曰。吾！命！耶！此命果於何時頒發者。

維叶徐末斯喀此時實不知王命意所在。何故而佯作不知。佯爲已忘。觀其情狀。雖再四申言之。亦屬無濟。勢不得不將對答之辭。倏一變而爲自護之計矣。維叶徐末斯喀非餒怯也。亦非以王言語神色之不可捉摸。恐驟加以死罪。而欲爲避死計也。實以其欲得衣利那之心。迄未稍衰。故不惜造作謊言。以希冀於萬一耳。

其言曰。臣誠有罪。大王確未嘗命臣以強劫毛爾自武之妻。願所以爲此者。亦自有其故。乞爲陛下陳之。某奉命至毛爾自武家。以赦免其龐尼之罪。毛爾自武之妻本爲臣向所欲娶之女。後爲毛強婚之。以此毛爾自武與臣積不相能。果陛下所素知。

者。臣。一。抵。其。居。宅。毛。爾。自。武。卽。與。親。王。尼。克。泰。合。計。欲。謀。斃。臣。命。飲。宴。甫。竟。若。曹。竟。突。率。其。悍。僕。來。攻。臣。不。得。不。與。從。人。竭。力。抵。抗。爲。自。救。計。而。毛。爾。自。武。之。妻。見。其。夫。暴。怒。兇。悍。不。勝。驚。恐。乞。臣。導。往。他。處。以。暫。避。兇。鋒。是。則。其。妻。之。背。毛。爾。自。武。而。出。也。實。出。其。自。願。並。非。強。劫。然。臣。以。受。傷。過。甚。昏。踣。林。中。其。妻。亦。條。爾。杳。然。莫。可。蹤。迹。或。者。彼。毛。爾。自。武。早。已。覓。得。故。藏。匿。他。所。意。在。圖。誣。卽。不。然。彼。毛。爾。自。武。亦。不。能。以。此。罪。吾。而。陷。無。辜。者。以。膺。重。戮。是。臣。受。屈。亦。當。自。白。毛。爾。自。武。及。尼。克。泰。無。端。攻。擊。其。可。置。身。法。外。耶。

王。初。不。料。維。叶。徐。末。斯。喀。之。訴。詞。一。變。其。方。針。若。此。是。謊。言。圖。抵。固。顯。而。易。見。者。然。王。神。色。間。則。絕。不。露。詫。愕。之。意。淡。漠。如。常。

毛。爾。自。武。至。此。始。目。視。維。叶。徐。末。斯。喀。極。露。輕。賤。之。鄙。薄。之。色。斥。之。曰。叱。嗟。儉。父。汝。謊。言。若。此。耶。凡。汝。所。陳。述。皆。子。虛。烏。有。之。談。吾。則。願。甘。對。十。字。架。出。矢。言。以。證。明。吾。所。供。之。眞。確。遂。謂。王。曰。此。強。劫。人。妻。之。賊。願。置。之。重。典。

王色極平。和願謂維叶徐末斯喀曰：汝所言究何意耶？

維叶徐末斯喀曰：某之挈其妻實出其妻自願。已早言之矣。比僕人見臣昏踣林中。而臣所乘馬及毛爾自武之妻均杳然不見。於是僕人舁臣至一磨主人家。此磨主人素擅魔術者。遂以符咒止吾之血命。賴以全此外。則臣實無所知矣。

維叶徐末斯喀之道及磨主人也。初不料王惑於培斯蠻拏佛斯先入之言。遂以是益增疑慮。謂之曰：汝聞之耶？毛爾自武願對十字架立誓。以證明其所控非誣。然則汝將何以自表耶？

維叶徐末斯喀曰：毛爾自武特信口譎言耳。卽其自甘立誓。亦無非欲藉此以實予罪。然彼之欲出矢言。出諸自願。固無與吾事。若臣則被其陷害。復受創傷。固賴陛下洞燭無遺。雪飛宥。明無罪。至臣自表其衷。亦願面架立誓耳。

廷中人聞言。咸相竊竊私語。蓋烏帕列基尼恰中。皆深知此事之本末。雖極殘暴。然欲對神聖立僞誓。則尙不敢者。居多。至王則觀於維叶徐末斯喀之膽大妄爲。竟敢

明目欺神。亦不勝駭愕。然平日果深惡毛爾。自武至此。雖明知其被毒。至酷亦斷不肯爲之懲辦。況正可藉此以戕毛爾。自武之生。遂不禁驟然自喜。顧謂衆曰。吾於此事。必欲辨明其真僞。吾當令若輩同爲證人。吾之裁斷。素不喜偏聽一面之詞。然以兩造各出矢言。而又彼此相反。此殊不足爲訓。顧兩造中必有一居僞妄者。吾身君萬民如專心牧事之人。斷不肯令羊羣受害。吾亦斷不肯令君吾者以妄誓之故。永受靈魂墮落之災。毛爾自武與維叶徐末斯喀之事。吾當令此二人受裁判於上帝。可於十日後復來此村中相遇於克來斯尼。區村中之名彼此以勇力互相決鬪。其受上帝之眷佑而獲勝者。則吾卽以爲無罪之人。其受上帝之厭棄而敗北者。則雖幸免須臾。亦必令之死於吾行刑吏之刀下。

王言竟。衆大感動。蓋此事不啻已定。毛爾自武之死罪也。夫以此年老之衰翁。而能與強壯之維叶徐末斯喀相抗。此乃必無之事。衆意度毛爾自武必辭此決鬪之舉。或請於王許別延一壯而有力者。以爲己代。然毛爾自武則鞠躬王前。發其極從容。

甯靜之聲對曰。陛下之命。深爲樂從。自顧既老且衰。藏甲兵不用者久矣。然上帝鑒臨。冥冥裁判。屆時自有其公平決斷。果無關乎膂力之強弱也。某將禱於上帝。求其佑護。顯虛實於陛下前。使旁觀千萬人。目擊懲此。謊言之仇敵。

維叶徐末斯喀。始時聞俄王斷語。心極快慰。及觀毛爾自武從容堅毅神情。又不覺稍稍忐忑。蓋其心以爲此等事。在衆意固無一不以爲上帝將默佑無罪之人。而重懲謊語者。然則初念以爲可操必勝之券者。殆不足恃矣。然至此更無他法。遂亦鞠躬。王前曰。陛下之命。深爲樂從。

王曰。然則汝等可退十日。後當曉日初升之際。汝兩造可相見於克來斯尼區。其敗北者。則必不免於禍。

王言畢。以銳利之目。向兩造略一注視。卽起入內室。毛爾自武高視闊步。從容離朝。參堂而去。雖烏帕列基尼。恰滿集堂中。傲然若弗見也。

第三十章

維叶徐末斯喀退朝後。卽日策馬出莫斯科。意以爲與衰翁決鬪。仗吾一己之智術。齊力。無論若何。必可取勝。然此次決鬪。非尋常比。彼毛爾自武固頹老易與矣。然上帝之怒。則殊可畏。萬一當生死存亡間。不容一髮之際。而臂力。或偶怯。目光。或偶瞇。則大事全隳。故決計於事前。早爲佈置。凡可以取勝之法。當靡不預籌。特是欲握必勝權。惟有仍往見其舊相識之磨主人而已。誠乞來魔術。則一擊致老人於死。可操券得之。於是策馬行。行旣近。聞人聲與輪聲相響應。

維叶徐末斯喀繫馬於樹。潛步入。則見磨主人方與長身麗服之客相對語。特此客面貌。則無由窺見。第聞磨主人曰。是可必者。是可必者。公必將重得俄王之寵眷。而維叶徐末斯喀及諸仇敵。必盡遭慘死。設吾言不信者。雷霆必殛吾。夫斗笠區草斗笠。

區藥草名
見第三章

乃至靈至驗者。更無他草。可與之敵。公其任意行之可也。

其人乃超乘言曰。甚善。老魅。吾所語汝之言。汝其切記。脫吾他日所遭事。而不與汝所允許者相合。則吾必縊殺汝。如殺一狗。

時維叶徐末斯喀。雖不能辨認言者爲誰。特其聲則固耳之甚熟者。

磨主人鞠躬曰。公所謀者必有成就。必可得志。然慎記吾言。切勿離棄。此斗笠區草當面。王有所陳說時。公面目務極欣幸。快慰不可稍有跼躄不安。務須藐彼尊嚴。自行己意。爲此而猶不能復邀王寵者。則吾直以謊言欺公。一聽公處置。吾蓋無所逃罪。

騎者乃揚鞭疾馳。經維叶徐末斯喀之側。凜然而去。絕不以維叶徐末斯喀窺見爲意。

維叶徐末斯喀至此始覩其面。妒忌與忿怒心同時勃發。蓋其人非他。乃培斯蠻拏佛斯也。初維叶徐末斯喀所一意專注者。惟衣利那。於磨主人言實未嘗留意。及聞道己姓名。始留意聽之。當時培斯蠻拏佛斯既去。磨主人目注視其後。至不見蹤影。而後坐一矮凳。上手金錢一把。數之。以此手遞彼手。而口則喃喃道其數。陡然間覺兩臂之上有壯而且猛之手。壓下。驚躍回首。見維叶徐末斯喀之睽睽毒眼。逼射己。

面乃大怖。幾至昏踣。

維叶徐末斯喀叱曰。老魅。汝與培斯蠻拏佛斯所談者何語耶。

磨主人體戰栗不能自持。期期答曰。親王大安。吾不知從者。至死罪。死罪。

維叶徐末斯喀突前以手搯磨主人之吭。拖曳至河畔。叱曰。速言。毋隱。汝曹談及吾

何事耶。

磨主人喘息曰。親王。吾將盡以告。吾將盡以告。求親王勿搯吾吭。

維叶徐末斯喀曰。彼培斯蠻拏佛斯來此奚事。彼何所求於汝。

磨主人曰。一符咒耳。然吾固知親王來此。必能備聞吾等之言。故吾言時。聲極高。吾

意欲使親王悉聞。培斯蠻拏佛斯傾陷之謀。得早爲之備耳。

維叶徐末斯喀聞言。遂釋手。磨主人自幸。以口舌之靈。得紓大禍。遂續言曰。噫。親王

何卞躁。若此。吾實告汝。吾等言論時。親王行已將近。此吾所早知。吾望親王之蒞止。

自昧爽。直至此時。

維叶徐末斯喀曰。然則汝其語吾。彼培斯蠻拏佛斯。究設何詭計。

磨主人心中已甯貼。從容言曰。彼意以俄王近日寵倖漸衰。王所最眷者。惟汝親王及剛度拏武斯哥喇多三人而已。是以彼來乞斗笠區草於吾。且曰。汝其與吾以斗笠區草。庶幾王旦夕回心。吾得復承恩眷。凡其餘廷臣。皆將遭王厭惡。而施以龐尼之刑。親王試思。吾聞其言。將若何應對。吾稍一躊躇。彼卽持刀逼嚇。謂少遲不與。刃鋒立飲血於吾胸。是以吾不得已。以斗笠區草相授親王乎。勿謂此草有靈。吾所與者。實殘廢無用。不過苟且塞責。暫救目前。脫令吾以實有效果之草與之。則王將移其隆眷。親王之意。以屬諸彼狡矣。吾豈若是昧昧耶。

維叶徐末斯喀發其極可怖之聲色。斥之曰。可恨哉。培斯蠻拏佛斯也。彼將永墮地獄耳。雖然。王之愛彼與不愛彼。果何與吾事耶。吾今日之來。別有所事。吾欲問汝。近來衣利那消息。亦有所聞知否。

磨主人曰。無所聞。吾早爲親王使者言之。吾實無從探知其蹤跡也。然吾爲親王故。

而竭。方略尋求已不遺餘力。吾嘗七宵露立爲親王細觀輪下之水。就水中所見。則彼貴婦人乃策馬樹林中。有一老人與之偕走。彼貴婦人掩泣甚苦。老人則在旁慰藉之。吾再欲觀其後。而水色模糊不復能再見矣。

維叶徐末斯喀曰。與一老人相偕耶。此老人必爲其夫毛爾自武無疑。

磨主人曰。否否。非彼夫也。毛爾自武之體軀頗爲壯偉。卽服式亦不當若是。蓋水中老人服常服。甚陋。狀態如鄉曲老農然。

維叶徐末斯喀默然者少時。旣而曰。汝能以符術施之刀劍耶。

磨主人曰。是何待言。吾豈有不能者。特不知親王意欲使刀劍利抑使刀劍鈍乎。刀劍利者可以斷萬物。無能當其鋒。而鈍者則與他兵械鬪。卽迭擊之不能稍損也。

維叶徐末斯喀曰。吾自欲求其銳利以刈人耳。豈有反求其鈍者。汝真老而蠢。

磨主人曰。雖然。吾等亦有時取敵人之軍器而使之失其利用。可令其一擊不能傷人。再擊則其械已折斷矣。

維叶徐末斯喀曰。吾所欲者。乃求己刃之利。非求敵刃之朽也。蓋吾此時已處乎。不得不爭鬪之勢。又立乎不得不殺吾敵人之地。汝知之否耶。

磨主人曰。吾知之。吾知之。言時急欲推測敵人爲誰。豈培斯蠻擊佛斯耶。殆未必然。蓋培斯蠻擊佛斯。乃爲所輕藐而不屑措意者。意者其尼克泰乎。然聞諸密恰區。則已陷縲綆之中。聞諸維叶徐末斯喀之使者。則已爲羣盜劫去。是又未必然。然則此外爲敵者。獨毛爾自武耳。噫。誠然。彼毛爾自武。精力就衰。然於決鬪時。本有別擇。強壯者爲代之例。然則此親王所欲攻擊者。非毛爾自武。則必爲毛爾自武之代者可矣。

磨主人於是謂維叶徐末斯喀曰。請親王許吾在河水之中。一觀敵人若何可耶。維叶徐末斯喀曰。任汝爲之。言已。坐一欵斷之木上。暫憩焉。

於是磨主人汲輪下之水。傾入一小桶中。復舉桶置親王側。於桶面作戟指書符狀。旣畢。遂鞠躬注目視之。且視且言曰。噫。吾見親王之敵人矣。汝之敵乃一老禿翁也。

吾又見親王矣。移步而前。與此老禿翁相鬪矣。

維叶徐末斯喀曰。唯唯。遂亦偃身桶上。竭目力以觀察之。然竟茫然無所見也。

磨主人若有驚異狀。發其莊嚴之聲。續言曰。噫。此老人四周有天使環繞之。是可知天意實助彼老人。親王欲用符術利其劍。致老人死。命恐未必能如願。

親王不覺聳肩問曰。然則爲吾助者。豈無其人。

磨主人仍二目直注水中。絕不稍瞬。窺其情狀。其初若欲愚弄此親王者。至此則真有所見。不勝其恐怖。聞親王言。發顫聲。低應曰。唯唯。親王固亦有保護人在。然吾此時已不復有所見。水色已漸漸昏暗矣。言畢舉首起。而維叶徐末斯喀則見其額淋汗下如流水焉。仍顫聲言曰。親王固亦有保護人在。吾卽施符術於佩劍可耳。

於是親王自鞘中抽一巨刃。出以授於磨主人曰。然則汝爲吾施術。

於是磨主人就地劘一穴。以刀柄植其中。首則向上。乃徐步繞刀而行。口喃喃不知作何語。旣而拔刀返諸親王曰。符呪訖。謹繳親王之刃。設使敵人。其刀械不灑以聖。

水者則此刃儘足應用矣。

維叶徐末斯喀曰脫彼灑以聖水者則若之何磨主人曰若是則無能爲矣吾符術斷不能敵聖水也雖然亦有一術尙足爲助吾有符懸之頸間則敵人之目光將以是紛亂。

曰然則汝授吾以此符磨主人乃出一小囊與之曰親王其取之於是受其囊而報以金錢一袋。

磨主人鞠躬曰敬謝厚賜願上天佑護顧吾尙有一言以爲諄囑自今日起至決鬪日止慎勿入禮拜堂或聽他人之唸誦禱文否則某之符術將失其功用矣。

親王不答惟大步趨至繫馬處忽止而問曰然則決鬪時吾二人中究誰生誰死汝能實告吾耶。

磨主人稍一躊躇旣而曰其生者自必爲親王吾早已奉告親王斷不至死於彈刃也。

維叶徐末斯喀曰。然則汝再往水面一觀。磨主人曰。是無益也。此水已濁亂。親王發其威厲之聲曰。然則汝另汲清水以觀之。磨主人不得已從之。既而親王問曰。汝何所見耶。汝其告吾。

磨主人。偃身桶面。其神色。顯有進退兩難之意。既而回顧。親王色如死灰。曰。吾既不能見汝親王。亦不能見汝仇敵。惟見有曠野中。及有圍觀人。麤聚而已。並有人頭纍纍。懸大釘上。其一隅。又有煙氣薰蒸之火。有骸骨無數。如長鍊然。及於此火所在之處。

維叶徐末斯喀。駭問曰。然則此纍纍者。果爲伊誰之首領耶。

磨主人曰。是則非某之所能見矣。水又漸漸昏黑。惟見煙氣薰蒸。及屍骨重疊而已。言已。卽舉首起身。兀兀然。若不勝其殼棘。面部之汗。其出如瀋口。嗚嗚作悲呼聲。旋又蹣跚而行。倒矮凳上。若喪其魂魄者。

維叶徐末斯喀。攬轡執策。向莫斯科而行。氣鬱結。不揚。慮禍機不遠焉。

第三十一章

當維叶徐末斯喀離莫斯科訪磨主人時。麥爾俞達奉王命往逮維叶徐末斯喀心腹之僕數人。施以嚴刑。窮詰其主人是否常住磨屋。向乞其魔術者凡幾次。以何道潛侵損於王。其蓄意安在。僕初堅不承認。繼以不勝刑酷。遂悉供如麥爾俞達所顯示之意。謂維叶徐末斯喀常詣磨屋。實陰謀圖不軌云。於是麥爾俞達錄供呈王。王惟諄囑麥爾俞達。勿將拘僕詢供之情洩露於外。設有問者。但告以此諸僕謀竊王財物。因而逮之。

王展閱供詞。覺其中言頗矛盾。多不合情理。遂遣左右往召培斯蠻拏佛斯。再一詢之。蓋據培言。謂所聞者乃得諸維叶徐末斯喀之僕也。

然培斯蠻拏佛斯。則於昨夕去亞烈山特武村往莫斯科矣。左右以白。王勃然大怒。幾不能復忍。蓋王曾戒以不奉準許。不能擅離。是明明有意抗違矣。

麥爾俞達見有機可乘。正可藉以傾陷培斯蠻拏佛斯。使王愈益疑忌。遂曰。彼培斯

蠻擊佛斯之擅離本村。其用意殆不可測。彼或者與維叶徐末斯喀潛結爲一黨。故以情報告陛下。使信託之。不爲備。彼等乃益逞其奸謀。

王聞言默然者有頃。惟囑麥爾俞達。務謹守秘密。毋稍漏洩。設培斯蠻擊佛斯返。亦不得於其前。或露聲色。謂擅離之事。已爲王察破云。

及決鬪之期已屆。味爽。克來斯尼區觀者麻集。凡民居牖間室頂。人擁塞無空隙。蓋此決鬪消息。流傳極遠。雖家於莫斯科城者。亦相率來觀。不絕於道焉。

時有一人衣華服。若伶人狀。亦偕其同侶于于來。與偕者爲一少年。軀壯而色和。面目間略具鸞態。如伶人者曰。吾曹其亟前。能達圍場欄側。庶得晰矚。喜觀者且填塞矣。卽謂衆曰。吾曹從佛來提密名地遠道來。乞少讓數武。

此人雖力求讓路。奈人若堵牆。擁不得入。於是此人拍其同侶之肩。謂之曰。路途旣不得通。汝善於開路者。何故瑟縮不前耶。

其同侶以疎懶之聲答曰。唯旋搖曳兩膊。左右衝突。瞬息間。衆若急水之分流。踉蹌。

奔踐。憾詈之聲相屬。而此二人悍然弗顧。惟直行而前。

若伶人者曰。向左向右。汝殆駭耶。何爲易而趨左。汝不見右有刀槩林立耶。汝祇面刀槩疾走可耳。

所指有刀槩處。乃築木爲臺。岬然高齷。幔以赤色布。中設寶座。爲俄王臨視處也。烏帕列基尼恰手軍械。環立四周。以爲衛護。其決鬪場之四圍。以鐵練爲欄。凡來觀者。逼倚此欄。則烏帕列基尼恰執大鞭呵扑。此二人且推且行。未幾。遂與鐵欄近。

烏帕列基尼恰高揭其鞭。厲聲曰。止。汝曹不得近欄。近者扶。

若伶人者鞠躬答曰。某等從佛來提密遠道來。以觀此盛事。欲退爲後來者所阻。願許吾二人止此間。勿賜驅逐爲幸。

烏帕列基尼恰憤憤曰。汝曹不應前闖至此。致欲退不能。然則亟堅立。欲再前者。汝曹自取。吾鞭不汝宥也。

是時圍場中集貴族諸僧侶。並有數官吏。乃專司決鬪時法律者。中二人方爭辨決。

鬪之禮節。斷斷然未決。忽聞衆人呼噪曰。乘輿臨。乘輿臨。

王入場。前後扈從者爲烏帕列基尼恰。至露臺側。遂下騎。登入坐。色頗歡暢。廷臣敷坐。諸禮拜堂鐘聲競起。少選。毛爾自武與維叶徐末斯喀各介胄而入。

毛爾自武披一至華美之甲。以白銀爲飾。肩懸徽章。腰長刀。鞘及刀鼻綴以精鏤。鞍之右。懸棒一。既可作械。亦揭以爲功標。蓋當時貴族於爭戰時。往往備此棒。其重量。要非膂力薄弱者。所能運用也。

其馬純黑色。顧視雄逸。鞍色猩殷。縷銀甚密。綴毛爾自武控馬徐行。及至。與敵相距。可三十步許。其馬驟昂。首口嚼銜。足踢地。有躍躍欲前之勢。

更言維叶徐末斯喀之軍服。則編綴以寶石。精瑩眩耀。凡甲多置胸牌。而維叶徐末斯喀則獨用鏡。戴胄去護頰。鞍懸戰斧。一旁一巨刃。卽磨主人施以符咒者。栗色之騎。細練周其體。行則瑡然有聲。

是時司令官立區之四隅。大呼曰。廷臣阿典拏西義文拏維區親王。及貴族特羅徐

那恩屈立區毛爾自武二人將次決鬪。大衆其禱告上帝。願護佑兩造中之理直者。於是衆人咸寂寂無聲。各舉手作十字。以禱上帝。而奉命監督此決鬪事之官人趨王前。鞠躬問曰。敬請旨。決鬪事斯時可舉否。王曰。舉。於是發令。兩造各抽刀在手。再發令。則兩造當奮擊矣。豈知維叶徐末斯喀身忽搖曳如紡車。然轡脫於手。將自鞍而墜。從人疾趨前掖之。下一御者代挽其馬。旁觀者咸愕然相顧。

維叶徐末斯喀時謂其御者曰。汝持馬去。吾欲步戰。

毛爾自武見之。亦下騎備戰。從人急取盾與之。此毛爾自武分付者。維叶徐末斯喀從者亦授主人盾。則頽然不能舉。從者詫問曰。親王豈有恙耶。願親王速自奮發。不然避敵不戰。與敗北無以異也。

維叶徐末斯喀喘息而言曰。速卸吾甲。吾爲魔術所困死矣。言次自裂胸前之衣。急探項下小囊擲去之。此囊卽磨主人所贈。謂中有魔術者。

時維叶徐末斯喀大罵磨主人曰老魅當死汝賣吾矣。

毛爾自武已仗劍奔親王前叱曰獐狗速降速自承其罪。

裁判官及從者等咸趨至兩造之中間。

維叶徐末斯喀吶吶如不出曰否否以言降服猶太早耳汝實設計毒吾汝殆灑聖水於汝刀上矣吾必別擇一人以代吾決鬪而後是非曲直可判。

王於維叶徐末斯喀之動作極其留意當其擲囊於地王卽令人拾取審視一過且異且疑遂低語麥爾俞達曰汝亟收此囊待吾問及時而後呈上乃大聲曰左右其速挈維叶徐末斯喀來前既至王微笑謂之曰阿封喀乎吾觀汝殆非毛爾自武之敵也。

維叶徐末斯喀色如死人頽然對曰臣爲敵人以陰謀制吾況臣自受傷後乃始披甲請視臣護胸鏡下流血如注創痕又復裂矣願許得另擇一人以代臣決鬪。

維叶徐末斯喀所請者實與決鬪之法律大相背謬律凡決鬪人設欲別覓代者須

事前申明。一入場。則不能復請。然王意必欲毛爾自武。敗北致之死。而後決。竟從其請。於是傳命曰。令司令官告衆。有願爲維叶徐末斯喀代者。其速入場。

司令官乃沿決鬪場四周鐵練。徐徐而行。大聲曰。陛下命衆。有願入場以敵毛爾自武者否。有願爲維叶徐末斯喀之代者否。願者其速上。

時衆人皆悄然。不發一聲。亦無舉趾入場者。

傳令官重言曰。壯士。其速上。誠爲親王代者。當得重賚。勿自誤。

大衆皆莫有應命者。蓋觀者之意。皆直毛爾自武。卽有勇者。亦不肯代維叶徐末斯喀以助惡也。王雖深惡毛爾自武。然至此亦不得不發一公正之判詞。以毛爾自武爲勝。念甫畢。忽聞有聲大呼曰。代者至。呼者非他。卽麥武康堯克也。

毛爾自武持刀待鬪者良久。至此忽覩康堯克入場。遂以其極尊貴與極憤怒之神色。謂裁判長曰。吾不能與此人鬪。夫以吾巍巍貴族。身爲顯宦。豈屑與斯哥喇多即達爾命之僕從相決鬪耶。言畢。遂插刀於鞘。趨王座前。白曰。陛下王旣許吾敵人另延

代者望亦容臣別覓一人。否則決鬪之事。且待他日。舉行似無不可。

毛爾自武所請者。顯於理。無背王。雖有意欲陷害之格。於公理不得不從。其請忿然曰。然則命司令官再行宣布可耳。特衆中設無應命者。則汝必自戰。否則汝當上斷頭臺耳。

是時康堯克沿鐵欄行。目視大衆。其神情若譏笑。衆人中竟無一敢入場一試者。然則皆懦夫耳。

其狀若伶人者。見康堯克氣燄逼人。不可一世。遂喃喃曰。嘻。汝惡魔。吾此時手中有刀。吾當殺汝。旋又推其同侶者曰。此人汝尙能識之否。

同侶者默然。若未聞。惟大張其口。目灼灼。注視康堯克。弗釋。

康堯克復大聲呼曰。噫。嘻。汝衆人皆懦夫耳。豈竟無一壯士可恥哉。竟無人敢與乃公一較乎。

言甫竟。忽有人大呼曰。吾願與汝一試。爲此言者。卽此狀若伶人者之同侶也。言已。

高舉鐵練。銳然入決鬪場焉。既入。則兀立不動。其神情若惶惑。無措者。始而目視康堯克。繼而目視烏帕列基尼。恰終而目視俄王。然噤口不發一言。

裁判長問曰。汝爲誰。曰。吾米喀汰也。

毛爾自武趨其前。曰。壯士。吾敬愛汝。設壯士果能敗吾仇敵者。則吾必有以報。謝上帝。不意果尙有人。以代吾毛爾自武也。

夫康堯克雖嘗與米喀汰相見於巴加那耶羅沙池。米嘗殺其騎。幾爲所擒。幸而得脫。然此次登場。則康堯克實倉卒不能辨認。蓋其面目無驚人處。不過於溫厚中雜戇氣而已。

裁判官目視米喀汰。見無甲冑。無軍械。而爲狀又至駭鈍。且哂且異。問曰。汝欲用何種軍械決鬪耶。

米喀汰茫然莫知所措。還詰曰。當用何種軍械決鬪耶。言已。回首四顧。其意蓋欲覓其同侶詢之。而同侶已杳不知何往矣。王見米喀汰惶惑狀。亦頗軒渠。遂命左右曰。

汝曹速以軍械與之。吾將一觀其究爲何等戰士也。

於是左右取甲冑授之。然米喀汰雖竭盡能事服之。終覺未能合體。蓋以護胸鏡置肩上。則再置再落。頭至魁大冑高聳於頂兀兀然爲狀。絕倒且服御時頻頻四矚。以不得見其同侶爲悵悵焉。

王見此情狀。狂笑不已。烏帕列基尼恰及諸觀者亦各胡盧不自禁。

米喀汰忿忿曰。汝曹吃吃笑不止。果何爲耶。汝曹豈以吾爲不冠此鐵帽。不裹此鐵衫。不能擊殺此僮耶。言時以手指康堯克。自肩擊護胸鏡下。衆益哄笑不已。

裁判官曰。然則汝將用何等軍械以肆擊之。米喀汰聞言搔首者再。旣而發其疎懶之聲問曰。汝曹亦有棍棒類否。

烏帕列基尼恰皆斥之曰。蠢漢。汝豈以吾等爲田舍郎。而欲以棍棒爲鬪具耶。

然王則樂觀米喀汰之舉動。足資嗚噓。故不欲揮之使去。遂命左右曰。悉聽其所好。

勿違其意。彼欲用何物鬪。則以何物鬪可耳。

康堯克則意大不懌。遂趨王前白曰。吾身爲烏帕列基尼恰。乃極榮顯者。自有生以來。從未嘗見戰鬪以棍棒。

王笑曰。汝用刀。彼用棒。各從所好可也。亟與以棒。將一觀毛爾自武之代人。究爲何等。

於是左右取至巨之棒一束授之。聽其自擇。米喀汰一一審視畢。回首謂王曰。汝曹亦有較巨較堅於此者否。

王覺其諧甚。遂命左右曰。汝曹取一車軸與之。

烏帕列基尼恰。卽就最近處之載輜重車。取下一巨而且重之軸。以授於米喀汰。

王問米喀汰曰。此中汝用否。對曰。是或者尙可用耳。言畢。一手持軸。作盤旋舞。凡近其旁者。莫不大駭。恐爲所擊。觸烏帕列基尼恰。咸作色。面面相覷曰。是殆魔鬼出世耳。

王顧謂康堯克曰。汝向者貌視棍棒。今又何以惴然有怯色耶。

米喀汰捲其袖。手堅持巨軸。向者瑟縮羞怯之神情。此時均已消滅。屹然挺立。怒目視康堯克。曰。來。惡賊。吾今日當問汝。以如何強劫人情婦也。

麥武康堯克見米喀汰體既壯偉。而所持巨車軸。非至大力者不能勝。不覺心爲之餒。覺有俯仰躊躇進退兩難之勢。當時衆固皆右毛爾。自武甚望米喀汰得勝者。見康堯克。蔥縮不前之狀。咸譁然訕笑之。而王見兩造神情。其勇怯竟驟然一變。若此心爲之大樂。其狡獪神色。彷彿如其平日對臣下之滑稽者時也。遂呼曰。可以鬪矣。於是米喀汰一躍前舞。巨軸若旋風。然直扶康堯克。欲一舉絕其命。康堯克奮其全力。欲得一間隙以刺殺之。然米喀汰之巨軸於飛舞時。彷彿成一大圈。既足攻人。又足自護。康堯克竭力抵禦。尙恐不及。更無暇還擊矣。觀者皆爲喜慰。王亦陰嘉米喀汰之勇。興會益高。未幾康堯克自知萬不能支。計不如遁而自救之爲善。於是旋踵而奔。此怒不可遏之米喀汰。則舞巨軸颯颯作風聲。力逐於後。大呼曰。吾今日當問汝。以如何強劫人情婦。且呼且逐。必欲得而甘心。觀者亦不復

顧王在座合聲呼噪曰擊之速擊之爲毛爾自武擊爲有冤抑而理直氣壯者擊然而米喀汰之意則並不在毛爾自武惟飛舞其巨軸而再三呼曰吾今日當問汝以如何強劫人情婦也

斗聞砉然作響康堯克之腰已受軸擊仰跌數武外四肢委地矣歡呼得勝之聲振動響應米喀汰又直撲而前欲蓋粉康堯克之軀

時烏帕列基尼恰呼曰足矣足矣而麥爾俞達急鞠躬於王前曰臣願陛下速傳令爲之解紛康堯克乃烏帕列基尼恰中之最得力者王諾之以諭左右

烏帕列基尼恰奉命後竭衆全力始曳止米喀汰繼欲昇被擊之康堯克則已創重殞命矣是時大衆咸注意於此屍而彼狀若伶人者忽出現於米喀汰側曳裾低語曰莽夫速從吾來以保汝首領於是二人倏竄身去

第三十二章

王於是召毛爾自武前衆皆寂然萬目注視急欲聆所命之爲何語

王離座起立言曰。貴族特羅徐那乎。今日以決鬪爲審判。具見兩造中。汝乃純潔而無罪者。汝敵人之死。上帝所以表汝言之誠。吾以是而再欲恩汝。汝其靜待於亞烈山特武。苟無吾命。不得擅去。言次。復召維叶徐末斯喀上。

及維叶徐末斯喀既至。王目剡剡注視其面。良久。既而曰。阿封喀乎。吾先有言在。汝兩造中。或已戰而敗。或代戰而敗。則並當示以死罪。今則代汝戰者已敗矣。

維叶徐末斯喀發堅剛之聲對曰。唯唯。彼已敗矣。願王令左右斷臣之首。

王發其極冷峭。極可怖。使聞之者。不能不毛骨俱聳之聲。言曰。斷汝首耶。僅僅斷汝之首耶。夫使汝而敗。北於決鬪之時。則罪止於斬。然汝於此外。尙有巨惡。汝所犯者。乃左道害人。也。麥爾俞達乎。汝亟以彼之魔術示之。

麥爾俞達遂以維叶徐末斯喀所拋擲之小囊授王。王持諸手。以威厲之聲。色問曰。此物。是何命意。

維叶徐末斯喀欲自辨。然王懾之。使不及開言。其聲如雷霆。曰。汝惡奴。汝賤奴。吾擢

汝以要職被汝以榮寵。使汝常密邇左右。所以遇汝者。不可謂不至。汝之所以報吾者。果若何耶。汝之心如鬼蜮。如虺蜴。竟欲以邪術中吾。而又惟恐不得當。佯爲陳乞。使吾許汝爲烏帕列基尼恰中之一人。王言至此。其聲益厲。欲使聚觀者盡聞其言。曰。吾奉上帝命。爲葡萄園之主人。有培養看護之責。然吾之貴族及吾之廷臣。助吾共治此園者。皆怠其職。司荒廢不治事。而吾所召赴宴之人。又皆不至。於是吾遣人四出。有至官道者。有入狹巷者。傳吾命以別召赴宴之人。而此末次赴宴者。卽烏帕列基尼恰也。噫。衆民乎。設使此應召赴宴之人。而身不衣禮服。則在聖經中當得何罰。夫亦繫其手足。擲諸門外黑暗之中。使之號哭切齒而已。

以上諸語皆景教聖經內語俄王引證之以告

百姓者

王援經典爲比喻。以自表其王者無上之威權。衆咸悄然引耳。不發一語。是時衆人絕無憐憫。維叶徐末斯喀者。惟思貴寵。如彼威燄。如彼而一轉瞬間。乃失勢。若此。則不能不令人望而生歎耳。

是時烏帕列基尼恰中莫有敢出一言以爲辨護者。惟橋舌不下。駭愕相顧而已。獨麥爾俞達則慘酷殘暴之神情。一如平日。絕不稍形驚懼。且待王命下。卽欲處置。此親王故頗有躍躍欲試之概。而培斯蠻拏佛斯快心。尤甚喜舞之情。不能自掩。至維叶徐末斯喀。則已知雖欲乞憐。亦屬無濟。惟拚一死。延頸待戮耳。

王曰。左右亟牽去之。彼所應得之罪。當與盜賊之強入吾寢室者同。磨主人亦當速捕之來。餉以楚毒。彼自能一切和盤託出矣。

王言已。又舉目向天曰。彼如怒獅欲吞啖予。而且此吞啖予者。近在予身畔。而爲予所希望。其輔弼之人。設非上帝呵護。予於冥冥中。則予命其殆。予願上帝保衛之心。有加無已。而凡吾俄羅斯之謀。爲不軌。欲危吾身。覆吾家國者。一一發露於吾前。無所遁匿。

王遂降而騎。率扈從返宮。烏帕列基尼恰聯轡於後。皆悄然不聞聲息。麥爾俞達手長約。趨維叶徐末斯喀前。作枯笑曰。某不才。職任所在。不敢不盡願親。

王勿以爲罪。

於是反親王之兩手於背。嚴縛之。召衛卒一人。驅之入獄。觀者漸星散。大半皆箝口。無言。間有語者。聲極細。未幾。克來斯尼區中已悄無一人矣。

第三十三章

維叶徐末斯喀自入獄後。麥爾俞達盡舉酷毒之刑。歷被其體。欲得其供詞。而維叶徐末斯喀則於有意謀害俄王。堅不承認。既屢瀕於死。仍矢口不移。且於夜詣磨屋一事。亦力辯其無故。當時培斯蠻擊佛斯爲首先告發之人。維叶徐末斯喀雖已知之。然於詣磨屋。窺見培斯蠻擊佛斯之事。則格不得言。蓋言之則分明已。亦嘗往無以自圓。其不識磨主人之說矣。是時磨主人已密捕之至。惟尙未用刑訊耳。至培斯蠻擊佛斯。則見王寵恩如昔。而其敵維叶徐末斯喀。又已下獄。益信懷中所藏魔術之功用。然磨主人被逮。事甚祕。培故茫然未知。於是一遵其前。此贈言。每王前則出言輕捷。王滑稽。則彼亦答以滑稽。以爲此乃大魔術家之心傳也。而王亦事事容忍。

之。

一日王率其最親近諸臣往訪一鄰近之修道院。培斯蠻拏佛斯父子與焉。晨禱畢。僧侶欲饗王。王允之。於是院長導入設宴所。王坐聖像下凳上。諸侍臣則環立四周。是日惟麥爾俞達以事未至。院長向俄王鞠躬者再。進種種密製之餐餌。乳酪諸品稱是。

王頗極歡快。凡所進物。一一飲啖。與羣臣相語笑。且與僧侶輩辨論神學之問題。所最矚者。則爲培斯蠻拏佛斯。遂使其益信斗笠區草之有效果也。言次。忽聞有馬蹄聲得得而至。

王曰。翻度兒。

卽培斯蠻拏佛斯

汝試往視。來者爲誰。

培斯蠻拏佛斯奉命行。猶未及門。而麥爾俞達已立戶限上。其面目神情別有一種不可思議之狀。

王欣然曰。格利古來。汝有何新聞來報告耶。

麥爾俞達遂入室。先視王顏色。旋於聖像前作十字以致敬。王曰。汝從何處來耶。王之神情若并未料及麥爾俞達之來。此者。

然麥爾俞達則默然不答。惟向王鞠躬而後。向培斯蠻拏佛斯一睨視。又向修道院長鞠躬曰。神父。上帝福汝。

培斯蠻拏佛斯見麥爾俞達神情有異。且又不知其何故。而向己睨視。中心惴惴。自念殆有禍至耶。

王又向麥爾俞達頷首問曰。汝從何處來耶。

麥爾俞達若已領俄王之意者。對曰。某從獄中來。已將妖人加以刑責矣。

王曰。然則若何。王言時。目疾視培斯蠻拏佛斯之面。

麥爾俞達曰。妖人所言者。皆極狂悖。不足信。初則彼猶狡辯。及欲生剖骨節。始懼而自承。某請以其供詞告其言曰。常來訪吾者。不第維叶徐末斯喀一人。即翻度兒哀勒克才區培斯蠻拏佛斯亦時來。此乞吾符籙。此符籙乃彼所常懸於項下者。

麥爾俞達言次再向培斯蠻擊佛斯一睨視第見其色已白如死人。

時培斯蠻擊佛斯竭力作無事狀曰此惡徒必以臣告發其善用邪術故啣恨甚深乃構造虛詞攀誣陷害。

麥爾俞達續言曰黠哉此妖未肯罄語臣又欲以烈火燒其足踵乃曰培斯蠻擊佛斯之所以欲佩此符者意實欲使俄王不能享健康之幸福而精力日以銳減也。

王銳利之目光幾欲刺培斯蠻擊佛斯欲破之膽培不得已又自辨曰此等蜚語陛下當詳察之夫彼之妖術實由臣告發於王前豈有臣反與之暱比爲一黨者耶。

王曰眞僞固易辨耳汝其解汝衣使吾曹一觀汝項下之所懸者爲何物培斯蠻擊佛斯顛聲吃吃對曰臣所佩者惟十字架及一小小記念物而已。

王曰毋多言速解汝衣。

於是培斯蠻擊佛斯栗栗然手解開其衣之第一鈕曰觀哉此十字架也言時以一細練所繫之十字架授諸王然王所注意者則不在於此十字架而在其項內所圍。

之絲繩。遂曰：汝項下尙有他物在。

於是王手解其第二紐。出一絲繩。繩之端繫小囊。一遂悄然問曰：此何物耶？

培斯蠻拏佛斯尙竭力掩飾曰：此乃……此乃吾母之所留遺。以爲紀念者。

王以囊授格來士尼曰：既爲紀念物。容吾曹一檢視之。

格來士尼出刀立剖此囊。以囊中物傾諸案。則有各種草根。並蛙骨在焉。羣臣圍觀之。共相駭異。而寺院長則手作十字。以示祛邪。王悄然問曰：此何物耶？此乃汝母所留遺之紀念物耶？王此時聲不若前之沈靜。覺銳厲不可狀。

培斯蠻拏佛斯長跽於地。發其驚駭恐懼之聲曰：幸陛下赦宥汝可憐之奴僕。某始見王寵眷之心。不如昔日。故求計於磨主人。乞得此斗笠區草。彼主人言：常佩此草。則可得陛下歡。必無或爽。此實賤臣邀寵之本意。若謂欲圖不利於陛下。則遭不白冤矣。

王見培斯蠻拏佛斯惶懼情形。不禁形猶毒之得意色。責問之曰：然則此蛙骨何意？

耶。

培斯蠻拏佛斯曰。臣實未知有蛙骨。在上帝在天。實未知有蛙骨在。

王遂顧謂麥爾俞達曰。汝初嘗告吾。謂翻度兒往訪妖人。據妖人所供。乃欲以符術損害吾體。然耶。麥爾俞達對曰。信然。信然。

王仍作游戲嘲笑狀。續言曰。翻度兒。吾觀此事。有不得不令汝與磨主人對質者。彼磨主人已受重刑。則汝亦難以獨免。否則使國人聞之。將謂吾有意袒護。烏帕列基尼恰矣。

培斯蠻拏佛斯踣王足前。以手持王袍角。悲呼曰。吾主乎。吾父乎。乞道微命。臣平日極忠誠事陛下。一意遵陛下意旨。舉一切憐憫他人之惻隱心。皆拋擲於無何有。願陛下稍一回念及之。斯時其驚號聲。與哀詞聲相連續。其爲狀甚殼棘可憐憫。然王則回首不顧。

培斯蠻拏佛斯見事已絕。遂又顧其父泣曰。願吾父代爲乞恩。而宥吾一命。吾願永

爲王嘲笑狎弄之人並願降吾本級卸吾戎服以示不廁於烏帕列基尼。恰無論如何卑賤事吾均不敢辭。惟求不殺。

然其父哀勒克才斯之爲人無家族感情。雖父子若路人。況今日事若稍露愛子之情。則必觸王之怒而已。亦不免於禍。乃引卻其子斥之曰。去哉惡物。凡不忠於陛下而致陛下不歡。非吾子也。汝惟有往獄室之一途耳。

培斯蠻拏佛斯遂以膝行至道院長之前。悲呼曰。神父。願神父爲吾乞恩於王。神父直立不動。二目下垂。惟手足稍稍震搖而已。

王乃冷然曰。汝速去。毋溷此聖人待時。至日彼自能爲汝禱於上帝。以安汝魂魄。培斯蠻拏佛斯張目四顧。欲求緩頰。然衆人面目皆漠然。無矜憐。乃自知萬不能免於刑戮。願遲速均之一死。不若及今放膽直言。以一吐憤懣。遂一躍起身。挺立以兩手置膝前。向王乾笑。作鄙夷不屑狀。又昂其首。以整理其鬢曲之長髮。大聲曰。奉陛下命。將就刑。將被戮矣。自今以後。將不復與王相見。然陛下平日待吾至高厚。幸許

一。言。臣。罪。狀。已。爲。王。深。知。然。罪。不。過。犯。陛。下。一。人。耳。臣。上。斷。頭。臺。之。日。必。將。王。平。日。恩。遇。及。恩。遇。不。終。忍。於。殺。戮。其。最。忠。誠。之。臣。僕。緣。由。宣。告。於。衆。言。至。此。又。願。謂。院。長。曰。神。父。某。將。就。死。幸。神。父。許。吾。於。未。死。前。得。奉。行。懺。悔。之。禮。將。平。日。罪。狀。盡。情。自。白。於。上。帝。之。前。

烏。帕。列。基。尼。恰。等。至。此。已。不。欲。容。其。復。言。卽。哀。勒。克。才。斯。亦。知。其。子。發。狂。將。累。及。於。己。遂。不。容。其。畢。詞。力。曳。之。出。麥。爾。俞。達。急。捆。縛。之。載。馬。上。向。獄。中。去。

王。謂。道。院。長。曰。汝。可。知。吾。之。前。後。左。右。皆。爲。何。等。人。非。顯。爲。吾。仇。卽。隱。與。吾。敵。願。神。父。爲。禱。於。慈。悲。之。上。帝。前。俾。吾。可。憐。之。罪。人。得。終。不。見。棄。於。上。帝。吾。力。薄。才。微。奉。上。帝。命。以。君。臨。俄。國。乃。奸。宄。充。斥。欲。危。吾。命。覆。吾。國。者。比。比。而。是。並。願。神。父。爲。吾。虔。禱。俾。吾。得。早。日。殲。滅。此。曹。

王。言。已。離。座。起。立。作。十。字。於。聖。像。前。遂。趨。至。院。長。前。以。受。臨。別。之。祝。辭。全。院。僧。侶。咸。送。王。至。大。門。外。六。飛。旣。遠。蹕。路。無。塵。衆。僧。猶。以。目。刮。地。良。久。不。敢。舉。首。也。

第三十四章

當培斯蠻擊佛斯在修道院被逮之晨。有二欽使往召毛爾自武。以是日王設盛宴。召之赴飲。云蓋是時毛爾自武奉王命。尙淹留村中。未敢擅去。及抵宮中。則謙禮已具。烏帕列基尼恰咸會萃堂中。王所邀外賓。惟毛爾自武一人而已。是知王乃欲獨示恩寵於此老人也。未幾王率其近臣。入向衆鞠躬。乃升坐。衆咸就位。而於鮑列斯下。尙虛一席。

王和顏色。手指此位。示毛爾自武曰。貴人特羅徐那乎。屈汝就此位。毛爾自武頓失色。對曰。臣不敢自賤之心。與生俱永。至死不渝。臣老矣。惟知遵守官儀。不能復更成法。願陛下再以龐尼之刑。加諸臣身。驅臣出宮。不復與陛下相見。欲坐臣於鮑列斯之下。則期期不敢奉命。

衆聞言。各駭愕相顧。然王則似預知其有此說者。沉靜如故。旋謂鮑列斯曰。鮑列斯乎。二年前毛爾自武之答詞。與今日無異。吾身爲國君。不能命令其臣。而臣下反有

命。令。吾。之。責。然。則。吾。非。第。不。復。能。君。一。國。卽。欲。爲。寒。素。家。之。主。人。翁。亦。不。可。得。矣。吾。殆。將。棄。國。遠。行。以。飄。流。於。廣。漠。之。世。界。中。乎。若。曹。一。逐。吾。出。莫。斯。科。至。此。又。將。逐。吾。出。亞。烈。山。特。武。村。矣。

鮑列斯之意則頗欲全毛爾自武。乃遜詞對曰。陛下於宴饗之時。凡諸坐位。固由陛下指定。非臣等所敢違命。然高年之人。大抵泥於古俗。故此老人。旣固執於前。復斷於後。亦其情性習尙使然。願陛下勿怒。臣敢萬死以請。許臣位。毛爾自武之下。蓋旣得領宴。王前無論坐位之高下。皆與有榮幸者。

鮑列斯言已。遂欲起立。以讓毛爾自武。然王則目止之。悄然言曰。此貴人誠老矣。王發語時。聲色極冷峭。在席諸人。雖不能揣測其將何以處此。老人然逆知。必有非常之事。遂各屏息以聽。其後命王曰。此貴人誠老矣。然猶有童心。在故極好滑稽。而吾之性亦至好滑稽。設非虔禱上帝。與夫措置國事之時。頗願有人以諧笑娛吾。左右惜哉。自吾所蓄之善。諛諧者。奴哥德旣死以後。竟無復有長於優伶之技者。茲吾觀

此老人毛爾自武實具有此長可謂無獨有偶矣吾向嘗允許謂將被以恩榮今日當特簡之爲吾所蓄俳優之領袖左右其速以奴哥德服式爲此老貴人服之

毛爾自武聞言肢體戰搖若受電擊色白若羸案之巾周身血輪直衝於心其神色可畏雖俄王面目無此駭人然心猶疑王言未必若是之甚或爲己所誤聞否則王果何事而必欲盡辱國家舊日之勳臣至於此極以是兀立不動目視義文有猶豫狀意欲待王再言然王竟默默惟示意於近臣萬錫利格來士尼於是格來士尼離坐起手一雜色之短衣褂外綴以金類之燦爛物及纍纍然小鈴授毛爾自武曰汝其服之陛下以此榮寵汝此服乃死優奴哥德所遺留者

毛爾自武手麾格來士尼大呼曰去哉汝微賤敢辱吾貴族汝之祖若宗雖爲吾祖宗之奴隸猶榮幸甚言已慷慨謂王曰王令左右斬臣之首可也臣頭可斷身不可辱陛下之命刻虐已甚願亟收回

王顧謂烏帕列基尼恰曰吾向者謂特羅徐那極好滑稽此言豈虛妄耶彼今云云

汝曹其聞之。然則吾今者并贈以一短衣之權利而無之矣。

毛爾自武纘陳曰。臣敢持上帝之名。以瀆陛下。願王速收成命。臣待罪於朝久。先王不以臣爲不肖。禮意至隆。臣所以事先王及陛下者。效命疆場。身被創痍者。不知其幾何次。皆萬死而獲一生者。臣惟竭忠宣力。雖性命不敢自私。誠欲答眷顧之恩。而永保一己之榮譽也。臣今者髮已斑白矣。陛下竟欲令左右辱臣至此。以削臣榮譽。是則王有意欲凌籍先王之耆舊。固不如令執吾上斷頭臺。或處以至慘極酷之刑。之爲愈也。臣身膏斧鉞。矢不縋眉。區區視死如歸之心。猶疇昔爲陛下效命疆場之日耳。

毛爾自武侃侃而談。衆人咸屏息以聽。頗爲其言所感動。王急厲聲止之曰。足矣。汝口才無礙。喋喋如此。益足證汝爲完全無缺。盡善盡美之詼諧家也。左右其速以彩衣被之。

夫使此時毛爾自武肯俯伏王前。卑其詞色。固求免辱。則俄王之意。或者能得是已。

足不復實行。然此老人則嚴正堅毅之氣，仍不稍減。致王忿惡益甚。瞬息間，烏帕列基尼恰已手裂其袍，而以雜色懸鈴之服被諸其體。

毛爾自武默不發一詞，悉聽若曹播弄。格來士尼曰：尚有一冠，吾曹忘之矣。於是又以一弄臣所戴之冠冠其首。既畢，格來士尼乃稍稍退後而言曰：特羅徐那恩掘立區乎汝。今日榮膺新任，吾等敢不祇賀。昔者奴哥德嘗有以娛吾等，汝今者將何以爲酬耶？

毛爾自武聞言，舉首四顧，發其堅毅之聲曰：甚善。此陛下所以待老臣之榜樣。予敬受之。夫貴族毛爾自武之坐位，斷不肯自屈於鮑列斯之下。然今者既爲王弄臣，則雖與格來安徐及培斯蠻拏佛斯等同處，亦坦然無害。汝曹試觀吾新進之優人，至王前任意諛諧以娛大衆。

毛爾自武麾手前進，烏帕列基尼恰讓路使行。其衣冠上並綴小鈴，步輒錚然作響。至王案前，就坐適與王對，以肘加案，目視王，問曰：某將以何道娛汝？王於舊時諛諧

之語。游戲之劇。皆已耳熟。能詳倦於再聽矣。然則欲取悅於王。誠非易易。自王御極以來。尙有何等優戲。爲王所未經聽觀者耶。當王在童穉日。則欲馳馬通衢。以馬足踐人洞穿其臟腑。此王之所樂觀者。一當出獵日。命左右擲希斯格親王於地。俾羣犬聚啖之。此王之所樂觀者。二培斯高夫名地之民來乞恩於王。而王令人以至沸之桐油澆洗其面。此王之所樂觀者。三

是時烏帕列基尼恰欲起擊毛爾自武。然王則揮手止之。

毛爾自武續言曰。然凡此皆童穉之游戲。而王不久遂厭倦矣。於是強迫故舊及貴族等。使爲僧侶。而盡奪其妻女。以自奉。此王所樂觀者。四。然此事不久。又心厭矣。於是在羣臣中。務擇其賢能素著。爲國盡忠勤者。朝殺一人。暮戮一人。使流血相繼者。此王所樂觀者。五。然而又數見不鮮矣。於是殘殺百姓。誅戮貴族之手段。一變而爲狎侮基督之行。於衆人中。擇其最不堪者。被以僧侶之服。而王亦皈依於禮堂。糜人血肉之事。甫脫於手。而鳴鐘。啐經之聲。旋盈於耳矣。以此自娛。可謂世界所創見。王

心。尙。有。所。不。足。耶。某。又。將。何。術。以。娛。左。右。所。可。慮。者。王。與。烏。帕。列。基。尼。恰。方。高。唱。神。歌。服。婦。人。服。暢。舞。暢。飛。之。際。或。掬。人。無。辜。之。血。以。飽。傾。渴。吻。之。時。而。波。蘭。王。徐。極。蒙。得。將。攻。王。於。西。日。耳。曼。人。將。攻。王。於。北。韃。靼。之。可。汗。將。攻。王。於。東。彼。游。牧。異。教。之。人。民。將。長。驅。入。莫。斯。科。而。莫。有。爲。王。捍。衛。者。昔。日。韃。靼。管。轄。俄。羅。斯。之。威。權。將。復。見。於。今。日。王。雖。爲。俄。羅。斯。全。國。之。君。主。乎。然。亦。不。得。不。匍。匐。於。可。汗。馬。前。佻。佻。然。敬。執。臣。禮。而。以。口。吮。啜。其。足。邊。之。踏。鐙。矣。

毛爾自武出言之快疾若河流直決莫有能堵止之者至此乃默然無語

王傾耳而聽不遺一字其色陰慘而灰白目爍爍若患熱病唇緊闔而吻角則沫微溢烏帕列基尼恰咸惴惴然若欲避俄王之瞥觀雖麥爾俞達亦不禁露恐懼之容也。

斗然間格來士尼拔劍至俄王前以鋒指毛爾自武言曰幸王許臣以三尺劍斷此老狗之喉

王發其杳渺之聲而低呵曰斬之奚事待此老貴人續畢其說可耳

毛爾自武昂然目視王問曰然則大王豈尙欲某有以娛汝耶果爾則某當再有以鑿王之願王於勳戚故舊中所未取其死命而歸然獨存者尙有一人是人也不知王意恐遭上帝怒未殺之耶抑以爲若而人者無足報復而以不屑殺戮者示辱耶此人受龐尼之刑故絕迹於左右以爲王幸能遺忘之矣然王於可以侮戮老臣者必不肯漠然置於是遣彼惡物維叶徐末斯喀焚其屋廬刼其妻室迨此老人赴愬於王則絕不爲伸理而令與維叶徐末斯喀相決鬪王眞善爲戲謔者矣在王意以爲維叶徐末斯喀年壯力猛必能手戮此老人詎知上帝一秉大公此老人遂免於死言至此身兀兀然冠上之鈴瑣碎應響又曰此老人旣免於死王遂欲以耳所未聞之辱辱之於是此先代遺臣老貴人毛爾自武乃身服斑爛之衣而與所蓄最卑賤之優人爲伍矣

毛爾自武言時氣象凜然令人生怖其所服斑爛之衣本以博人笑至此不啻莊嚴

之武服。其目炯炯如電光。然發射於其濃厚之眉睫下。其修且白之鬚髯。飄展胸前。益颯爽有英氣。其曾經百戰所得之榮譽。創瘢雖爲此斑衣所掩。然其歷著勳勞。尊貴絕人之概。雖在俄王亦不覺自慚形穢也。

毛爾自武復高舉其聲。續言曰。王所蓄之新俳優。立於王前。請再聆其末次之詆論。自王有生以來。俄羅斯之民。惴惴然以朝不保暮。是懼身受酷虐。口不敢言。惟有側目以視。重足而立。雖然。他日王脫有不諱流傳於百世下者。惟暴虐之名。慘酷之行。爲後人所傳述。所恐懼。所憎惡而已。斯時也。上帝裁判之期已至。凡受王荼毒而至死者。數且以千萬計。咸悲呼號哭於上帝之前。欲得仇人而甘心焉。而吾老人毛爾自武亦必於是日。身衣此俳優之服。責汝以復還吾已奪之榮名。王今日雖有草菅民命。助汝爲虐之惡奴。狼狽而擁衛乎。然及此大審判之日。則此輩已同歸於盡。自保之不暇。更何術以救王。而上帝明聖。將聽吾毛爾自武之言。投王於火獄中。受惡魔永酷虐矣。

毛爾自武至此。遂不復言。惟以鄙夷不屑之容。一視俄王。並一視諸寵倖。卽回身向外。徐徐而行。時列席分行。毛爾自武昂然緩步。其間目若無見。迨人已去遠。鈴聲隱約。不可復聞。而後烏帕列基尼恰等始恍然若夢醒。

麥爾俞達一躍起。至王前請曰。陛下之意。將此老奴立正典刑耶。抑下諸獄而後再行處治耶。

王喘息曰。下獄耳。下獄耳。汝當慎守之。不得私加刑法。倘有不測。吾當斷汝首。

是夕王與麥爾俞達在寢室中。商榷良久。蓋是時柯來區維氏尙禁獄中。以不勝刑痛。自承謀逆。而麥爾俞達又以嚴刑治柯來區維氏之諸僕。令證實其主。並逼之攀陷他人。於是無辜被逮。延頸待決者。獄中凡三百許人矣。

然王亦恐殘酷之行。爲敵國所譏。故遲遲不發。擬待波蘭使臣既去。莫斯科然後喋血市。曹以示威。百姓於是密定一大戮之期。其培斯蠻拏佛斯及維叶徐末斯喀二人。亦擬於是日處決。磨主人則科以活焚之罪。爲左道害人者。傲而老盜高凶。敢僞

作盲人入王寢室。則當以種種新創之刑。致之於死。其老人毛爾自武。則擬與高凶同處治焉。

王與麥爾俞達議。大戮事。至晨雞二唱。始各就寢。

第三十五章

大戮期近。波蘭之大臣已告辭去。前一日。俄民之行經莫斯科法場者。觀種種預備。不禁毛戴。如入鬼國。場上列樹絞人架。每二絞架間則介一斬首臺。臺之上斧砧咸具。稍遠設巨釜。釜懸一十字形之橫木。下近絞架。鐵樁矗立。上懸黑索。四周則雜堆柴薪。引火物。旁側不知名之刑具。纍纍散置。觀者方驚怖。不自勝。不復能猜度。此新刑具之爲何用。逡巡散去。瞬息間。不特場上無聚觀者。卽鄰近衢路亦闕。無人居。民多嚴扃其戶。肆塵亦然。其氣象殊極荒寥。怖惡有時。聞斧聲丁丁。及監工之烏帕列基尼。恰呼喝叱罵。比暮則並此聲息。無之。惟陰冷之月。照克倫末林。卽俄王所居處屋頂。及此殺人場上。呈不可形容之慘象。屋皆洞黑。無燃燈火者。民就枕不能成寐。恐兒

使勿啼有擱淚默誦禱文者。

俄而天已辨色。聞亂鴉啞啞而啼。並雜以他惡鳥。若預知此日。可飽啖血肉。相率偕來者。陡然饒聲鼓聲。徐徐自遠而近。有烏帕列基尼恰連騎而來。每五人爲一隊。隊各並馬行。擊饒者行最先。王則盛服控大馬。王子義文騎於側。諸寵倖驂斬於後。以三人爲一隊。隊亦並行。又其後則爲赭衣就道之罪囚矣。數在三百以上。銀鑕被體。且屢受酷楚。不復能行。而烏帕列基尼恰則鞭笞驅之走。仆而復起者屢矣。

衆既抵受刑處。諸烏帕列基尼恰於絞架四周。列一圓陣。王舉目四顧。不勝駭愕。蓋曠然無一來觀者。於是謂烏帕列基尼恰曰。汝曹其傳諭民衆。謂王特戮有罪者。以爲懲儆。至汝曹良民。方矜恤之不暇。勿庸畏懼也。

於是衆漸漸踵至。而近場廬舍中。亦有推窗觀者。然其面色皆慘淡如死。

俄王於是命烏帕列基尼恰押衆囚前。此諸囚乃罪狀較輕者。於是大聲宣言曰。汝曹與彼謀叛之徒。隱有交涉。例合同科。然予哀矜之心。不能自己。故汝曹雖欲不利。

於予。予猶委曲保全汝曹生命。其悔過早自洗濯。並爲予禱於上帝之前。言已。卽以手示意羣下。於是烏帕列基尼恰將赦免之囚。別置一所。

王續言曰。予今日不得已行此大戮。汝衆民試觀之。予所嚴懲者。乃居心險惡。欲以吾俄國奉敵人。予不知揮幾次。傷心之淚。而後定。若曹爲死罪。蓋予奉上帝命爲萬民保護人。並爲萬民裁判官。故予雖於所親愛。苟罪不容恕。則亦不得枉法。以免其刑。昔者亞巴拉罕之子。得罪以骨肉之愛。而遽手刃之。今予不得已而施刑於親愛之臣。亦猶亞巴拉罕之命意也。

於是慮囚時。首毛爾白武。初王盛怒之下。必欲處以種種之極刑。至是忽易初心。僅止駢首。是否其惻隱之心。偶然觸發。抑素知莫斯科之民。平日深愛此老人。故從輕以順民意耶。要惟王自知而已。是時有僧人一。立臺側。手羊皮紙一捲。舒讀之。以極高之聲。宣其罪狀曰。聽哉。汝昔日乃貴族特羅徐那也。汝欲擾亂國家。與韃靼之可汗。波蘭王徐極蒙得。隱相結納。輒敢於俄羅斯君主前。出非法無禮之言。罪狀萬端。

卽處汝種種至酷之刑。亦不爲過。然王俯念疇昔。不使汝受無量痛苦。亦不沒汝之產。僅判汝以斬首。汝尙知感哉。

此時毛爾自武已登斷頭臺。上手作十字。以禱上帝。發其甯靜之聲。曰。區區之心。可對上帝。亦可對俄王。吾身雖死。吾靈魂必爲上帝所歡迎矣。特今日臨命。尙有一言。乞王。吾身死後。請析產爲三一。捐入本國教堂。一充慈善事業之用。一散賜於吾僕。役及平昔依恃之人。凡吾廝養。均遣散之。任自生活。至於吾婦。則固當宥諒之。聽其自擇。再醮焉可也。

毛爾自武言已。復手作十字。於是踞臺上。以首置砧。第聞鈍而且重之一聲。則此老人。特羅徐那恩。掘立區之首。已墮斷頭臺下矣。觀者惟有屏氣微吁。忍淚不落而已。於是烏帕列基尼恰。率親王維叶徐末斯喀。掌酒官翻度兒。培斯蠻。拏佛斯及翻度兒之父哀克勒才斯三人。出哀克勒才斯。乃由其子不勝刑痛而攀及者。民見此三人。咸大詫愕。威燄逼人。如此輩者。固亦有此一日耶。

王指此三人謂衆曰。試觀汝曹之仇敵。與予躬之仇敵。此三人者。不守當日誓言。反藉予名以虐待吾人民。夫予所以設此曹者。本欲保衛閭閻。得享幸福。詎知其滅絕天理。欺罔予躬。肆其劫奪兇戕之長技。是則罪盈惡積。今日就戮。正法不容逃。

維叶徐末斯喀。及培斯蠻拏佛斯父子所定之罪。均先受酷刑而後處死。當行刑吏既執培斯蠻拏佛斯置諸臺上。時翻度兒大聲謂衆曰。吾及今未死。當先將吾罪狀宣白一過。願衆諦聽……

麥爾俞達時立。其後知其所欲宣白者。必與當日在修道院中所欲供認之言無異。遂不待其語。竟拔劍一擊。已斷其頭。而貌若婦人行。同姬妾者。頸間已驟涌胭脂之血矣。然反得免於臨死時種種慘刑。亦爲大幸。其父哀勒克才斯及維叶徐末斯喀。則反無從徼此幸福焉。

是二人者。與老盜高凶。同至斷頭臺上。有種種奇異之刑具在。而彼磨屋之老人。亦曳至鐵椿之側。以練結縛之。

維叶徐末斯喀在獄既備受酷刑疲憊殊甚行刑者掖之行然其容色則絕不露恐懼意亦無悔艾狀及瞥覩磨主人遂頓憶其末次相見時觀桶中水嘗作種種可怖之語又回憶當時月夜觀輪下水色茫無所見而水忽化赤又彷彿見有巨齒之鋸及巨鐵之鈎盤旋往復於水中

時磨主人神色非惟不見有維叶徐末斯喀亦且不知此時之擾擾者爲何事然惟口中喃喃自語而身之四周薪柴雜置火勢熊熊彼突作一躍鐵練錚然有聲

惟聞其大呼曰希喀喇烈喀喇羣鴉列隊而來享盛宴矣磨輪轉旋矣高者降而爲低矣希格達希格達速從磨屋中挈風來以吹散仇敵高拉高拉速撤薪速滅火磨主人大呼時一若冥冥中果有奉命行者惟覺狂風驟來直撲火面詎知火未吹熄而烈焰愈高於是觀者遂不復覩其人矣

猛在濃煙中又聞大呼曰希格達高拉高拉俄寂寂不聞聲息惟乾柴爆裂聲畢畢作響而已

老盜高凶之形。較之平昔無甚差異。雖久羈牢獄。備受楚毒。而骨格堅強如故。惟神情較爲和平。目中兇悍之氣亦消歸無有。其於今日之刑戮。則不以爲憂。反以爲喜。蓋其意以爲前此種種罪愆。經此懲創。則可以盡贖矣。於是宣讀罪由之僧侶。具言高凶刼殺平民。詐入王宮情事。高凶登臺手作十字畢。遂向衆鞠躬曰。恕吾罪。恕吾盜殺人之罪。今日之刑。吾所應得。吾惟求汝曹垂宥耳。言畢。回身向行刑者。自以手入索。曰。請公等急縛。遂不復啟口。於是宣罪之僧侶。又將餘囚罪狀朗誦一過。而行刑者乃一一掣曳之。有上絞架者。有入火窟者。亦有受他種毒刑者。

觀者咸高聲禱告曰。噫。天主。願吾主矜憐此輩。願賜之速死。俾免於慘痛。此禱告語。衆喙一聲。幾欲震耳。間有呼受刑之人謂之曰。願汝曹速上天國。旣登天國後。勿忘吾曹。

烏帕列基尼恰見人聲喧囂。欲禁遏之。乃大呼曰。勿聲。此受刑者皆俄王之仇敵也。

正紛紜時。各旋其趾。萬目注視。一所既皆。高呼曰。聖人來矣。聖人來矣。

當刑場之彼一端。有一人迤邐至。是卽警告尼克泰。勿往毛爾自武家者。當行近時。衆人咸箝口不語。卽行刑者亦鶴立瞪目。此人直趨王前。呼曰。義文希喀。義文希喀。汝忘我矣。

俄王欲回騎行。此人卽捉其轡曰。請汝注目。汝何爲不發令。以并殺予耶。予何事不能。廁此受刑。諸人之列。汝獨何心。乃斬而不予戮耶。

王亟探囊中金錢。一握授之曰。願上帝與汝相共。汝亟離此。幸朝夕禱時。爲吾祈福。此人舉金錢。擲諸地。口自吹其手指曰。噫。此金錢。抑何炙手熱哉。汝何故以錢煨諸火窟。汝何故而以錢燂諸地獄中油釜耶。

王意殊不耐。重言曰。請汝速離此。此非汝所居地也。

此人曰。予所居地。合在此間耳。嗟彼無辜。被汝慘殺。是其可敬可慕。其以身殉教之志士何異。予深願與彼同歸於盡。以共享此榮名。汝何爲獨斬於予。而勿與耶。其速

令左右置予死地。

俄王勃然曰：速去速去。

此聖人手持轡，堅不欲釋。毅然答曰：予不願去，予不願失此以身殉教之好機會也。王目閃閃，怒不可遏。突從烏帕列基尼恰手中奪其刃，以恫嚇之曰：狂人不去者視此刃。

時圍觀者齊呼曰：勿觸犯王，可盡殺吾衆民，慎勿於此聖人有所觸犯。

此人屹然不動，惟自以胸口對王，微笑曰：請汝速下手，吾何處不及彼無辜之民而汝乃怯而勿殺彼無辜死者，魂歸天國矣。吾亦深願作天國之遊，汝何爲而格吾歸路，自愧墮於地獄，故乃妒吾升天，竟不肯以刃洞吾胸耶。汝國王掃羅乎？汝國王希洛德乎？

掃羅與希洛德皆古時之無道君

王持刃之手震搖不已，既而決計欲洞此人之胸。然圍觀者合聲呼譟，王乃退縮不敢動，旋欲力自奮發以示不可怵劫之威，卒之以衆怒洶洶，恐殺此聖人，必有暴動。

之舉。於是口角流沫。目光洞赤。無所洩忿。乃躍馬入諸囚羣中。以刃洞穿囚脅。擲刀於地。赤血淋漓。是時烏帕列基尼恰等已將此人。或推或挽。且勸且求。出圍而去。於是王仍命行刑者以次處決。時王顏色稍露紅輝。睛怒凸。幾出眶外。額筋墳起。欲爆裂。大張其鼻。尤令人望而生怖焉。

行刑畢。王歸。其袍襟濺血斑斑然。侍從之衣亦半殷赤。羣鴉竚待於屋頂者。至此悉振翼下。爭啄死人腹。銜腸臟而飛。或冒於高枝之上。

是日鮑列斯奉王命。送波蘭使臣返國。故行刑之際。未嘗與焉。

次日刑場既掃除訖。遺骸悉埋於克倫末林濠溝中。凡莫斯科度信宗教之民。往往建小禮堂於其所。爲此事記念。舊史氏有評語。此禮堂者曰。此地基礎以人骨積之。此屋塗墍以人血飾之。洵非讐言焉。夫俄王義文殘酷之行。雖事過情遷。歷年已久。後世過其地者。猶時聞此禮堂中有膜拜而誦禱文者。其言曰。遺骸斷骨。陰慘難消。義文暴政。垂鑒匪遙。民也何辜。遭此慘酷。上帝慈悲。安其靈魂。

第三十六章

自舉行大戮後。王心亦深知莫斯科全境人民。莫不以是震驚。乃欲行慈善寬厚之舉。以示百姓。使知其非專尙威猛者。於是傳旨盡闢諸獄。赦囚罪。悉使之歸。間有貧乏甚。雖出獄無以自存者。則給以貲。俾爲生計。夫於慘戮之後。忽繼以縱囚之事。其殘酷出於常度。而寬厚更非恆情。豈其暴厲恣睢之氣。已盡洩無餘耶。抑果暫示寬仁。藉以籠絡。實非其本意耶。是真不可思議已。王旣歸亞烈山特武村後。遂出所藏以大賚貧民。並命沿途之各禮堂。咸爲祈禱。

鮑列斯於此大戮之事。極不願與。已而果奉王命。有送波蘭使臣之役。歸獨坐一室。憂思甚深。蓋深歎王殘暴之性。真有出人意表者。已則身廁朝列。必如何而能旣得信任。又免助酷之名。輾轉深思。未獲兩全計。而侍者忽入白。謂親王尼克泰待於梯上。鮑列斯陡聞之。不禁大駭。蓋尼克泰爲應得死罪人。今方受龐尼之刑。設與之私相往還。恐已亦不免蹈咎。然則將拒之。弗見。或竟誘而致之。於王。噫。陰僞之謀。可羞。

孰甚。且因是而失衆望。亦殊不值。蓋鮑列斯視衆望爲最重。故不欲出此以自敗其名。旣而憶及王於大戮後。卽有大赦之命。或其幡然改悟。頓爲仁慈。則延接親王。當可無礙。況室內無窺見者。不妨加意殷勤。以示優渥。

及尼克泰入。鮑列斯卽與之握抱致詞曰。吾誠歡迎君。請就坐。君殆欲決計返村耶。雖然。路途勞頓。當稍進飲食。乃以別後事見告。命進膳飲已。曰。親王今日辱臨。知有人窺見否。

尼克泰曰。吾未之知。外人或許有窺見者。蓋鄙意本不欲自匿。故徑造君所。吾知君當不至執吾以付諸烏帕列基尼恰也。

鮑列斯蹙額未及答。尼又續言曰。汝知此來不獨吾一人所挈以偕來者。尙有盜黨百餘。自刺安仁至此。

鮑列斯大詫呼曰。何哉。尼克泰曰。吾令若曹待村口。蓋欲以性命付王。其憫而原之。或怒而殺之。一聽宸斷耳。

鮑列斯曰。吾於韃靼戰事。已有所聞。親王獲勝而歸。顯榮何似。特莫斯科城中。近日有一非常震動事。亦知之否。

尼克泰蹙然曰。已盡聞之矣。願上帝慈悲。恕吾陛下。雖然。君於此事。竟袖手旁觀。不發一言阻止。要未能爲君寬其責備也。

鮑列斯曰。吾二人意見大概相同。試思吾欲進言於王。將如何措語。吾言之而王掉頭弗顧。則吾亦無如之何。

尼克泰曰。王雖弗聽。終當直言諫止之。乃職務應爾也。得君如若。而猶不肯以直言進。則王將何從而聞讜論耶。

鮑列斯小語曰。然則親王之意。尙以王爲信羣下之讒言。至殺戮此多人耶。不知王處心積慮。凡素所欲殺者。雖無罪。不得活。諫復何益。聖經不云乎。帝王之意念。操諸上帝之手。蓋實有非人力所能爭者。卽如毛爾自武。未嘗不侃侃直言矣。而所遭乃若是。天威莫測。談笑雷霆。今者親王明知莫斯科有此駭聞之事。而毅然歸來面覲。

俄王聽其處置。是可。知。君。意。亦。已。置。死。生。於。度。外。矣。

尼克泰聞毛爾自武名。不禁浩然長歎。蓋其得罪。雖由此老人之故。然其敬愛之心。則未嘗以是稍減也。既而曰。死生有命。不可強逃。況吾實久具厭世之心。絕無窒礙。試思。生。當。今。日。尙。希。殘。喘。苟。延。亦。殊。覺。味。同。嚼。蠟。耳。

鮑列斯曰。親王之心。雖生死置之度外。然以吾觀之。則上天之所以呵護者。實有加無已。昔日之免於刑戮。固出諸意料之中。今者設早一星期而歸。則未必不同與此難。然王當大戮之後。其威猛之氣。當可稍平。然則親王一綫生機。卽在於此。惟願慎記芻言。求見之心。勿過急迫。待吾進言之後。再入覲未遲。

尼克泰曰。蒙君關愛。敢不祇謝。然竊願君不必以吾死生爲慮。倘君能爲吾所率之衆謀之。則吾感激之私。較身受者爲尤至。蓋彼等特不幸而爲盜賊。今已卓立戰功。爲吾王建此榮名。當贖其前罪。

鮑列斯心殊駭愕。蓋不解尼克泰之心。何以輕其不貲之軀。若鴻毛之末。遂問曰。親

王何厭世之深耶。大凡忿世輕生者。必有其非常憂憤之事。而後迫而出此。親王其殆有然耶。

尼克泰曰。君言良是。大凡人之生也。必有所爲而生。其死也。必有所爲而死。若予者。果何所爲而生耶。予當憤激之餘。直欲棄吾父母之邦。如柯勃斯基之遠奔他國。所以不欲爲者。以仇敵之國。當與國民共棄之大義所在。不容質質耳。

鮑列斯曰。信哉。親王之言。處今之世。惟有二道。可從。非舍棄母國。效柯勃斯基所爲。卽一意趨承求王恩寵。若公者。棄王則不忍。諂王則不爲。將俛俛何之耶。吾勸親王於二者之中。必居其一。

尼克泰憂傷之心。形於眉睫。悵然曰。設俄王而非吾國君者。則吾坦然知所自處。特是吾旣爲臣下。則正無殊魂游大海。一任所之。夫以臣抗君。乃上帝所深戒。然欲使吾逢君之惡。如烏帕列基尼恰者。則雖處吾以至慘極酷之刑戮。吾有所不爲。

鮑列斯曰。親王母失望。昔日吾嘗曰。事機一至。則彼等將自相殘殺。同歸於盡。今者

若曹中矯矯如親王維叶徐末斯喀及培斯蠻拏佛斯父子皆斷頭死矣。能靜以待時。則烏帕列基尼恰亦當消歸於無何有耳。

尼克泰曰。特吾爲目前計。將若何耶。

鮑列斯曰。爲目前計。亦易易耳。設俄王果赦公者。則儘可力請於王。再率勁旅以攻殲韃靼。

於是二人又續談數時。已薄暮。尼克泰始起辭。鮑列斯曰。吾意親王可止宿於此。王明晨必返。吾卽以親王之事。入宮報告。

尼克泰曰。是不能。蓋衆人方待吾歸。設無約束之人。或將出而與王人肇釁也。

鮑列斯曰。若是則未便相強。吾自當爲公相機進言。特吾未見之先。公勿驟往見。致遭不測。吾進言後。窺王無怒意者。當致語於公。

尼克泰將自大門出。鮑列斯亟止之。別導至一門。使避耳目。於是鮑列斯又與親王行握抱禮曰。上帝至仁。親王終能邀幸福也。

鮑列斯言已。卽返己室中。深幸尼克泰未從其留宿之請。

翌晨王返。儀從赫奕。神采飛揚。其意氣之盛。一若出師凱旋者。烏帕列基尼恰沿途作歡呼聲。喧喧不絕。甫至宮門。而老婦人烏奴勿黎扶那已植立階前。作申申之譽焉。

當王拾級登階時。烏奴勿黎扶那迎呵之曰。嗟哉。汝野獸地。雖厚尙能載汝。耶。汝屠夫乎。汝於途中尙敢身入禮拜堂。耶。嘻。上帝之雷電將殛汝。並殛助汝作暴虐者。然此老婦人言殊無效。蓋無雷無電。萬里無雲。日光燦爛。俄王宮殿五色相映。光耀無倫如故也。特王亦并不以此老保姆之呵辱爲意。徑行不顧。

此老婦人猶以杖擊地。恨恨曰。且止且止。雷電必擊汝宮殿。毀汝村落。汝稍待觀之。烏奴勿黎扶那言已。且行且視。若不勝嫉忿。而諸朝臣各俯首無詞。中懷惴惴。不勝恐懼也。

是日。鮑列斯入宮。見王勇於進膳。意極歡暢。遂從入寢室中。蓋剛度擊武。素許出入。

宮寢。王召見時。於寢室爲多。以造膝密陳。不得不遠人耳目。王旣入就榻。鮑列斯卒然曰。彼罪人已出現矣。陛下聞之否。

王欠伸問曰。罪人爲誰。

鮑列斯曰。尼克泰西叶勃楊乃。卽擊傷維叶徐末斯喀而下獄之人也。

俄王義文曰。噯。捕獲之者誰耶。

鮑列斯曰。彼自願來歸。非由捕獲。且從來者甚衆。皆先爲羣盜。後乃敗韃靼於刺安仁。而歸其節制者。若曹皆來聽命於陛下也。

王曰。噫。吾憶之矣。汝嘗見尼克泰否。

鮑列斯曰。吾嘗見之。蓋彼一抵此。卽造臣室。彼未知陛下外出。故乞臣轉達於王。初

擬卽執縛之。以下於獄。旣念恐格利古來羅克揚諾佛卽達爾將以臣爲攙越其職

務。故中止。要之尼克泰無論若何。終不至於逃逸。蓋其來歸。乃出於自願。非由強迫者耳。

鮑列斯陳述時。辭氣極質直。且毫不露顧恤尼克泰之意。俄王義文再一次伸默然無語。鮑列斯細察其神色。絕無怒意。蓋王雖殘暴好殺。戮又最喜。人稱揚其公平。慈善。故所欲殺戮者。必先將其人之罪狀文致而周納之。於是號於人曰。吾之殺人。以其人實犯可殺罪耳。犯而不殺。卽失公平。吾豈好殺。吾不得已耳。是以尼克泰今日之自願來歸。王頗心喜。蓋其意以爲如尼克泰者。乃真能信吾之慈善者也。鮑列斯靜俟少時。遂決計欲探得一言。以窺知其意見之所在。於是問曰。陛下究欲作如何處置。或容臣往召格利古來羅克揚諾佛入見。以爲何如。然而王則實因大戮後。其殺人嗜好已頗鑿足。故不欲復召麥爾俞達。於是目視剛度。擊武言曰。然則汝意。豈以吾爲除殺人外。更無他法耶。彼羣盜中孰當赦待。吾見後處置可耳。汝令其待命宮庭。吾少憩後。卽當躬鞠。於是鮑列斯向王鞠躬而出。尼克泰等之吉凶生死。須觀王寤後之神色。若何而後可決。

第三十七章

鮑列斯傳諭後。尼克泰率其從來者。待命王庭。羣盜當戰事後。服多碎裂。或首失其冠。或徒跣無履。且體多受創。裂帛雜裹。重以貌皆粗陋。甚離披不足觀。顧皆列隊。屏息無聲。以待裁判。而尼克泰則肅立若有所思。侍臣等皆聚立注目視。尼則并未措意。亦未嘗與羣盜交一言。如是者約二小時。其時俄王之老保姆烏奴勿黎扶那。亦扶筇而立。舉其索索。無生氣之兩目。木視羣盜。蓋其意恐王又有非常殘暴之舉。欲盡置此衆人於死。故竚待此間。以阻止之。王少寐。卽起。潛於小窗內外。窺見從尼克泰來者。肅然待命情形。極爲欣喜。於是突率近臣三四輩出。屹立于階石之最上層。衆一見。皆俯伏泥首。王默然者有頃。旣而曰。吾歡迎汝曹。遂又顧尼克泰曰。今日之事。汝可謂爲吾增輝。特當日越獄逃者。汝耶。抑非汝耶。

尼克泰鎮定不驚。極誠對曰。臣之逃獄。非由自願。實爲彼羣盜所強劫。以去。自是而後。彼等亦悔罪欲圖自贖。能奮發其忠勇。萬死不顧。以擊攻韃靼。臣亦執戈從事。邀

王之福。殺敵無算。今日臣率以歸誠闕下。生死惟陛下命之。

王於是顧謂羣盜曰。由是言之。則汝曹以急拯親王命。縱火以焚村落。然耶。特汝曹果何由而與此親王相識。

衆對曰。親王嘗於美特富提加村中。救免吾烏都門被縊之厄。故援之出獄者。卽吾烏都門也。

王微笑。視尼克泰曰。美特富提加村乎。是必汝鞭笞康堯克之一役矣。吾不嘗以此役爲汝犯而赦宥汝耶。後汝與毛爾自武復共擊吾之從人。在法再犯不可赦。故下汝於獄。然耶。汝於此事將何以答吾。

尼克泰方欲置對。而老保姆烏奴勿黎扶那轉身向王。忿呼曰。汝。數。彼。之。罪。足。矣。彼。爲。汝。擊。退。韃。鞨。人。汝。不。錄。其。功。而。反。喋。喋。以。數。其。已。往。汝。豈。於。莫。斯。科。大。戮。之。事。猶。尙。未。饜。耶。汝。真。豺。虎。哉。

俄王聲色俱厲。斥之曰。汝老婦勿多言。吾職務所在。豈容汝干涉。

王言雖若此。然雅不欲過於激怒其保母。故遂捨尼克泰。顧謂長跪之羣盜曰。汝曹之烏都門何在。其速來前。

尼克泰代對曰。若曹之烏都門。實未偕來。蓋彼於戰勝韃靼人之後。卽舍衆他去。臣嘗命之偕。而彼弗願。

王曰。叱嗟。彼弗願耶。吾深疑此烏都門。卽與彼老盜同入吾寢室之盲丐也。汝衆聽者。吾命汝曹速往覓烏都門。曳之來此。

老保母僂言曰。設使彼等而遵汝命以行。則地獄之惡魔。必部署函牛之鼎。煎百沸之油。以待汝入。

然王則佯爲不聞。仍向羣盜續言曰。汝曹旣肯輸誠來歸。吾卽赦汝已往之罪。左右亟取蜜水五桶以犒。王言已。顧謂老保母曰。汝老蠢婦。今若何耶。吾判詞汝愜意否。然烏奴勿黎扶那。則聞而弗答。惟口喃喃。不知作何等語。

羣盜大呼曰。陛下萬歲。某等願永矢忠誠以事王。並願效死以報恩賜。

王又續言曰。並人賜新衣一襲。且略給以資。吾當命之爲烏帕列基尼恰也。汝衆其願爲吾烏帕列基尼恰否。

羣盜中間有默然不答者。然大半則齊聲呼曰。吾曹願事陛下。陛下欲擢某等充何役。則充何役可耳。

王容色歡暢。顧謂尼克泰曰。汝意見若何。汝以爲彼等能受訓練否。

尼克泰曰。臣意以爲彼等必能受訓練也。然以臣愚見。欲求陛下勿令彼等爲烏帕列基尼恰。則尤善。

王意以尼克泰乃重視烏帕列基尼恰。而以羣盜爲不足與於此數也。遂揚揚然曰。予於有罪者不赦。則已。旣赦。則吾一例厚視之。豈肯尙存鄙薄之心。斬吾榮顯之職。役而弗與耶。

尼克泰遽答曰。王如天之仁。使此曹得列左右。然以臣視之。此烏帕列基尼恰之職。似未足爲榮顯也。

王聞言。駭愕殊甚。尼克泰續言曰。今此羣盜。已去惡從善。況建有功績。設非彼等。則刺安仁。已入於韃靼人之掌握矣。

義文發其銳利之目光。視尼克泰曰。汝試言之。彼等何以不能爲烏帕列基尼。恰而烏帕列基尼。恰。又何以不足爲榮顯耶。

尼克泰曰。是無他。彼等昔雖嘗爲盜賊。多爲不善。然較之暴亂無狀之烏帕列基尼。恰。猶賢乎已。

尼克泰答辭勇敢若此。意王聞之。必大怒不可遏。當如烈彈之爆發矣。抑知王素稔尼克泰。敢於直言。已非一次。或其言果有所見。非鹵莽觸迂者比。然欲一言自爲轉圜。亦殊不易。正躊躇間。忽見羣盜中有一衣履整潔之老人。竊曳尼克泰衣裾。若欲警止之。而尼則弗之顧。於是此老人乃驟退。王瞥見。卽指問曰。彼何人。言次。此老人已潛匿衆中矣。

王命左右曰。彼匿身之老人。汝曹其曳之出。於是有烏帕列基尼。恰數人。立捧此老

人至。

王面有疑色。詰之曰：汝何人。胡至此。尼克泰捷應曰：此臣老僕密恰區也。彼久未見吾……

密恰區驚且喜。囁嚅截其主人之詞曰：信然。親王性好直言。從未嘗作僞語。況在王前。僕誠夙役於親王者。自親王被拘後。未獲見一面。今日願乞垂許。一審其顏色。以遂區區倦主之私。王仍目視密恰區。作猶豫色。旋問曰：汝曳汝主人裾。欲向作何語。汝又何故退匿羣中。

密恰區對曰：某畏……某畏烏帕列基尼恰耳。王當亦知彼等爲何如人。密恰區言至此。突然而止。

王徐問曰：彼等爲何如人耶。老人。汝母懼。汝其據實以告。

密恰區仰視俄王面。見色甚平和。遂鼓其勇氣對曰：如彼等者。實從來所未見。某死罪。以爲彼等實最不堪之惡徒耳。

王目視密恰區大異之。蓋深詫其敢言之膽量。實足與乃主相頡頏。

時烏奴勿黎扶那側目問王曰。汝何故而目視此老人。作兇悍之勢。汝豈欲吞啖之。以果腹耶。此老人言誠的誠。當此等惡徒吾國實未之前聞。

密恰區聞此老保姆言。適如其意。遂又續言曰。老婦人。汝言信然。凡俄羅斯一切之罪惡。皆由彼等肇之。彼等實欲毀滅吾俄羅斯之主人翁也。願王勿復信之。勿復任之。此老婦人之言。良是。

俄王義文當未出室時。即決計欲赦免此儕。惟不遽形諸命。令意欲使羣盜乍疑乍懼。藉戲弄以爲娛。及聞老保姆痛斥之詞。實足以激其忿怒。然猶幸其神色非常和易。惟既遭此老婦之詆斥。必欲設計報復之。至此聞密恰區云云。遂決計借密恰區以侮弄此老婦焉。

於是發其極仁愛之顏色。問密恰區曰。由是言之。則汝於吾之烏帕列基尼恰。竟勢成冰炭矣。

密恰區曰某等自波蘭回國至今彼烏帕列基尼恰竟無日不欲設計以陷害吾主人某何能無介介言已遂怒目視俄王之衆侍

王顧問尼克泰曰汝僕誠質直哉安得予之侍從亦能盡如此人彼與汝相處歷幾年所耶

密恰區聞俄王讚歎語遂不禁欣然僂言曰親王於孩提時某即從於其家某嘗給事於親王之父而某之父則嘗事親王之大父設使某有子若孫則亦將給事於親王之子若孫矣

王此時仁愛之容愈益盎然見面問曰老人乎然則汝尙未有子孫耶

密恰區曰某嘗有二子不幸俱死然並沒於王事婆羅芝克名地之戰長子飲刃絕次

子受彈斃也

俄王不勝其憐憫之容歎曰可憫哉可悲哉雖然子孫之有無視乎天命汝或者他日尙能有子正未可知密恰區曰否否某老妻死亡已久矣

王曰。然則汝必再娶一妻而後可。

密恰區時與王絮絮話家常。默忖王關愛至此。遂不勝其感激。至是聞續娶之言。乃答曰。某老將就。木恐不復能跳舞於婦人前。以博歡笑。卽能之。而世界中之少婦。甯有肯從吾蟠然一叟者耶。

王曰。然則予必有以助汝言時。牽老保姆烏奴勿黎扶那之袖。使就密恰區曰。老人汝其娶之。從此汝夫婦可以各極恩愛。以邀幸福。願上帝佑汝。俾汝之子孫日以生長。而他日成爲一丁口繁昌之巨族也。

烏帕列基尼恰笑聲如雷。密恰區癡視俄王。不測其爲戲謔耶。抑真意耶。然王則未嘗稍有笑容也。而老保姆昏沉之二日。此時亦炎炎作怒氣。詈曰。汝汝無恥之小人。汝欲戲我。我將告汝。以究竟可戲不可戲耳。叱嗟。汝風漢。

王曰。足矣。老婦人吾爲汝覓一良匹。並將於今日爲汝夫婦行結婚禮也。

密恰區惶恐駭愕。期期哀告曰。願王垂憫。幸賜恩免。

王曰。何耶。豈此新婦不中汝意耶。

密恰區哀乞曰。某無他求。惟求免婚耳。彼何人斯。而能中吾意。

王曰。汝第婦。彼轉瞬間。將深愛之矣。吾當厚助其奩資。以滿汝念。

密恰區目視老保姆。恐怖之心。弗能自勝。而王則猶堅握其衣袖。於是長跪哀告曰。願王殺吾身。勿強吾婚。吾願身上斷頭臺。而不敢娶。此可敬可畏之老婦人耳。

王忽作莊嚴色。注視密恰區者有頃。既而失聲大笑。釋烏奴勿黎扶那之袖。烏奴勿黎扶那。詈僂之聲。喃喃弗絕而去。王笑謂密恰區曰。予深欲爲汝造幸福。而汝則堅不願予生平未嘗強人以娶妻。亦祇有任汝意耳。汝今後仍給事於汝主人也。可復謂尼克泰曰。茲赦宥汝第二次干犯之罪。至既赦之羣盜。予亦不欲復錄爲烏帕列。

基尼恰將遣之入防邊軍隊。以守護吾園。言至此。以手加尼克泰之肩。而發其非常和愛之聲曰。吾願汝與吾共處。吾將爲汝調和於烏帕列基尼恰之間。設汝與彼等相習久者。則汝厭惡之心。亦爲消釋。夫韃韃之役。汝誠著勞勩。然予仇敵不僅一韃

鞫。此外尙有當殲除之者。故願汝爲予從事。若迅風之掃秋籜焉。王言已。又復拍尼克泰之肩。續言曰。予深知汝心甚忠。薰汝言甚爽直。故予願汝領此烏帕列基尼恰。維叶徐末斯喀之任。汝其膺之。

尼克泰對曰。王之待臣。備極優渥。備極慈愛。臣敢不竭忠以圖報稱。臣敢求陛下許臣率此被赦之諸人。以從役於防邊之軍隊。蓋臣廁身左右。逆知不能爲王建尺寸之功。故甯遠處巖疆。或可策項踵捐糜之效也。

王曰。嘻。有是哉。吾恐汝之求去。良由汝不願爲予之烏帕列基尼恰耳。夫與羣盜相周旋。其榮顯果勝於爲干城於禁近耶。

王稍止。又續言曰。予生平雅不欲強人就己。汝旣率羣盜來。還共羣盜去耳。願汝前途無恙。勉立功於邊隅。王言已。卽露鄙夷之色。向尼克泰一睨視。入宮而去。

第三十八章

鮑列斯肅尼克泰至其家。約槃桓數時。此次之延接酬酢。益形優渥。蓋深知王忿怒。

已息不復有仇視。尼克泰之心雖彰明較著。以優待親王。亦無窒礙。及夕。鮑列斯導親王至寢室。別去。是時密恰區欣喜至不能容。遂謂親王曰。某等歷盡艱辛。尙有五全之一日。吾當時聞主人被逮。實惶悚莫名。及聞主人歸。狂奔入宮。當曳衣之時。不意爲王所見。念之令人心悸。王善謔。幾欲逼吾與老物爲婚。吾明日將唸誦禱文。一爲主人祈福。一以謝上帝。默佑俾吾幸脫於彼老婦人之厄也。

密恰區言已。遂又將毛爾自武家被劫後。其一人在外之冒險情形。謂既將主人下獄。事告諸批斯登後。復於磨室中得遇衣利那。乃導往田居。縷縷不已。尼克泰聞之。謂所述皆無關重要。故頗不耐。

密恰區曰。某年雖老。而目幸未盲。口雖不言。而目中之所見不尠。當日主人往訪毛爾自武時。吾卽自忖。恐主人此去。將自蹈禍機。蓋毛爾自武設宴以召主人。主人義不當往。非謂有不可告人之隱慝也。其實嫌疑之地。不得不防。今者事勢一變。彼老人既魂歸冥漠矣。而所遺者。乃爲一少艾之孀嫠也。吁。

尼克泰神色至不耐。怫然曰：密恰區。汝不必喋喋以往事責吾。汝且將彼婦何在。及其舉動。就汝所知者告。

密恰區曰：唯唯。當吾與衣利那始遇之時。彼所言惟其夫毛爾自武。未幾。又問及主人。顧非徑直言。特委曲周折。以及之者。此等狡獪固婦女長技。既而吾二人偕行。愈遠。彼愈鬱鬱。一日。吾見其啜泣。乃以其夫無恙之言慰藉之。彼聞吾言及其夫嗚咽。彌甚。吾當時更惶惑。不知所措。不得已。又慰之曰：親王尼克泰雖在獄中。固亦無恙。蓋吾當時捨此言以外。更不能別覓一語以釋其悲懷。衣利那聞之。則立止其騎。曰：老人乎。吾不能往。至吾夫之田宅矣。吾問曰：然則欲何往。曰：距此間不遠。有一修道院在。吾既至彼院。則院中人必能留吾少憩。作祈禱。而後吾遣人往報吾夫。當有來逆者。吾當時方勸其仍往田居。而衣利那堅不願。再三譬說。卒不見聽。是以此時。彼仍在修道院中也。

尼克泰問曰：彼修道院與此間相距約幾許。

密恰區曰。院與磨室。距可四十浮斯脫。然距莫斯科則又稍遠。特吾等首途時。彼道院所在。亦必經之路耳。

尼克泰曰。吾所率諸人。尙須於王前矢誓。必詰朝始可啟行。汝當爲吾不辭勞瘁。漏夜策騎往。抵彼夫人所居。卽以近狀告。並請其靜俟院中。待相晤後。再定行止。設未與吾覲面。萬不可遽作主裁。汝其爲吾善語之。

密恰區曰。謹如命。特主人汲汲若此。豈慮其矢志爲尼耶。以某觀之。彼夫人亦非欲以枯寂終身者。彼聞其夫死。居喪一載。禮所應爾。轉瞬期滿。重踐前盟。主人可與結婚禮矣。

密恰區言已。遂匆匆去。次日甫黎明。尼克泰卽起。與鮑列斯別。鮑列斯方從王行早禱禮歸。曰。親王何蚤起。吾輩身爲侍臣。味爽當扈從行禱。若親王昨方勞頓。何事夙興。豈草榻不足供安憩耶。

鮑列斯言時。其銳利敏慧之目。注視親王容色。若已深知其蚤起之意者。而尼克泰

則以屢受鮑列斯厚待。頗深心感。況鮑列斯之性情行事。自與諸近臣不同。於是。以眷戀衣利那本末。一一明語之。

鮑列斯微笑曰。凡此諸事。吾早有所知。當親王自波蘭返國。初赴亞烈山特武村之際。某一見卽已揣度而知。蓋親王之爲人。心有所思。卽形於色。真不啻舉肺腑所藏。繕諸面目者。再者。吾不揣冒昧。竊謂親王奏對之言。未免過於質直。昨王欲擢君爲烏帕列基尼恰中之指揮官。竟毅然拒絕。吾聞言。不禁爲親王駭懼也。

尼克泰曰。鮑列斯勿度羅維區乎。苟不直言謝絕。則又將若何。

鮑列斯曰。無他。亦直受其職可耳。

尼克泰詫曰。若戲言耶。吾烏甘受此職。且若亦非烏帕列基尼恰中人也。

鮑列斯曰。吾之立意。果自有在。所願君受此職而勉爲之者。正可藉此以利吾邦國。惠吾人民耳。蓋吾與親王和衷共濟。安知不能一反烏帕列基尼恰疇昔之故轍耶。全國之中。如親王其人者。不可再覩。故吾與乍相承接時。卽以此責隱期之矣。

尼克泰曰。欲官吾於烏帕列基尼恰。實不相宜。吾爲人心。饕口疎。不能自匿。噫。吾今日甚佩若言。吾生平以率直自將。雅不欲有城府。由今觀之。則乘機密運。若固自有其作用者也。若操術存心。均非淺人。能測然。吾則斷不能有以助。若非不欲助。實無此才具耳。

鮑列斯曰。君此去籌邊事。重立功之後。必將重返莫斯科。屆時親王宗旨。或能幡然一變。且一年期屆。娟娟此豸。正好結禱。至謂彼欲障面爲尼。

中國曰祝髮外國曰障面障面者以羅蒙於面

也。吾知其斷不出此。蓋吾於審察人情之才識。似較勝親王。彼衣利那前嫁老人。非其本願。斷不至於其既死。舉一生幸福。轉欲犧牲。他日親王舉行嘉禮時。儀文瑣屑。某當爲竭力贊襄一切。或當不見斥耶。

尼克泰曰。敬銘盛意。特是君欲吾供職於王左右。而吾實不能從。由今觀之。凡欲置身朝列者。祇有二途。非滅絕其一己之天良。卽當如若之才。堪應變心。既不肯爲惡。而其才又不及君。則難乎免於今之世矣。

鮑列斯曰。然則區區枉尺直尋之志。親王此後當不吾責矣。

尼克泰曰。吾既知若用意。尙復何責。若所以匡正王者。良已不少。凡害國病民之事。君可隱弭潛消。全國之人。將皆愛君。所屬望援手者。固未艾也。

鮑列斯黝黑之面。至此漸赤。目法法。露欣慰意。蓋其心以爲剛直迂執。如尼克泰者。至此亦佩服稱揚。可證己力足移人矣。於是答曰。承君寵飾。愧吾不能覓一言以表感忱。尤願者。望於耳目所及。設有人譏誚吾。詬病吾者。敢求親王舉吾之心跡一剖白之。

尼克泰發其懇摯之詞。答曰。吾非第不令人於吾之前。詬若。且當使之敬若愛若。而不忍菲薄。若詬罵若也。敬禱上帝。願呵護若身。有加靡已。

鮑列斯舉首答曰。勉循義路之人。上帝必時呵護之。敢以此還爲親王禱。茲雖分張。聚晤固不遠耳。君已許吾得躬襄婚禮。願他日勿忘此言。

尼克泰聞言。極爲欣慰。蓋尼於鮑列斯料事之明。深爲欽服。今既云衣利那必不致。

障面爲尼。而又再三欲贊襄婚事。或者與衣利那結成眷屬。必能如願以償也。於是與鮑列斯彼此欣然行握手禮而別。

是時尼克泰所部以萑苻之豪而爲干城之寄。衲振振劍槊。相摩皆嶄然。一新整伍。而發尼以一騎爲衆人先。離亞烈山特武村而去。回視俄王宮殿。其觚稜金色。已迷離於煙樹間。至此尼克泰恐蹈虎尾之憂。心亦坦然頓釋。如解重負。是晨景色和暢。當其取道入森林中。碧葉粲粲。時拂馬首。而麥克集之犬婆陽自其主人死後。未嘗離親王左右。此時槃旋跳盪。或張喙故作吠聲。若不勝愉快者。

第三十九章

尼克泰率從者行。晨發暮止。歷數日夕。抵一交衢。即可通修道院者也。尼辟從人。獨騎前。時已子夜。鞭策不去手。及曉。見相距不遠處。有燃火於地者。旁一人坐。二馬已被鞍韉。聞蹄聲近。卽躍起呼曰。主人止矣。止矣。不必復行。歸休乎。無能爲役矣。言者蓋密恰區也。

尼克泰聞其言大驚。亟問曰：然則所事若何？

密恰區曰：休矣。上帝不許。主人獲幸福。亦無可奈何者。

尼克泰亟下騎詰之曰：速言。衣利那果何如？

密恰區默然不答。垂其首。尼焦急躅足曰：果何如耶？胡不言？

密恰區蹙額懊喪曰：今已無貴女。衣利那惟有貞姑安度亞耳。蓋安度亞者。衣利那爲尼之道號也。

尼克泰陡聞老僕言。心衝然搏躍。神驟越。幾踣於地。幸持近旁樹。得不倒。密恰區目視其主人。慘然露憐憫色曰：吾等此時尙何能爲？亦惟有自相寬譬而已。

尼克泰乃竭力自制其悲痛。謂之曰：汝將詣道院顛末。悉以語我。慎勿稍諱。彼矢誓爲尼。自何時始？

密恰區曰：彼一聞毛爾自武之被戮。卽矢誓爲尼。蓋當日大戮後。王卽傳令各禮拜堂。爲死者祈禱。凡被戮者。咸列名於籍。分致諸堂。衣利那閱籍。則毛爾自武之名赫

然在焉。是卽某奉命啟行後。將抵道院之前一夕耳。

尼克泰曰。然則汝嘗覲面否。曰。吾見……尼克泰欲復問。唇闕者再。而卒不能道一詞。

密恰區續言曰。吾雖見。瞬息卽別。其初且拒而弗許。卽一覲正非易。

尼克泰顫問而問曰。彼亦有言欲達予否。曰。彼惟云願汝家主人爲吾禱於上帝。曰。餘無他語耶。曰。然。彼之言盡於此。

尼克泰嘿嘿者有頃。旣而曰。密恰區。汝導予往。予必親見之。

密恰區搖首曰。主人。汝今者何爲復欲見之耶。見復何益。誠不如亟歸隊伍之爲善。尼克泰曰。是不能。

密恰區知不可止。搖首者再。乃以一馬授親王。太息曰。主人所騎瘡矣。請易此馬往。於是主僕逕詣修道院。各嘿然不言。旋入一森林。聞有流水聲。未幾。見一小川。水清澈。石壘壘可數。密恰區曰。主人其識此處否耶。

尼克泰聞言舉首。見廬舍蕩然。敗垣燼木。似新遭燬者。惟河中水輪尙未焚盡。始知昔日爲磨屋也。

密恰區曰。自彼老魅投諸烈火之後。其屋宇盡付焚如。蓋烏帕列基尼恰旣搜尋其窖藏財物。乃一炬空之。

尼克泰略一瞻視此磨屋遺址。神色如故。口亦無言。仍策馬前。約數小時後。始抵修道院。其建築之形。無異獄室。牖密植以鐵。周院皆荒榛。無他物。具見其至貧乏。至闕寂。尼及密下騎搗戶。數分鐘後。聞內有以鑰投鎖聲。密恰區柔聲祝曰。上帝永榮。門內有發聲以答者。亦曰。上帝永榮。門啟。則一女闍也。詰以何事至。

密恰區曰。某等所欲訪者。乃真姑安度亞也。言時。聲至微。蓋恐其主人聞而悲痛也。旋又曰。某於數日前。嘗一造此。當猶記憶。

闍曰。否。否。吾不汝識。司闍之役。乃更番爲之。吾之前。闍者爲貞姑安尼亞。吾未見汝。言已。目視二客。漸露驚怖色。

密恰區續言曰。勿懼。汝儘可令容某等入。並望白諸院長。云親王尼克泰羅瑪拏維區西叶勃揚乃至矣。

聞者急向尼克泰一注目。旋即闔門入。惟聞其喃喃作禱語曰。願上帝慈悲。保護吾曹。

密恰區自忖曰。此何意耶。何以一聞吾主人名。乃驚懼若此。於是回首視主人。則恍然於聞者駭異之故。蓋尼跋涉道途。塵沙蒙面。兩眸眊眊然。露失望意。又若含忿怒者。是不能不令柔弱清修之女。望而生畏也。竚門外者良久。始又聞聞者足聲。至不啓戶。輒曰。今日院長不克接待。貴客請歸休。俟明日晨禱後。再行蒞止。

尼克泰怒曰。吾無暇作此徒然之往返。言次。舉足一踢。門已洞啟。於是逕闖入院。時院長面色之慘白。適與尼無異。所以致此者不同。蓋一由驚恐。一由鬱怒耳。

院長顛聲謂尼曰。予奉救主基督命。勸汝不可再入。汝來意。予已知之。特是不利於人。上帝必加顯戮。焉有謀害善良。而能遁天譴者。予恐汝不旋踵。將爲雷電殛死矣。

聆院長之言。蓋誤以尼克泰爲烏帕列基尼恰。所謂善良者。指毛爾自武也。意以爲既殺毛爾自武。今又欲來劫衣利那以去耳。然尼克泰惟渴欲見衣利那。不暇與此院長辨。曰。吾此來特欲一見貞姑安度亞。與之話別。卽僅得一分鐘之允許亦可。院長曰。然則汝於言別外。更無他事耶。

尼克泰曰。然。果荷垂許。吾自願舉所有貲財。悉捨於此。

院長目視親王。有猶豫意。既而曰。汝破戶而入。復自稱親王。汝究來自何所。予近聞烏帕列基尼恰。方巡行各處修道院中。欲舉前莫斯科受戮者之妻孥。悉行誅殺。嘻。殺其身。復及其孥。殘忍已極。吾貞姑安度亞之夫。亦貴族中受戮者之一也。

尼克泰不待其辭畢。卽截止之。曰。吾非烏帕列基尼恰。吾實爲衣利那。而不惜犧牲。吾生命者。母乎。尙容吾一見之。

尼克泰悲從中來。不能自止。容色之間。悉行呈露。鮑列斯所謂不啻將肺腑所藏。繕諸面目者。院長至此。詞色已漸就平和。不禁與尼同表矜憐之念。遂謂之曰。予過矣。

誤以汝爲烏帕列基尼恰。幸乞恕宥。予願導汝至貞姑安度亞之室中。衣利那所居室。僅容膝。而緻雅。與餘屋不相聯屬。匝屋皆卉木。而金銀花及玫瑰。尤纍纍羅絡焉。衣利那服玄色服。戴幃面之網。方坐一低杌。聞足聲。首見院長。乃起。迓繼警覩尼克泰。不覺悲鳴一聲。幾踣於地。

院長亟慰藉之曰。汝毋懼。汝與此貴人固相識者。今日來與汝言別耳。

衣利那肢體搖震。不能答一詞。惟目視親王。作可怖之色。而尼克泰亦默默未出一語。良久。乃曰。吾不料與若別後重逢。而若已易裝若此。其命也歟。

衣利那聲若不能舉其詞者。曰。吾等。豈猶能若疇曩相見耶。

尼克泰曰。然則若何爲而不吾待耶。曰。吾待汝。則吾罪將愈大。而吾柔弱之軀。將弗能勝。脫吾果待汝。則汝將有所求於吾矣。

二人遂默然者有頃。尼克泰心中跳盪不已。發其極悲痛之聲。曰。衣利那。吾今日之來。欲與若作末次之辭別。請許吾再一瞻望容色。幸舉若障面焉。

衣利那於是以瘦弱不堪之手舉其障面。尼克泰諦視之。則層波之目。時以淚浴。作赤色。容蹙然。憔悴若憂傷。不自勝。已盡毀其花明雪豔之姿矣。

尼克泰乃長跼於地。扶服衣利那之足前。悲呼曰。別矣。衣利那已矣。復何言。而今以後。吾無復歡愉之日。

衣利那慘然答曰。欲吾與汝同居。此萬不能之事。特羅徐那恩掘立區。以吾故而觸俄王之怒。其死也。實吾罪也。嘻。吾長爲傷心人耳。吾不知世間尙有歡愉之人否耶。尼克泰聞言。浩歎。旋曰。汝言若是。吾不知全國中果誰爲歡快者。上天之所以懲罰吾俄民者。可謂至矣。然吾終不料吾與汝彼此尙生此世。亦終不料從此將永別也。衣利那悄然曰。否。此特暫別耳。相遇天國。固有日耳。況吾俄國中。旣人人傷心。飲恨矣。吾與汝又何能獨享歡愉之福耶。願汝將十字架常佩於身。以爲他日證言之券。夫汝之身世。究勝於余。蓋汝可奮力顏行。爲國殺敵。若吾則惟有虔事禱祈。旣祝汝立功。並自懺生平罪惡。此外則非余所知矣。尼克泰至此始起立。

衣利那又續言曰。去哉。尼克泰羅瑪拏維區。出汝生平之才略勇敢。而爲國建榮名。吾一息尙存。終當於上帝前。以乞佑護。

於是尼克泰伸臂呼曰。別矣衣利那。別矣吾姊。

衣利那則持尼克泰而三與吻焉。以表姊弟之愛。非兒女之情。卽下其障面訣曰。願汝無恙。言已。亟轉其身。向室中去。終已不顧。

院長攜尼克泰手。導至院門。尼卽超乘去。更不一語。旋聞鐘聲。徐發。知其集諸貞姑。晚禱矣。行漸遠。聲亦漸隱。

次日。尼克泰復與所部合。入森林深處。密恰區則騎行主人側。見尼嘿無一語。遂亦不敢發言。尼則於衣利那贈別語。逐字憶想一過。又不禁記及鮑列斯自詡具知人之鑿。謂衣利那斷不至障面爲尼云云。不覺啞然失笑而已。

尼克泰之意若曰。由今觀之。則雖敏銳如鮑列斯者。其料事亦未能中。夫俄王乍萌之意。未發之言。暨麥爾俞達之陰謀之祕畫。以及諸烏帕列基尼恰之將作何事。皆

彼所能逆料而知者。然於此有人焉。其所思慮不爲一身計。亦不爲一身之利便計。此等之性情。則非鮑列斯所能知矣。此其所以明測他人而獨昧於測衣利那也。尼克泰且念且行。垂其首。弛其轡。怳怳乎思不能自己。其從人中有發低聲爲悲歌者。未幾喁于相和。且後先響應矣。爲此書者。似可於此章作歸宿矣。顧未已也。尙有當叙述之人在。尼克泰自今以往。閱十有七年。乃再見其姓氏。此十七年中。俄國之慘殘恐怖。無異於前。然而後有奪獲西比利亞之事。

第四十章

自尼克泰出行後。十餘年中。俄羅斯國事。變遷無常。俄王義文第四。梟雄狡獪。善忌多疑之性質。一如往日。臣下之忠謇不渝。及直言敢諫者。時遭殺戮。聞者酸鼻。王偶亦撫躬追悔。搏手自責。至不能容。頻以財物施諸各禮拜堂爲懺悔計。及其後。昔年寵倖之臣。已無遺噍矣。而麥爾俞達則獨無恙。且受任至重。倚畀獨殷。王不測之威。

竟終身不至櫻觸。嗣銜命出征。陣亡於波蘭之巴達。王不勝悼惜。傳命將日耳曼及瑞典二國之俘囚生燔之。以祭麥爾俞達。所以示隆寵也。

王殘暴之行。有加無已。獨一事。差強人意者。納鮑列斯之言。悉遣散烏帕列基尼。恰而還。駐莫斯科。其亞烈山特武村之離宮。廢棄不復。臨幸矣。然而俄羅斯全國中。天災人禍。循生迭起。始以饑饉。繼以厲疫。死亡載道。悲痛流離。不可勝計。韃靼時時率衆來侵。四郊焚掠。炬火相踵。其蹂躪至烈。而瑞典則兵犯北境。波蘭又復啟新釁。侵奪各邑。是時王子雖稟性苛殘。而蒿目敵國。侵陵實逼處此。不勝憤憤。欲一奮行間。於是請於王。許得統領師徒。以禦外侮。詎知王疑其將藉此總攬兵權。謀攘己位。猜恨之心。猝發。雖骨肉不復計矣。王子昔日幸賴尼克泰得脫於巴加那耶羅沙池之厄者。至此遂不復能免。蓋王於怒忌交并之際。舉銳尖之鐵楮。直擊其胸。王子立殞。或謂鮑列斯欲以身障護王子。王怒擊之。受創幾死云。

王亦自知敵人四逼。疆土漸蹙。岌岌可危。每仰屋竊歎。焦憂無已。不安寢饋。貌日曠

枯。高。昂。之。脊。漸。屈。曲。矣。睽。陽。之。眸。漸。頹。散。矣。豐。下。之。頤。漸。瘠。縮。矣。然。接。見。臣。下。時。則。猶。竭。力。欲。保。其。平。日。之。威。稜。目。銛。銛。直。射。蓋。恐。人。窺。見。其。頹。唐。衰。廢。或。存。易。與。之。心。其。喜。怒。莫。測。可。恐。可。怖。之。情。形。實。尤。甚。於。當。日。致。莫。斯。科。全。城。中。悲。呼。驚。歎。益。不。聊。生。

然。正。在。此。等。恐。慌。時。代。忽。有。一。新。消。息。從。遠。東。來。於。是。頓。易。全。國。之。號。吽。爲。同。聲。之。欣。頌。蓋。時。有。賈。人。曰。斯。都。羅。哥。奴。甫。氏。者。從。喀。瑪。河。之。濱。抵。莫。斯。科。此。賈。人。等。曾。受。俄。王。優。賜。命。察。視。邊。疆。以。杜。韃。靼。侵。襲。賈。等。虞。武。力。不。足。乃。自。爲。召。募。故。劇。盜。亦。多。有。與。之。結。納。者。中。有。自。稱。高。撒。克。人。者。二。一。曰。維。爾。麥。克。的。毛。反。區。一。曰。伊。凡。高。爾。蔗。曾。率。衆。遠。征。直。入。西。比。利。亞。最。遠。處。獲。其。地。及。衆。至。俄。比。河。雅。麥。爾。克。手。大。刀。強。令。諸。首。領。吮。啜。其。柄。以。示。歸。命。俄。王。之。意。此。次。賈。等。持。此。消。息。來。告。於。王。並。言。雅。爾。麥。克。已。遣。其。副。伊。凡。高。爾。蔗。入。京。以。賀。王。獲。有。新。屬。地。云。於。是。王。大。喜。握。抱。斯。都。羅。哥。奴。甫。以。示。榮。寵。並。飭。胥。飾。一。切。具。極。優。禮。節。以。待。伊。凡。高。爾。蔗。焉。

王義文御座。廷臣分列。右爲王子翻度兒。左爲鮑列斯剛度拏武。鮑是時位已超擢。其女弟爲翻度兒室。故王於剛度拏武。信任尤專。方談語時。聞畫角聲與鳴鐘相聞。發。於是衆皆悄然以俟。

伊凡高爾蔗則先衆入朝。踵之者爲賈人牧克席。斯都羅哥奴甫。聶格他。斯都羅哥奴甫。蓋偕其從父西米安。并僂從等。以獸毛爲服。甚奇特。械亦稱是。乃從新屬地中得者。

伊凡高爾蔗。年可五十許。中軀而聳骨。趨前白事曰。高撒克之烏都門雅爾麥克的毛反區。及佛爾加河上之諸高撒克氏。久以無狀干罪。思所以自贖。乃效力邊陲。故遣臣趨闕下。爲得新屬地。賀此西比利亞省。永永隸陛下版圖。世世子孫治理。言已。卽率其從者入謁王前。

王曰。起。已往之事。予盡赦之。乃手曳高爾蔗使起。高鞠躬立。口吮王手。王亦吮高額。於是舉目向天祝曰。予敬謝上帝。當茲敵國逼於外。奸宄起於內。而上帝之佑護。予

乃若此。又目視廷臣。發其威厲之聲曰。上帝之佑護。予既若此。則又孰能隱圖不軌。冀以制服予耶。予願汝有耳者。共聽予言。言已。遂又發其和平之聲。色問高爾蔗曰。汝以莫斯科景象何如者。此間寺宇莊嚴。宮闕瑰麗。汝嘗見之否。意汝至此。殆已非初次乎。

高爾蔗曰。此間都會之盛。勝跡之饒。臣等小民。何從瞻仰。即夢寐中亦未能結想及之。臣居佛爾加河上。從事隴畝間。生平實未嘗至莫斯科也。

王曰。然則汝當居於此。所以待汝者。當逾格從優。今解予服以賜汝。王遂頤指左右。瞬息間。有侍臣二。手華服一襲。被高爾蔗之身。

王曰。汝所佩刀。固美且利否。

高爾蔗曰。臣佩刀本極美利者。然自殺敵於西比利亞。斬斫不可勝計。此刀竟漸鈍矣。

王曰。然則汝可詣武庫中。舉佩刀之善者。任遴其一何如。

高爾蔗不勝快慰。呼曰。蒙王恩寵。銜感何似。果許臣詣庫選擇者。臣請奉陛下命。以
遙賜雅爾麥克也。

王曰。汝不必以雅爾麥克爲慮。予未嘗忘之。予所欲賜雅爾麥克者。佩刀外。尙當武
以鎧甲。汝其告吾以雅爾麥克之身材大小若何。

高爾蔗曰。其軀修與臣等。而兩膊則寬甚。狀略如此人。言時。手指從人中之。此人
容至粗鹵。來時曾挾西比利亞軍械多種。雜置地上。張其喙。瞠其目。視臣侍服御之
鮮華宮殿之壯麗。若蒙然不勝其歆異者。

王命左右。汝曹取巨鎧來。令此大眼壯士試服之。能合雅爾麥克身材否。所謂大眼
壯士者。卽指張喙瞠目之人也。

未幾。左右持鐵鎧一至。此甲至重。至華美。胸及背並嵌有雙首之金鷹爲飾。

此巨眼壯士。旣奉王命。試服此甲。良久。竟不能舒臂入。王微笑觀之。不禁方寸間如
電光一閃。忽觸起一已忘之前事。

高爾蔗呵之曰。足矣。止。止。此鎧將爲汝槓裂矣。於是又顧謂王曰。此鎧與雅爾麥克甚相稱。然此人所以不能容體者。以兩拳之大。迥出尋常耳。

王曰。予當一觀此奇拳。

此壯士目視王。意頗愴悅。若不解俄王所命云何者。

高爾蔗斥之曰。蠢漢。何爲不遵陛下命。其出若拳也可。

此壯士聞言。其愚戇態中。少露驚懼。作澀滯之聲。問曰。設使吾如命行。彼或者不至斷吾頭耶。

王聞言。軒渠不已。在廷諸臣。盡發噓。雖竭力欲忍。已不禁吃吃之聲。一時並起。

高爾蔗歎曰。蠢漢。汝何日能稍解事耶。遂導之至王前。執其手。使王觀之。則高爾蔗之言果不謬。蓋一拳之巨。幾類大熊之掌。實人羣中所罕見者。

王二目注視其面。問曰。汝何名。

其人響答曰。吾何名。吾米喀汰耳。

王聞言。陡憶前事。曰。噫。當日爲毛爾自武戰於亞烈山特武村。而以車軸擊死康堯克者。汝卽其人矣。米喀汰微笑而不言。

王續言曰。吾始不識汝。今則往事如在目前。

米喀汰欣然曰。誠然。誠然。吾一見卽識汝。汝乃當日踞鬪場臺上。轟然高出者也。諸臣侍聞言。不禁闐然大笑。

王曰。微賤如吾。而汝能一見弗忘。吾深謝汝。然汝當日何以離戰場而去。又何以從亞烈山特武村而赴西比利亞。汝其詳述之。

時高爾蔗以肘微觸米喀汰。示意使勿言。然米喀汰則搖其首。以手指高爾蔗曰。當日導吾出戰場者彼也。

王目視高爾蔗。愕然曰。汝耶。然則汝何以謂生平未嘗至莫斯科乎。噫。吾友。吾與汝曾經相識。當日爲吾講演哥羅平書之故事者。汝耶。玠尼。克泰。於獄者。汝耶。仙乎。仙乎。汝當日乃盲目之人。操何術而能使之復瞭耶。

王見高爾蔗聞言惶急無措。俯首視地。心隱嗤之。既而曰。此乃既往之事。亦不必言。有一事。吾必欲問汝者。當日刺安仁戰事以後。衆共來輸罪投誠。汝何爲而獨不至。高爾蔗竭力鎮定其心神。對曰。臣之意。以爲在當日猶不足以邀恩赦。是以親王尼克泰則率餘衆歸誠。而臣則往佛爾加河上。以從雅爾麥克。庶幾再能得當以報陛下耳。

王曰。然汝在當日嘗奪吾捆載多金之船。藉以自娛。其有之耶。王雖發此問。以笑言出之。絕無忿怒意。而此昔日之批斯登。今日之高爾蔗。窺王神色。知十七年前所犯之罪。諒可幸邀寬典。遂俯首對曰。主臣是誠有然。自惟撻罪實多。惟乞鴻慈赦宥耳。

王曰。汝與雅爾麥克昔日觸犯之罪。今並已自贖。既往不咎。吾亦不復念及之。吾實告汝。設使汝歸誠不在今日。在當時。則吾所以待汝者。甯能與今日類。高爾蔗聞言。嘿然不答。隱自忖曰。此吾所以至今日始來。

王於是突向諸臣問曰彼盜魁安在噫吾幾忘其名所謂尼克泰西叶勃揚乃者非耶。

王言已。廷臣莫有答者。乃復問如前。一老臣對曰。尼克泰西叶勃揚乃已於十七年前出攻韃靼。卽爲敵所殺。全軍盡覆矣。

王曰。有是耶。然則吾未之聞。

高爾蔗聞此老臣言。不禁有傷痛之色。

王微笑謂之曰。汝何爲。豈聞此消息。心有所感耶。曰。然。臣誠痛之。

王倏然露鄙夷之色。乾笑曰。是亦足證汝惜其同類之心矣。俄王此言。蓋以尼克泰爲高爾蔗等同類。故其發問。卽目尼克泰爲盜魁。夫尼克泰於十七年前以身死敵。王甯有不知而顧若絕無所聞者。要之無論其知與不知。其於尼克泰敬愛軫惜之心。則已絲毫無有。觀其聞戰死之言。漠然中無所動。固章章可見也。王意蓋欲使廷臣見之。謂忠勇如尼克泰者。以逆吾之意。不肯爲烏帕列基尼恰。故雖死於王事。而

吾絕不閔恤耳。

王言已將雅爾麥克所呈之軍械等物審視一過。乃溫語命高爾蔗退。

是日鮑列斯設宴以饗高爾蔗。及斯都羅哥奴甫氏入席。高等以例祝王。並王子王族既畢。鮑列斯乃舉樽祝雅爾麥克及諸壯士壽。

衆賓相率起。向高爾蔗鞠躬致詞曰。願公等萬歲。以爲俄羅斯光榮。

鮑列斯向高爾蔗致詞曰。公與雅爾麥克所建奇勳。某敢爲俄羅斯全國之人民謝。高爾蔗受此非常之榮寵。起而答禮。然容色頓變。易脣吻。顫動。淚潛。潛溢。目若不勝。傷感者。蓋高自有生以來。殆初次灑淚也。旋發其極低之聲致祝曰。願吾神聖之俄羅斯興盛無極。言已。卽坐。更無他語。

鮑列斯遂叩以在西比利亞種種冒險事。然高爾蔗於一己功績。竟置而不言。其所嘖嘖樂道者。爲雅爾麥克之行事。談將終。高爾蔗之結語曰。居於西比利亞之身世。致爲不惡。獨有一事爲某所至痛者。則親王尼克泰羅瑪擊維區西叶勃揚。乃未能

與予等共享幸福也。設彼與予等偕，則當時又多一勇將矣。鮑列斯君，汝亦深愛此親王者。吾等盍共舉一觴，以爲記念。

鮑列斯太息曰：上帝安其靈耳。於是盡觴畢，又言曰：願上帝安其靈。

高爾蔗亦舉觴曰：請飲此，爲親王永永記念。飲竟，欹倚其首，悽然不作一語。若憂思甚深者。

宴至夜分未已。賓主極懽。及至衛卒高呼令出，於是衆客始紛紛興辭。車馳馬驟，絡繹雲散。各心飮主人優渥之意不已。

商 務 印 書 館

(精) (印)

五 彩 地 圖

世界全圖
 坤輿東西南北
 甲種 各三元半
 乙種 一元二角
 丙種 五角五分
 定價七元

本國總圖
 中國全圖
 中國輿地全圖
 中國新輿圖
 定價四元
 定價二元
 定價五元

學校最適用
 世界暗射圖
 中國暗射圖
 甲種 各三元半
 乙種 一元二角半
 丙種 五角五分
 定價二元

各省地圖
 奉天 江蘇
 直隸 安徽
 山東 四川
 湖北 湖南
 浙江 湖北
 各省明細全圖
 每幅八角

各省全圖
 浙江 安徽
 山東 四川
 直隸 湖北
 江蘇 湖南
 甲種 二元五角
 乙種 二元
 丙種 一元二角

袖珍全圖
 廣東 湖北
 每份五角五分

最近出版
 教科適用
 中華新地圖
 中華分道圖
 廿六幅
 四角
 中華地文圖
 五洲新圖
 近刊
 近刊